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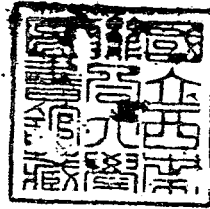
抗
战
独
幕
剧
选



輯一第 選剔幕独戰打

3715

選編年英吳



版出部治政部令司官長令司區戰三第

M9
I234.6
196

3715

一
選

抗戰獨幕劇

吳英年編

第三戰區司令部官治政出版部



3 1774 7141 8

目錄

(各劇均附演出說明)

火炬化裝遊行(火).....	吳英年
人約黃昏.....	施誼改編
最後一個手榴彈.....	張容
水車轉了.....	趙明
反正.....	洗羣
未婚夫妻.....	白塵
凱歌.....	宋之的
炸藥.....	王思曾

火

吳英年作

(又名，「火炬化裝遊行。」)

地點：敵都東京。

時間：一九三九年的春天。

人物：吉田，三十歲的強壯工人。

武村，三十八歲，東京警察署的警長

小泉三村，中年的窮詩人。

代美子，二十餘歲，吉田之婦。

龍野，中年，反戰黨的幹事，工人出身。

梅柳，老太太。

開幕：時在春天的下午六時以後。

屋外面的晚風，括着不尋常的速度，造成了愈烈沉重的調子，吉田和武村警長的致命的撲打，可以作為伴奏，倒是詩人小泉三村却毫不相關的醉臥在沙發上，相打的人，也碰不着他。

相打是愈演愈勇敢了，吉田把警長逼到一個角落上，警長死掙也不得脫圍。

吉：你這狗，這不要臉的狗，……

武：你放開我，你——

吉：我——我怎麼樣：我要你這個狗死！（打他一個耳光）

武：你侮辱得我也够了，好，你來吧！侮辱我吧！但是你別忘記了我是警長，東京警察署的警長，到這兒來是負有征兵入伍的使命的。你打傷了我，就是你想逃跑，拒絕入伍，違反天皇命令的證據。打吧！打吧！

吉：狗！你明明是來調戲我的女人，你還拿這冠冕堂皇的話做幌子！我打你的是因為你是個流氓！畜牲狗！（打）

武：（被打得大叫起來）哦！——天哪！——救命！救——

吉：不許叫！（隨手把他摔到別處）。

武：（自然地跌在沙發上，正坐在詩人的肚子上）。詩人……：噯。小泉三村先生，起來，你做個見證，吉田……：吉田要打死我了。

吉：（關了門）我來慢慢的收拾你，憑我這點力氣，我要叫一個作威作福，鬼頭鬼腦的淫賊——（武村在發抖，不住的在求救於那個醉了的詩人。）

小：（實在吃不消他的壓力，含糊的）噯呀！你這個混蛋，天坍下來也沒有你這麼重，我的肚皮快被你壓炸了！

武：快起來，我是武村，是警察長，今兒就要死在這個惡漢這個秘密黨徒的手裏了！……：小：什麼黨？

武：吉田……：吉田是秘密黨反戰派，他反對征兵，他……：他要暗殺我。

少：暗殺算什麼，東京這兒暗殺是出風頭的事兒。（他醉態蹣跚的倒下）

吉：嘿！……警長！

武：不，我們不要再打架了，不……（吉逼着他）

武：哦呀！代美子，你叫你的丈夫不要這樣吧！代美子！代美子！代……（他已經被打翻在地上）。

代：（由外入）吉田，吉田！（拉住吉）讓他走吧！讓……

吉：（把他從新提起，推到門口，開了門，順手把他向外一推）

武：（又回）我還有我的槍。

吉：槍？

代：你忘了，你沒有帶鎗來。（拾起他的軍帽給他）

武：吉……田（狠毒的看他一眼下）。

代：吉田，他會帶很多警察來向你報仇。他一定說你是因為反抗征兵，不服從天皇的命令才打他的。他

要把你送到監獄裏去。

吉：是的反正我是怎麼也逃避不了這次的應征的。反正我今天晚上就要去入伍了，開到中國去打那無謂

的仗，還不如就住在本國的監獄裏好。

代：天哪！今天晚上你就娶入伍嗎？

◆：可不是，今天晚上的火炬化裝遊行，還不就是歡送壯丁入伍的嗎？

代：不，那是慶祝我國的軍隊勝利的。

吉：不——也就是歡送我們入伍的。

代：啊！

◆：是的，一點不錯。

代：我！我怎麼——！

吉：你——你是上了那條狗的當，你滿以為去和那條狗結交了，就可以避免我的兵役，但是不成的，我做了一個月的烏龜，你做了一個月的玩具，一直到現在，你還被他玩弄得連自己的丈夫什麼時候去入伍都忘了。

代：（氣憤）他起初這樣對我說的，他說只要我愛他，他就可以設法使我不會去當兵，所以我……我就讓他設法了，但是到今天早上，他對我回答得很含糊，我知道他是欺騙我了。

吉：嘿嘿，想不到欺騙你一個月，我，我們是毫無代價的。

代：吉田，你這不能怪我，我這一個月來心裏完全是愛你的。

吉：哦，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不，我，我不怪你，我恨他，恨他欺騙了你，所以我咒他，好，現在只預備着晚上入伍吧！或者等那條狗來把我抓進監獄裏去。

代：不，事情不能這樣就完了，我還得去找他，問他爲你想的辦法在那兒，如果他還不給我滿意，我會把前前後後的事在大街上喊出來，要不我就和他拚死，我知道只要你去當兵，你一定會被中國人打死的，而我呢，如其在家裏悶死，不如去和他拚死。

吉：你，你真去嗎？

代：我去！

吉：不。

代：我去！

吉：你等我離開了日本你再這樣做。

代：不，那就晚了，做這種事情還怕羞嗎？（下）

吉：代美子。——代美子，小心再吃他的虧。

（他目送着代美子出去，詩人睡在沙發上囁語。他轉過頭來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連忙去叫醒詩人。）

吉：小泉三村，詩人，小泉三村，噯呀，你醉得象死人一樣了。

小：（被他叫醒）噯呀，天下最快捷的事情，莫過於酒醉了做夢。更有意義的是這春天裏做夢，你別叫我，你讓我做完了這段春夢吧！

吉：起來，我有話要——

小：啊，什麼話都不入我的身，在我沒有完全探求到這段夢的故事之前，我是山谷里的隱士，是正在守孝的寡婦。

吉：快起來吧，廢話！（按他）

小：哦呀！你又按我的肚子。我告訴你，這地方是我神經最靈敏的地方。你只要一按着她，我吃下去的酒肉就會擠出來——啊！你睡，不得了，它今天是一而再的受到你們的刺激，它——它要發作了，

(要吐) 噁呀、天哪，我今兒才給了它多少的滋養料，又是酒，又是肉，(要吐) 噁呀！

吉：你呀，你這個滾——！

小：是的，我知道你要說我沒出息，但是我不是已經有兩個月沒得好吃的了！一下撞着好吃，就……(要吐) 就……要……多吃，(要吐) 啊呀；我要吐，滾，滾……滾消化了的食物向上面衝鋒了。我……這……到那兒去呢？

吉：滾盂，在那兒。

小：不，哇(所有的都集在嘴里，他又要說，又要去吐，結果走到門口把嘴裏的倒了，又回來，) 吉田，你瞧，……這……這。哇！……(他不得不出去了)。

吉：小泉三村，你就來，我跟你說話說，

小：(在外) 你等我吐盡了再說吧！(嘔吐之聲由近而遠)

吉：噁呀，你這個混——！你想吐到大門外頭去嗎？你要是吐得一馬路，盡是些黃湯，警察看見了要罰錢的！你是個窮光蛋。

(接着外面傳來一聲驚叫，「啊——！哦——」隨着有脚步声，龍野由外入)

龍：(手裏拿着三根火把) 這個詩人，醉眼矇矓的，把我當作警察了呢？所以他大叫了一聲，要不是我大聲的告訴他，我的名字，我說我是龍野，龍野，他幾乎嚇得發抖了。

吉：他好久沒有喝酒了，我今因為在一「反戰月刊」上拿到了四毛錢的稿費，他就喝成這個樣子。怎麼樣？(低聲) 今兒晚上參加火炬化裝游行的事務，你已經負責籌備好了吧！

龍：就差你和詩人沒有通知，所以我特地來找你。

吉：（興奮的）是預備怎麼樣一種情形？

龍：（神祕的）是把二千個已經加入到我們這個反戰團體裏來的同志，都組織起來，叫他們參加，我們每人都拿着巨大的火炬，火炬裏貯藏的洋油是特別的多。差不多全東京火油店裏，火油都被我們的火把搜羅盡了。那時我們的人在街上列着一個長的隊伍，我們儘可以不聽警察的指揮，叫着反戰的口號，同時我們還要怒吼，趁着火把的火勢猛烈的時候，衝到軍閥們那些主戰的官僚們的屋子，燒燬了他們的屋子，也燒死了他們

吉：哦！

龍：同時那被徵去當兵，而還沒入伍的一萬二千個壯丁，今天晚上在他們沒有入伍之前，也要有所表示，表示他們不願意離鄉背井去參加慘無人道的無謂的侵略戰爭的情緒，他們就是我們唯一的幫手：眼看我們就會有轟轟烈烈的事情成功。

吉：我也是被徵而還沒入伍的一個，無論如何，我極高興有今天晚上這一場鬧事，我寧可被抓到監獄裏去，總比被軍閥送到中國去慘殺人家的年青人，去燒人家的房子，做那些與自己，國家都沒有利益的事情好些，就是因此而死，我想我是爲正義而死的。是爲了我們這個窮困的日本同胞爭取生存而死的。

龍：的確的，吉田，我——

吉：不，你慢慢點說，你先聽我說說我的意見，我是感覺到我們的日本，要是再戰爭下去，那就要亡了

。我們的國土本來就小，現在要去侵略人家，慘殺人家，侵略國是很難得到世界各國的同情的，所以各國都在抵制日貨，我們的貨運出去沒有人買。我們商業是蕭條了，我們的人是被拉去當兵了。種田的人手缺乏，工廠裏沒人做工，家裏頭老老小小幾口沒人養活，好像那屋裏梅柳老太，前個月聽見他兒子在中國被游擊隊殺死了，真是悲傷，家裏又窮，就這們一急急瘋了，我敢說東京城因為這個，瘋了的男男女女不知道有多少，全日本集起來更會不計其數，就說我吧，我不去當兵，我去工廠裏做工頭，一個月的薪水可以養活了我的老婆，可以幫助那個窮詩人的生活，可是我現在要去當兵了，眼睜睜死在中國了，我的老婆那時候祇有和詩人一起都做瘋子，再慢慢的餓死，唉！可憐，現在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日本，要破產了，我們日本人要毀滅了。（銜嘆）

龍：拿去你的火把。在今天晚上你就把你剛才說的這些話，在大街上重說一遍，全東京的人聽了，都會同情你的。

吉：要是這樣，我就可以拉出隔壁的老瘋子。把她放在我們的樓台上，把她給東京的人做個榜樣，再叫我們的詩人小泉三村，把他最近的作品，就是在反戰月刊上登載的那兩首詩，當眾再念出來，再加以表情，東京的人是會被感動的。

（小泉三村恰巧由外入）

小：怎麼着？今天晚上火炬化裝遊行，要我去念詩嗎？哈哈，這是天下最荒謬的事情，這簡直是侮辱了我們的天皇的警察，他們本身所負的最大的使命，是禁止我的詩，再在小報上出版的，因此我的生活費就毫無着落，要不是反戰的月刊祕密的登載我那「春天的溫暖」和「反戰的火光」的話，我許

一輩子拿不到四毛錢，一輩子沒有酒喝，可是今晚，就要我讀那兩首詩嗎？不怕警察嗎？

龍：今兒晚上我們把慶祝日軍勝利的火炬化裝遊行，改着反戰火炬化裝遊行，這原是你知道的，我們不受警察的指揮。

小：這應該是東京最偉大的晚上，我一定念，並且我就化裝成一個窮詩人的模樣。他是一個能發出反戰呼聲最大的人。

龍：好，你準這樣做，我給你火把。

小：哦，這火把是爲我預備的。

龍：反戰同盟會，今晚預備五千枝火把，都是二百個工人盡義務連夜造成的，又粗又多，贈送給我們的同志。叫他們今晚利用牠暴動起來，這個就是送你的。

小：吉田，現在好了，我和你都有了火把了。警察送火把來，我們就可以不買。

龍：還有這一根是代表美的，我知道她的思想，應該和你一樣，今晚也請她參加。

小：在沒有參加之前，我似乎須要慎重的排演一遍，因爲今晚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沒精采的表演就對不起熱望着我的一心，總之一句話，龍野先生，嚶！龍野同志——我將要使我發出的反戰的呼聲，作所有的反戰呼聲的棟樑。

啊！

我的呼聲——「反戰」

是全日本人心靈的反響。

東京城裏的人們，
受着生活的壓迫。

良心的責備，

立刻要吃那反戰的奶。

立刻要以我爲娘！

小：吉田和龍野同志，上面的詩就是表示我要做爲反戰呼聲的母親。因此你們可以相信我怎樣的忠於你們吧，還有，你們再聽我形容，我今天晚上所要發出的演講，也是一首詩。

啊！

啊！啊！（大聲）

我要使我的聲音變成怒吼，長上五百條腿向着天上走，

啊！啊！

我要使我發出聲音的甕亮，變成猛獸。

長上五百條腿在東京城裏走，軍閥在樓台上看見我，

嚇得索索的抖，

只要我再一聲怒吼，

他就會跌下了樓。

（龍野和吉田看他那付樣子煞是滑稽，不禁大笑。）

龍：小泉三村，你真會做詩。

吉：如果你叫他一會兒做三十首詩，他也不感到困難。

龍：你兩位，我應該回去了，七點鐘在馬路上見。

小：不，龍野同志慢走，我還沒有把我今晚要讀的詩拿出來預演呢，無論如何，你得看了我的一段排演

再走，吉田幫忙吧，棹上的東西拿開。

吉：怎麼你要跑到棹上去嗎？

小：你們兩拿着火炬算是鬥戰的羣衆，我頭髮抗下來，就顯得我的樣子惹人注意了，第一首詩先讀「春天的溫暖」吧？

吉：「春天的溫暖」與反戰有什嗎關係？

小：你聽，自然有關係，可是你們等着我找出那首詩的底稿來照着念，也不會遺忘，哦，在這兒，咳！

聽着啊！啊！

哦！哦！

春天像熱水袋似的溫暖，

（這時警長武村忽由外入，他全付武裝，趾高氣揚），

武：怎麼，小泉三村，你又在讀你詩嗎？天皇是不准你讀詩的，

吉：他——

武：不關你的事，什麼詩？

小：春……春天的溫暖。暖，夏天的荷花，暖，不是，是「天皇萬歲」！

武：不管什麼詩，只要是你的，總帶有反動的色彩，給我看。

吉：（怒目）不能給你看。

武：不是你做的詩，不要多管閑事！

吉：放屁！

武：不要罵人，吉田先生，我這回是真正的奉有天皇的命令，到你這屋子裏來的，不要侮辱我。

吉：可是詩不能給你看。

武：如果你也是詩人，你也會做詩，肚子裏有點油水，能夠說出一句斯文的話來像一個詩人，那麼你說

你的作品不給我看——可以，可是我這不跟你說，你也不配在我面前。一個天皇的使者警察署的一

個警長面前說話。你離開我，我不是爲了剛才和你打架。現在又來報仇。喂，小泉三村先生，你爲

了尊重我，也是尊重天皇，請你把你的大作給我看！

小：我真不懂，爲什麼東京警察，可以不得允許，隨便闖入人家內室裏來找麻煩？

武：人民的房子，是天皇的，天皇允許我進來的，拿來。

小：（把詩稿給他）荒唐無聊，簡直是滑稽！

武：這面是春天的溫暖，這面是反戰的火光，都是些鼓動不軌的思想的詩，政府既然已經給你處罰了，

你爲什麼還不改過，現在如果再讓你這兩首詩存在的話，你就要坐監了。我爲你消滅它（撕成碎片

。

小：（大怒撲上）啊！

武：我現在是有槍在身上的！

小：我的詩！啊！我的「春天溫暖」春天，春天，還有「反戰的火光，」都完了啊！

武：告訴你們，我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我帶來了火把，限定你們每人買一根，參加晚上的花裝遊行會，慶祝皇軍大勝。

龍：他們已經有了。

武：那兒來的？——

武：政府已經有了通令，凡是火炬遊行的火把，都得向國家購買，（他回身到門外拿進了火把，）你們每

人一根，每根一毛錢，代美子，代美子。

吉：你找她幹什麼，你難道……

武：也給她一根火把，她到那兒去了！

吉：……（接過火把）她將要用這根火把在今天晚上當衆宣佈一個人的醜史，宣佈他敗類的行爲……

武：（會意）啊！你說什麼？

吉：心虛的人自然知道。

武：嘿嘿，是你叫她這樣做？

吉：老天叫她這樣做。

武：那我有權利不准她這樣做不准他去破壞別人的名譽。

吉：凡是在東京城裏的人，都有資格參加，這也是天皇規定的條例——她要參加！

武：吉田，不要太惡作劇了。

吉：這是代美子的意思。

武：嘿，如果她真要這樣，我告訴你，好漢做事一不做二不休，惡漢做事，不怕起頭，不怕收尾，等着！

瞧吧！

吉：等着瞧吧！

武：（欲下）火把錢拿來。

吉：（在身上取出錢來給他。）

武：吉田，你要能夠勸住代美子，她就沒有危險。

吉：請你自己勸她！她去找你去了。（武下）

龍：什麼事情，吉田？

吉：他要我的女人代美子愛他，他可以設法免我的兵役，但是結果我們是受他騙了，今天晚上游行的時

候，代美子一定會不顧一切的把這段事宣佈出來。

龍：好，使這個口口聲聲拿天皇做幌子的惡賊，得個教訓。

小：完了，（撿起了地上的碎紙片）我的詩什麼都完了，我將要在今天晚上聽他這段醜史，我要做一萬

字的一首詩，完全來罵他，咀咒這個王八蛋。

龍：可是今天晚上你唸什麼呢？

小：多啦，憑我這反戰的情緒，憑我不常看見那些慘酷的現象——

那田園荒蕪了沒有人種，那年老的寡婦等待着他的出征的兒子未歸。

那小商人因市面蕭條而破產。

我們的國際市場，因為抵制日貨而凋零。

那年青的小夥子新婚以後被逼着拋棄了愛妻去當兵，整千整萬，幾十萬的有血肉之軀，有健強的體魄，會變做一包一包的骨灰，由輪船運回來，

他們的幽靈會繞在我們每一人的身體四週哭訴，哭訴出——

他們的身前，

被迫着離開家鄉，

去佔有人家的家鄉，

去強姦人家的妻女，

去括掠人家的錢財，

去做什麼什麼，

他們的良心是受了責備了；

他們都是屈死鬼，

天神不收容他們。

他們的哭訴的聲音，都傳達在我們的身裏。

像這許多事情，還不够做爲今晚我慷慨悲歌的材料嗎？

龍：是的，小泉山村，今晚馬上就到，最好你拿錢去少買一點酒吃下去助你興奮，那你的呼聲更加動聽了。

小：我的錢已吃光了，

吉：我有。（摸錢，但是錢已掃數作爲火把的代價給武村了。）

吉：哦！

小：你那僅有的四毛錢，已經給武村了。

龍：真是，現在大家都走上了窮的路了。

小：總之，不反戰不得了，我們爲什麼窮！

吉：好，我去借錢，借錢來買酒，今晚我們都得喝點酒。

龍：那我們一起出門，希望我們的詩人在家裏靜養靜養。

吉：如果代美子回來了，請你叫她準備參加今晚上的遊行。

小：你的代美子可以做我的助手，她的樣子像隻狸貓，聲音却像母老虎。（吉與龍下）

（這時外面馬路上，有鼓鑼聲夾雜着一個男人的叫喊聲，他喊着：參加火炬化裝遊行的人，準備在六點半鐘點上你們的火把，走出門來參加游行的隊伍！他重複的說着諸如此類的話，從屋子的窗下走過，晚風隨着增大起來，小泉三村張着耳朵，聽着那聲音，他想像着今晚的情景在屋中走着，並

小：（悲憤回身）

小：（揚着拳勢）看他講話狂呼的手勢，他興奮極了，嘴裏咕嚕着。）

小：（揚着拳勢）（小聲）你們聽說，這蔣從給汪壽申，這年老白髮的女人顯然是因為鑼聲和馬蹄

聲，下的反響，這所響引出來的，她跌着粉妝，慢慢的進來，她的眼睛發直，老是那麼呆的，這就是先

前吉田提起的那梅柳老太太，她是為了失去她的兒子而瘋的）

小：（看見她）哦！梅柳老太太不笨，現在是該你出來的時候了，你每天晚上必得站在那兒聽着鑼聲

着兒子回來的，望吧！你已經等了有四個月了，當你兒子走後的第一天，你就在這兒望起鑼聲你

前面有一架架白雲，白雲下是廣闊的海洋，起初海洋的浪潮，帶了坐着你兒子的那隻船向中國去。

可是不久海洋的浪潮，也帶回了你兒子坐過的船隻，船裏堆載的是多少屈死鬼的屍灰，你的兒子也

做了一個屈死鬼，從海洋的那邊過來了，除了中國兵，死了不算屈死鬼，所有的為日本的軍閥而

戰死的兵士，都成為屈死鬼，因為中國的兵士，是為保衛他們的國土家鄉而死的，他們的死是有意

義的。他們的慈母也不會為他們的兒子犧牲了感到痛苦。而日本的兵士，死在中國戰場的是像一

個海盜，但是他們並不是自己要去殺海盜的，是軍閥逼着他們去的，他們死也是軍閥逼着他們死的

所以他們是屈死鬼，你的兒子權三結是屈死鬼，那怕你再等一百天，你看不見他的影子，……

梅：（這話，他又像自語斯斯文文慢慢地說出。）

梅：（權三結）我的兒子！——（是悽厲的悲聲）（晚風鳴了一陣）

梅：（是多麼悽厲的叫聲，刺骨的叫聲！）

梅：（用盡全身的力）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小：你的兒子也就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你這樣的慘呼他，使我不得不傷心。

梅：權三結！我的兒子！

小：哦（自語）他的眼淚在額上

（晚風又是悠悠地一陣）

小：唉！如果我不是詩人的話，也不會來附和他，可是這樣悲慘的聲音，更能促起我在今晚游行隊裏的，反戰的情緒，你的呼聲是火上加油，我要反戰，我不忍我再看見一個個年青的小夥子，都做了乾燥的骨灰，我不忍再看見東京有很多的母親，做了你這樣的人，我不忍看我的朋友，一個個都被海水輪船帶到中國去，我要反戰，我已經冒出了反戰之火，梅柳老太太是加油的人。

梅：權三結！權三結！我的兒子，你回來吧！

（晚風又是一陣詩人悲忿的擊了一下椅子。）

（外面接着又是叫聲；一六點半鐘了，拿火把的人準備吧，今天天皇在宮門口設了御座，他要參觀火炬表現，一遍重複的說着！擊着鑼從窗下穿過，馬路上響叫聲，梅柳顯得非常興奮。她望着那叫喊的人，幾乎要說出話來。）

代：（從門外急急的進來，樣子很難看）吉田！……吉田！

小：哦，代美子，吉田出去爲我借錢買酒了，你爲什麼弄得這樣子？

代：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天哪！

小：怎麼回事？

代：那個畜牲，我上了他的當，我被他欺騙了一個月，天哪！
小：又一個月。

代：在這一個月裏我滿希望我的丈夫，可以留下不再去服兵役，不再去打那無謂的仗。
小：我也是這麼希望着，吉田要是當兵了，我就失掉最親愛的朋友，你就失掉了丈夫。從此我們什麼也沒有趣味了。

代：可是現在什麼完了！
小：完了！啊！

代：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入伍，半夜裏天皇授旗編隊，明天上午十點就要跟輪船出發。

小：天哪，你怎麼知道這這麼詳細？
代：那個畜牲，他有意氣我，把什麼話都告訴我了。

小：……
代：畜牲，畜牲……（咬緊了牙齒恨得說不出話來！）

小：（沒注意到吉田由外入，他急迎上去）田！田！你看你的（指代，）——哦！不，我聽說你要入伍了，你（抱住他）——海水……海水的浪潮要……（哭了）要……掃沒了傘……再不能看……看見最親愛的朋友（看見吉田拿着酒瓶）……借錢……打酒給我喝……叫我興奮……我從此都沒有興奮……我……我跟你一起死去，一起做屈死鬼！
吉：朋友，沒有什麼，我知道這個消息是代美子告訴你的，代美子的失敗是我早料到的，因為那個畜牲！

代：是的，他簡直是個畜牲，他說什麼都不肯情你。後來我只有狠了心，「武村，我立刻回法拿火把燒他。」

吉：是的，拿火把燒他。

代：在遊行隊裏把你這種不道德的醜態，當衆宣佈，這是征兵的罪惡，——並且是警察署的警長做出心來的，是日本軍閥的走狗做出來的。」

代：吉田，你必願意該醜態於你沒有什麼損失。

吉：好，好，我羨慕你拿去的火把，這火把裏油是賄賂的，是叛變黨的，是野送給我們的，隨心使你想怎麼用她，今晚還有其他的工作。

小：那正作是和你遙相呼應的，就是暴露軍閥的醜史，和他們主戰的罪惡。

吉：——決計幹好這件事，什麼犧牲，都比做屈死鬼值得！

小：龍，趕快把衣服換了，我已換了衣服，這衣服代表反戰的，火光，在黑暗中，這就是你所說的一反戰的。

小：哦，偉大，偉大！

龍：我穿着這身衣服要帶領五百個敢死隊的同志，去燒毀軍閥的房子。

吉：那五百個大漢有沒有我那工廠的工人？

龍：差不多都是他們。

吉：那我也應該加進來，到說說他們容易合作。

龍：對我來也是這個意思，這樣好極了，我多了一個助手。

吉：那這這身功氣，我兩以打倒二十個守衛的警察。

小：我再也再出給加頭火。

龍：那你的工作，是帶領其他的同志，高舉火把，你只要一叫，他們就附和——好，我先走，吉田，

龍：馬上去到西區，發傳傳我們大隊。

吉：那那（發着地下）

小：啊，兵點火把！火！

小：（一個個點着把把，從面露露，漸漸次嘴，發着這遊行開路。）

小：那那吉田，酒！

小吉：（取過酒瓶，三三飲，而繼續）

小：（一海酒，多偉夫的夜，多偉夫的舉動，外面各種化裝的形式，式有一隊走過，）

吉：把火把給我。去，代美子，再會！

小：祝你成功。（吉下）

代：我去換衣服。（由內下）

（台上只留下梅柳與小泉三村，梅柳總是站在窗口。）

小：啊，（喝完了酒抓住梅柳）今晚是偉大的發動啊，是向軍閥去爭取我們生存的時候，千萬個人都執着火把向前衝！你也應該叫，叫！叫你那屈死的兒子的名字，叫！叫！叫！

梅：（真的又是一聲壯烈的叫）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小：今天晚上我會拿你做一模型講給全東京人聽，提醒他們侵略戰爭的罪惡。

梅：權三結！（此時外面火光漸亮，人聲由遠而來，也有鑼聲）

小：（他猛地轉過身來執火把）時候到了，（他捲起袖子，在屋裏先來回走了一趟。引火）

火！火！起來吧！火！

你是反戰的火！

你是東京人們心頭苦悶的火！

你是為侵略而犧牲了二百五十萬屈死鬼的怨火！

你是爭取自由解放的火！

你是那驅除戰爭瘴氣的火！

你是在富平山度被壓迫了千年的火！

你如今是燒破了鐵石壓迫的火！

你是瀧滾東京的火！

你是要燒死軍閥的火！

火！
火！
火！！
起來了！

（此時外江裝遊行的隊伍，已走過窗下，挑在竹竿上的旗幟，假面，各式各樣，頗爲有趣，樓窗可以看見。）

（他狂叫着再上樓台，向着遠處人聲高沸的地方說。）

小：（大喊）詩人，小泉三村，他從天上帶來了反戰的火，現在他來參加遊行了。

（台後人聲，颯風大起，梅柳用盡平身之力叫）

梅：權三結！我的兒子！（詩人將欲跑下——後台靜）

（武村正由外上，幾和詩人相碰。）

武：代美子？

（詩人不理的走下）

（代美子換短裝握火炬上）

武：代美子！

代：啊！

武：（低沉）禁止參加遊行！

代：你怕我說你的謊中？

戰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我已經給你說過打。要是你真正地那樣做，我會不認識你。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武：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

火

二六

失火了！

是什麼地方？

小：報告各位，是軍閥的房子，被我們反戰的勇敢同志燒着了。（羣衆靜但忽而歡呼）

衆：啊！

萬歲！

反戰萬歲！

燒房子的同志萬歲！

代：喂！

小：好，現在你們還可以看見一件慘事，請你們的眼睛向樓台上望，那兒有個年青的女人。

代：（哭）請位請看，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我家裏祇靠我的丈夫養活。在一個月前，我的丈夫接到警察

署的命令要去當兵，那時一個警長名叫武村名叫武村，對我說——他要我愛他，只要我愛他，就可

以避免我丈夫的兵役。

衆：這是警長向你說的嗎？

專斷！

不要臉！

代：我當時

（武村持槍由門上走近代美子後，代美子不知）

代：我當時爲了我丈夫我答應他，可是——（代美子被武村忽然拉下，隨即封住她的口，她抵抗，手槍被代美子撲下，兩人打成一堆。）

（外面發槍聲，人聲在遠處，顯然是放火勝利了。火光隨着增大，台後雲集大亂。）

吉：（在背後向雲集）現在軍閥的房子被我們燒了。我們的敢死隊和警察發生衝突了，現在我們大家去幫助他們，燒掉那些軍閥的走狗警察，把軍閥趕走。

走……

吉：打死警察！

（正說到這兒，武村舉槍開代美子，拿起手槍，向吉田叫聲處一槍，吉田大料一聲，雲集大嘩，他顯然是受傷了。有人叫：「啊，誰打死吉田的。」）

代：我的丈夫，吉田！（跑下）

（雲集：「是誰，狗養的。」）

武：啊！八格牙齦啊！（他從台上跌下。火光衝天，人聲沸騰，梅柳一人退入台內，態度失常，一會代美子）

吉：(好) 子救護吉田！他仍執着火把，一直跌到窗前，臉上的血滴滴的流下。(火！火！火！) 啊！火！(與奮的叫) 同志們衝呀！轟動呀！代美子！你也要衝

代：(可是你？) 拿着火把去衝！(外槍聲，但無人聲，火光燭天。)

吉：(我！) 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我站在這兒死，望着反戰的同志們的勇敢的暴動死！——火，好火，軍閥一

定被燒死了！——代美子。去，不要可惜你的丈夫，你繼承了你丈夫的意志，代美子。去，去參加

代：(好！) 好，我去和警察決鬥。(下) 美日本人民！你也要去參加！反戰的人！此時發出的喊聲，在遠處，

吉：(梅！) 梅！梅！梅！可是手扶窗格，還挺立着。望着火，火！火！火！哈哈，火！

梅：(梅三結，) 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吉：(好！) 好！火！哈哈！(狂笑) 火燒後的東京，要變成另外一個樣子！(詩人由外跑上)

小：(火！) 火！東京大火了！是反戰的火，是反戰的火啊！打倒軍閥，打倒侵略中國的法西斯軍閥！

(外面火勢與槍聲兩賊俱烈)

吉：(火！) 火！(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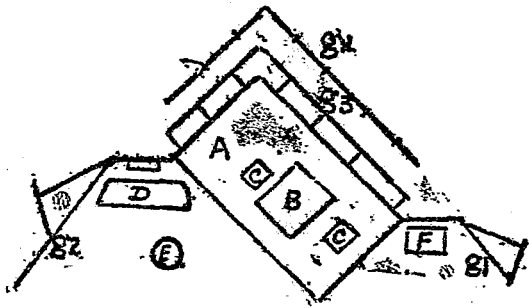
(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吉田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田！吉田！

次
石
遺
出
証
明



G1, G2 門, G1通內室, G2通外。

A, 爲七八寸高的台階。

B, 就地日本式矮桌, 一二尺高。

C, 軟坐墊。

D, 破舊沙發。

E, 圓几——兩尺多高。

F, 茶几。

G3, 大窗門, (可通行) G4樓檯欄杆。

這個劇本文名「火炬化裝遊行」，導演人可以擇用。

故事既是發生在敵國，舞台裝置自亦須稍爲日本化，以近乎情理。依照上圖的設計，景的輪廓爲三角形，重在顯出正中的大幅窗門，爲的是便於露幕街上火炬化裝遊行和火的情景，以符合本劇題意。

日本人的屋內裝置，本來是極其單簡而矮小的，但因爲在舞台上，自不能真模而平淡低矮，爲幫助動作，和給與觀衆便於欣賞的機會，特利用△處的大的平板台階，再把矮桌坐墊置於台階之上，舞台的臺面借此可以極美一些了。而且詩人的郎頌詩句，武川一再的格鬥，火炬的進用跳躍，足可以因此台階而使動作生力不少。

沙發，在日本平民屋內，甚屬少見，但並非絕對沒有。這劇裏的沙發，唯求其破舊，以適合真情。其他，台上的道具如下，丑，都是茶几，用作臺面的陪襯，但不是與動作絕對無關，唯求導演人善於利用。

景的顏色可以灰暗，既可切合實際，且可象徵平民生活的苦悶，更可與火的顏色成一對照，其他如木窗門，欄杆，門，自亦應破舊，線條粗簡爲原則。

本劇的情調，在未開始遊行前，亦莊亦諧，詩人作為恢諧的主力，但是恢諧的程度應由導演把握住至適可而止。否則易使觀衆厭倦，所以在劇的開演時，詩人的語言動作的速度，宜乎稍快而健，表現他的異乎尋常的神經質，但到了梅柳老太太的進場，他那狂瀾的言詞，配給以悠長的動作，如將以快速度支持的話，一者不適合情調，因為梅柳老太太的場面，屬於悲劇的情節，二者，詩人是寄與她無上的同情，已沒有如前的興奮，若是他用漫流流的調子敘述他前情之語在音樂上詩人可以與梅柳的尖厲聲相相配，在效果上可使觀衆因此不致僅僅感到詩人祇是這個河套的小丑，而前進一步感到他也是個有靈魂的人，物而進而深他，更深刻的憶記他。這就是恢諧的適可而止的效果。不然，這個劇本演出的失敗，因歸罪於此的。在過去誠然有很多劇團上演這個戲，他們不是把詩人弄成使觀衆厭倦的人物，就是顯得演出近於胡鬧，這是演員誤解了詩人的。

其次，導演必須利用詩人的敘述，作為產生戲劇力量的原力，這價值是原則上的。且欲使導演人慎重於扮演的人選，而細心醫治的擺佈其動作，把這其節奏，以達到這個目的。

如果能把該本的一切的姿態作一個適當的處置時，可以說，這個戲自一開首就可以順利地進展去，在觀衆面前，處處可以得到效果，一直到化妝遊行的開始——也就是這個劇本最緊張所在的到臨，導演人要進一步的抓住這最緊張時的應得效果，不得不注意窗外遊行的情形：(一)遊行的人聲要聞或的出現在窗口。(二)遊行的人聲勿過於嘈雜而沸騰，以防礙上台詞的對白。(三)然而也有過於沸

騰嘈雜的時候，那就是小泉三村，演講後的附和，發現遠處軍閥房屋的被燒，武村與代美子的扭打，吉田引導羣衆往接應縱火的同志，爲吉田找凶手等等的時候，這許多時候的嘈雜，要向波浪一樣的起伏，必要時也有完全歸於寂寞的，像在詩人呼喊的時候。羣衆必須靜聽，聽完而後再起嘈聲，又在吉田報告軍閥房屋放火時，羣衆聽完後呼聲應特別高雜，以示主氣的壯烈興奮，吉田中槍時從那巨大一聲槍響，羣衆立即死寂，由此方可聽出吉田慘叫，然後羣衆再立刻哄起嘈雜，但當有人說找凶手時，羣衆又靜，此時即爲代美子衝下樓，武村轉向羣衆轟擊，一直到武村倒斃，嘈雜聲才復歸與壯，但幕由近而遠的聲響，表示他們已去接應放火的同志去了，然後即再滾有巨大的嘈雜聲，台上特別明顯的即是吉田等人與大火的遠景而已。(四)要注意羣衆的聲音是漸靜的，因爲他們自始至終是在遊行，若不是詩人的演講，代美子的報告，他們不會停於窗下的。

四

由化裝遊行的緊張，而轉入動人悲壯的場面的是在吉田受傷天昏，志掙紮至窗口看火時此處遠處火舌萬千，火光燼天之時。導演人(一)必須注意遠處的火，不僅用燈光即可以表示，尤須用極香綵等發火之物於背後施放，以爲像真。(二)吉田掙紮立起赴窗口之動作，可以加倍強調。(三)窗口強立的吉田，應用手死握窗格，滿身戰料，額上鮮血滴滴流下。(四)遠處仍須有人聲以爲陪襯。(五)詩人的最後一段詩，「東京大火了，是反戰的火，是反戰的火啊！……」有其用激烈的語調說，不如用悲壯優詠的——眼睜着遠處的火，一手扶窗格，另一手扶着吉田，咬着牙！又像是有點感慨的樣子，統

這摩字字咬緊叫出，在這兒他是一點恢諧的成份都沒有了。吉田。

五

在動作的小節上：

(一) 詩人出發遊行之前，頌火的那段詩，是一邊將火把點着吹着一邊說的，火把先不要拿在手里，放在台中一個顯眼的地方，等說到了「你是富士山，底被壓迫了千年的火」時去拿，「下一句之前已拿起，放在空氣裏來回搖蕩，以增加火勢，等到說完「啊！起來了，火」之前的一句「火」應該用嘴去吹一下。

(二) 吟誦梅柳老木太祇是站在窗門口的，就那門呆呆的立着，誰跟她講話，她也看誰，像是祈求同情一樣，必要的時候可以將她由右邊移至左邊，讓出地位，予吉田末燭着火。

(三) 景人的地位，不能死板，他是最多動的。(末尾例外)

(四) 龍野穿的代表「反戰的火光」的服裝，必須詳細設計，且其面部應有特別奇怪的化妝，詩人參加遊行亦應於頭面加以化妝，吉田是和龍野一齊去參加遊行的，當臨走出的時候，龍野為吉田戴上一個奇怪的帽子，算是田吉化了裝了。但於最後一場時吉田的頭上脫落去帽子，惟詩人依然。

人約黃昏

一幕喜劇

施誼改編

(根據冰之譯蘇聯·T·雅維涅爾原著改編)

人物：他，她。

佈景：一個空洞洞的房間，只有一張沙發，一條簡陋的桌子和兩把椅子。牆上糊着的花紙已有許多地方剝落，掛着幾張什麼人的畫像，也歪歪斜斜地。房間里帶着一種異樣的感覺。窗外是個花園，一個秋天的黃昏時候。

他：「他上，手里拿着一個公事皮包，好奇地四週望望，怎麼這麼奇怪的一所房子，一個人也沒有，連大門都是敞開的……到底是不是這個地方？」(拿出那封信來，自言自語地再念一遍)「馬參謀台鑒：令堂今日病轉沉重，急欲與足下相見。我與令堂十分知己，足下如欲探悉詳細情形，請於下辦公所後，即來南門外二十三號避暑山莊做寓，敘敘舊事，如爲時過晚，則請免勞駕，又及。璐璐謹上。」(看着信封)「是啊是這個地方……可是怎麼一個人也沒有？……」

她(突然走進來)「你……是馬參謀嗎？」

他(急轉身)「對了……是我……」

她：「啊——你來了？」

他：「是的，好像是來了……」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她：（微笑）對不起。我開得太笨了……我突然看見了你，我就心跳起來了。

他：怎麼大門都是開的？

她：噢，這房子現在是空着的，沒有人住，也沒有什麼東西了。這是我一個朋友的別墅，夏天才來住的。

，現在已經秋天了，所以這兒沒有人。

他：可是，你呢？

她：我，因為在城里找不着房子，我的朋友蘇叫^蘇我暫時住在這裏。

他：啊。

她：唔，你好……馬參謀。

他：唔，你也好……璐璐小姐，——啊，你的名字我說對了麼？

她：對的。

他：你為什麼老這麼望着我？

她：因為我想着，像你這麼個漂亮軍官，一定……

他：一定，一定怎麼着？

她：一定有一個漂亮的……

他：謝謝你，小姐。

她：你在女人面前一定會用手段，……唔，對不起，我還沒有請你坐。

他：謝謝你。（坐沙發上）請問我母親的病怎麼樣了？

她：不十分要緊，是腹膜有點發炎。

他：可是昨天我還收到她的信，只說是受了點乾源？

她：是怕你担心，不過今天半天她已經快好了。

他：對不起，你同家母是常常見面的嗎？

她：我同你老太太雖然職業不同，可是二柄是很要好的。不過你不知道就是咯。……我是個演員，一個幹戲劇工作的。不過，我們倒是很談得來。唔，你這樣子……多麼……

他：多麼……

她：你這樣子很不錯，很適合你的身份……有名的馬參謀，抗戰以來，你真是個頂出色的少壯參謀。

他：你真是個高興的人！

她：不錯，我是個歡喜痛快的人，常常有種什麼，就會叫我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很好，生活上值得高興的時候，是應該高興高興的。

她：你一直從辦公廳來的嗎？沒有回家鄉一灣嗎？

他：是的，你看還帶着公事包，我要緊來看你，因為我要趕來打聽我母親的消息。

她：你真順孝，你真好，（並坐下），現在我們大家認識了。

他：對了，我們大家認識了……

她：噢，你這兒鼓出來的是什麼東西？是手槍嗎？

他：對了，正是手槍。

她：你平常也帶着手鎗幹什麼？

他：我的職務叫我不能不常常帶着手鎗。

她：爲什麼？

他：小姐，你不知道，我身邊常常帶着重要的文件的，假使碰到了什麼意外……所以隨便什麼時候我

……都帶着這個。

她：那你來探聽母親的病，也帶着重要文件嗎？

他：是的。因爲我剛從辦公廳出來。

她：（忽然笑起來）你知道，我忽然的想起什麼事……

他：你想起了什麼？

她：我忽然想起了二極很滑稽的念頭：你想跟你……

他：……

她：這的我很歡喜你，你身上有這力量……料我……着昂昂感真（體）不往地要愛你。

他：（激動地）露露小姐，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樣回答你才好。

她：你不要以爲我是你母親的湖濱，我恐怕還不至於像你想像中的那麼老呢，你說是麼？你真的太可愛

了。……

他：露露小姐，你每知道，我是不太容易對付的。

她：……馬爹謀，女人們對付這方面的能力倒是足夠的，無論你們男人是怎樣地難於對付，可是她們總會

想的出種種方法。這樣兒，那樣兒的，她們全會。

他：是，我也知道。你們小粗太們是有許多多巧妙不過的手段。

她：真奇怪。你身上真像有種什麼東西似的。你的魔力真大呀。

她：這倒不是。我……我不敢……

她：在這種地方……一個個鄉穿獨居的人……靜悄悄地……窗外又是這樣的秋天……不自主地

會引起一種最嚴重的金頭跟慾望……啊，你的手槍裝着子彈嗎？

他：當然。你為什麼對這個感到興趣起來？

她：為什麼。不過這樣問罷了。你想你身帶着裝子彈的手槍，還嫌礙我會不害情呢？萬一發些什麼

不幸的意外呢？

他：我很當心的。謝謝小姐！

她：這倒不是。我是慘麼沒經驗。真是蠢極了。

他：（笑）你要怕，手槍自己不會放的。（把手槍拿出來捏在手裏）

她：（笑）快拿開，別對着我。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碰過真的槍。

他：那便你碰過哪一種呢？（把槍轉過去）

她：隨便那一種。我都沒碰過。只是憤懣的時候拿過假槍。現在這抗戰的時代是不開了，好像女人們玩

他：這不算是普通。而且是應該的。

她：噢，那麼你給我看看，讓我來拿在手里，看像不像那麼回事。

他：很好，看看波於經驗的人第一次拿手槍是很有趣的。

她：這一定很可笑，……尤其是胆小的人拿着，你這是什麼槍？

他：這叫三號左輪，可是別拿錯了柄（竊笑）。

她：（遲疑地接過手槍）真可怕，（靜默了）刻，她突然地站起來，高聲說：（現在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

他：什麼？正經事！

她：玩兒得夠了，請你坐在原來的地方！（把手槍對着他）

他：（竊靜地）別這樣開玩笑，璐璐小姐，槍是不能用來開玩笑的。

她：好的，我的好諺語，我不開玩笑了。首先，你的公事皮包（從沙發上拿公事包）。

他：（嚴聲地，但還鎮靜）謝謝小姐，請你先別開玩笑，把公事包還給我，那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呢！

她：對不起，我正要這些重要的文件，哼，你真老實，……你還以為我開玩笑！

他：你這是怎麼啦？（站起來）

她：坐下去，坐下去！如果你不坐下去，我就開槍了！

他：（重複坐下，驚訝地）璐璐！璐璐！！

她：什麼璐璐不璐璐！告訴你，我並不是什麼璐璐小姐。我的姓名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哼，真是個老

實的傢伙，當真你以為我跟你帶來了你母親的消息嗎？唔，時間不能再就誤了，現在我們來談談正

經事吧，你先聽我！

他：你瘋了吧？

她：這現在已經明白了，你聽着：第一，我不是什麼驚險小姐，第二，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你的母親，

我只打聽到了一點關於他的情形，因為我要完成我的任務，要拿到你的文件跟你本人！

他：拿到我的文件跟我本人？

她：是的，你們這些文件！就是因為了你們這些文件，這些軍事計劃，才使得東亞和平不能恢復，東亞

新秩序，建立不起來，同時你們汪先生很好的主張也不能實現。這幾次大會戰，在湖北，在粵北，

在桂南，我們大日本皇軍死傷了成千成萬，還不是你們這些計劃在作怪，對不起，你的那些計劃已

經在這兒了。至於你本人，又聰明又能幹的你，我們也很需要你替我們工作。好了，連你本人今天，

落在我們手裏了，……

他：你們，你們是誰？（站起來）

她：這等一等再說！坐下去！聽見沒有！坐下去！（他坐下）我想我們是誰，我們幹什麼的，還用得着

問嗎？我的好參謀，你真是不知道嗎？可是我却知道得很清楚，老實告訴你：我們哪個機關裏沒

有我們派去的人！你也可以放明白點，假使你還要想活命的話，不，假使你有什麼需要的話，你也

不妨替我們工作，也就是替你自己的在先生工作。

他：把手槍還我，我要叫人了，……

她：你要叫人麼？告訴你，這兒是絕對不會有人來的，我們故意挑選了這地方跟你見面。我可以請你不

要叫，我能够打中空中的飛着的鳥，我想我決不會打中你的腦袋。（她把手槍擲下去）！手舉起來

他：（高聲）我說，手舉起來，請聽……我把手舉起來！（停）這樣好了。（新的機會這多着呢，手舉起來）

她：（怒極）你是誰？

他：你別管這個，你要曉得，現在你是無論怎麼走也走不了的，就是放了你回去，也還不是一樣地沒有辦法。你失掉了這些重要文件，你們的總部也一樣不能寬恕你的，而且，告訴你，我們是要這樣地來通知你的上級的，就請把這些文件都賣給我們吧。

他：這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裏，我使你清同我們站在一起，親愛的，我馬上就可以把這些文件都還給你。

他：這給我。

她：你別想買我親愛的！事情不會是這樣容易的。我得照樣兒給一份下來，真消極給羅柏拿小冊子兒就行了。等一等兒你就可以回去。人不知鬼不覺，再有人都不會知道的。而且我們還是很公平的，照樣兒的，我們還得給你代價。

他：什麼代價？

她：（機械地）我將日本軍部給你的報酬。（若有所思）……你已經注意到實際問題來了。……這是很好的現象，雖然你倒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老實呢。

她：（自言自語地）那我還成爲一個中國人嗎？我雖得像黃秋岳一樣地推推搡搡。

她：（激動地）有一種發現的危險的時候，你可以逃到外國去，或者，親愛的！你簡直可以逃到我這兒來。

他：（用我們）可以替你在香港或是上海的銀行裏先開一個存戶。

他：你把我怎樣樣就怎樣吧。

她：（不聽我不把你怎樣樣）如果你不同我們炸毀，我們爲什麼要把你怎麼樣呢？如果你肯聽我的話，你

就是不要殺你，也可以到你們汪先生的新中央政府去做官啊！親愛的！（他手又垂下）（她喊）手舉起

會，舉起來！聽沒有？現在你爲一個守據給我們吧，請請發言，當照樣不插嘴長短說了。百長

他：（俯視空處）……

她：就是表示你願意參加我們工作的字據，隨便拿一張紙寫上罷，我們絕對會和你守秘密的，假使你要

活命，你就老老實實寫吧！有了這字據，你就算和我們發生關係了。

他：我什麼也不寫。

她：那麼你今天就是你在生命最後的一天了，你有自來水筆沒有？

他：我什麼也沒有。

她：我借給你，（拿出筆來）拿去！（走上去，遞筆給他。）

他：（舉聲高喊）快來！

她：（她不覺回轉身去，他立刻握住她，把她的槍奪過來，把手槍對着她喊；）手舉起來！（她大吃一

驚，用馬士機城地舉起手來，竭力鎮定自己，高聲大笑。）

他：（笑着）他……他……居然以爲我是真的……

他：村裏……

她：親愛的！番東西！你居然嚇成了這副樣子！

他：你說什麼？

她：你真是個小孩子，難道跟你開玩笑也不懂嗎？

他：開玩笑？

她：而且不是開玩笑，我還是練習呢！

他：練習什麼？

她：練習新的劇本。我是個演員，我在一個新的劇本裏扮一個日本女人，一個喜劇的主角！

他：喜劇的主角，真是做戲嗎？

她：（快活地）我照劇本上的台詞那樣兒一句一句地背。而你呢，多奇怪！你回答我的差不多就是配角

的話。

他：你騙我，不……

她：做戲要做得逼真，要逼真就只有假戲真做。要把牠當真的一樣才做得出；而且我也想想看，你究竟

會怎麼樣，所以我才佈置了這麼一個實驗的地方。這個演習看起來，你雖然不能說是動搖了，可是

也還够不上說堅定。

他：（有點被感動）那你能說……不，我總之後有寫字據給你。

她：得，得，你別誇口了。還沒準兒呢！你總不能不承認你是受驚了吧！（走近他）

他：（退後）不要走近我。

她：（笑）他還是驚魂不定的呢！真是小孩子！

他：把公事包還給我！

她：把牠拿得緊點兒吧！

他：（慌張地）我不懂……你對我很古怪……你真的在開玩笑嗎？

她：蠢東西，我來給你信看。

他：什麼信？

她：你母親給你的信。（走過去）

他：你到什麼地方去？

她：噫！他竟嚇得連路也不許我走一步。（笑）可是信是要拿出來的，它就在這手提包裏面，快拿出來吧！

他：真的嗎？

她：你的母親叫我跟你要好，叫我安慰你，所以我才這樣做。如果你還懷疑我的話，那你就帶我到你們的總部去，隨便你報告你們的上司說我什麼全可以，這真有趣，

他：是的……這是我母親寫的字……對呀……（有點相信）是她的信。

她：那麼你的手槍可以拿開了。這樣子，一不留神，是會把我打傷的。你太容易衝動了。

他：好！（坐在棹子旁，把手槍放在棹上，用手蓋着，撕開信封。）

她：現在我要給你聽點兒教訓了，是說正經話。

他：怎麼說？

她：親愛的！你是一種兼理機密的士模參謀。你難道不可以這樣毫不當心嗎？身邊帶着重要的文件來看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女人？那不是……

他：是的，因為接到你的信，我很着急……我以為我的母親的權位……

她：但你是最高軍事機關的高級參謀。你對得起國家給你的責任嗎？

他：（感動他）是，我的確很愧。我居然會這樣的懦弱。

她：那沒有的關係。人總是有弱點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剛才奪我手槍倒奪得很不錯！

他：這屋子這樣的靜……真有點兒可怕……

她：是的，這所沒有人住的房子……整天靜悄悄地……窗外又是秋天，那荒涼的念頭，完全不自覺地……

會想起來；不過跟我接近的人是一點不奇怪的，我承認我確實是有點兒戲迷，我不管人家說什麼，就喜歡這樣兒，憑着自己的感情，不顧一切地做。（笑）

他：（眼睛迅速地看信）你一定會說我胆小……還會去告訴我的母親。

她：你那麼想麼？別說傻話了。完全像鋼鐵那麼堅定的人，是不近人情的。你倒真是一個很正當的男子。

他：我剛才真慌張。

她：（快活地）不要緊；不過以後要當心一點！現在倒應該是這樣兒的。

她：我的母親的病真不要緊了嗎？（把信收好）

她：是的。她拿委實半天就己經沒東西了。忽然笑起來……

他：你笑什麼？

她：我又想起了一種薄皮的念頭。

他：怎麼個念頭？

她：唔！現在，假使我班同你要手槍，你就不會給我？

他：璐璐，別提這個了！

她：這樣看來，你還是沒有相信我啦！我不過是好奇而已。

他：我相信你。

她：那你爲什麼不給我呢？

他：請你不要提它吧！

她：不，我很喜歡分析一個人的心理變化。我站在演員的立場，假使來分析一，像條這樣人的心理狀

態，就十分有趣！譬如說，咱們倆來談談，你說你現在是在當心嗎？那你爲什麼不馬上就當心；說

你在害怕嗎？不，看樣子你還是完全沒有相信我。唔，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和你的手槍上，（把

手放在他那隻蓋着手槍的手上）

他：璐璐！手拿開吧！

她：（嚴肅地）等等，有趣得很！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害怕嗎？還不相信嗎？

他：我的知覺遲鈍。我不知道我的反應怎麼樣？手拿開吧，讓我把手槍收拾起來吧。

她：可是你還是心魂不定嗎？（嬌媚地搖撼他）

他：璐璐，請你……

她：……啊呀……（似乎偶然地，她不留神將他膝上的公事皮包堆落了，他機械地地彎下身去拾取，她

急忙把手槍搶過來，向後退）

他：（喊）璐璐！

她：（命令地喊）手舉起來！舉起來！否則要開槍了。

他：（機械地舉起手來）璐璐！請你停下來吧，這兒不是你練習演戲的地方，手槍還我。

她：哼，你永遠拿不到它了，你別再想着騙回去了。（高聲）皮包給我！（奪去）

他：我到底不明白你不是在開玩笑？……

她：誰跟你開玩笑！寫一張字據，馬上寫！

她：那末說起來，這是真的了！

他：別廢話了，快寫吧！剛才已經說過，我們是天公地道的，一點兒也不叫你吃虧。我等你一會兒，數

……三個數目子，一、二、三，要是數到三的時候你還不動，我就照例要放槍了。老實說，你一點也不

必誠心舉，別那麼思前想後了！你知道：你們那兒替我們帝國皇軍工作，又不是你一個人！

他：（很快）郭本初也是跟你們工作的嗎？

她：什麼！你怎麼會知道郭本初……（驚異後退）

他：我有時候覺得他好像同誰有關係似的；可是我並不知道……

她：噢！那也很平常。他一向就是汪精衛的素統，不過人家不疑心他就是了。他跟從前黃秋岳一樣，拿

着日本軍部的津貼替皇軍服務，可是他是個草包，軍部並不會拿他當寶貝。

他：那麼我們同事中還有誰在你們那兒呢？

她：以前很多，自從你們汪先生離開重慶以後就少的了，不過你放心，各機關裏祕密留下來工作的，你

當沒有嗎？而且就不是汪系，我們還是有辦法救贖他們抓住他們替日本皇軍服務的！（喊）手舉起來

！舉起來，聽見沒有？

他：（又舉起手來）可是我母親的槍你從什麼地方拿到的呢？

她：那是在你們家大門口的信箱裏面拿來的，它鎖也沒有鎖，不過以後，你得留神點兒我們對於這種疏

忽，是不能寬恕的！

她：（速地）還有劉參謀呢？

她：什麼？

他：他也同你們有關係嗎？

她：不，你們總部裏現在只有郭本初一個人了。對不起！你倒好像在盤問我了。誰給你這種權力的？

他：要是一個人，真是……我怕你……

她：噯，你不會一個人的，郭本初幫你的忙的；而且以後還會有別人。

他：你要我做些什麼事情呢？

她：我們先可以給你一點額外的工作做做，你同我一人聯繫就行了。

她：呵！我們的總部已經注意到你了！萬一逮到你怎麼辦呢？

她：萬一逮到我沒有這麼容易吧？哪條路我不通？而且你們總部調查局的那位——高科長高斌，我很知

道他獨得清楚。儘管他整天在偵查我，可是多時他敢在我身上動一動！隨便什麼時

候，你碰到他，你用我的名義對他說：他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喲！

她：忽然變得鎮定，很好，我轉達！（放下手）

她：（賊）你為什麼要放下手來？舉起來！

她：（鎮靜地）。我想抽烟！（拿出烟提給他。）請！

她：（賊）手舉起來，聽見沒有？怎麼着？你再不舉起手來，我就要放槍了！

她：（鎮靜）你放吧！不過這桿槍是放不響的。（點煙）

她：什麼？

她：手槍還沒有裝子彈！今天早晨忘了……

她：（急忙檢着）啊！見鬼（拋槍，驚慌地退後）你是誰？

她：我就是你剛才所說的「乳臭未乾」的小孩子，是總部調查局的高科長高斌。

她：什麼？

她：我早就注意到你，注意到你擺佈置的，這所房子，你別以為你生長在中國說得一口好中國話就可以

到我們後方來，橫行無忌！收買了許多漢奸開謀。用各種方法來勾引我們黨政軍各方面的人。你這

萬惡的女人！你這日本軍部的狗！告訴你，你的寨子早在我手裏了。今天謝謝你，你給了我很多我

正要知道的證據，以及許多漢奸敵探的姓名。其餘的以後再說吧！你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她要跑）

他：用不着跑！這屋子的西週圍，我已經布置了很多人了！

（她停住，失神地退到掉邊去。）

他：這也用不着，假使抽屜裏預備帶有手槍的話，這也已經來不及了！對不起，我自己來拿！（走去在抽內取出一槍，放進自己的衣袋裏去）

她：（幾乎暈倒）不……不……你不是高斌。

他：別慌，別暈過去了！用不着這樣！

她：怎麼？……怎麼我的信會落到你的手裏？我們是寫給馬參謀的。

他：對不起。可惜馬參謀今天很忙，大家要我做他的代表，希望你不要生氣。

她：（失神地走過去，頹然坐在沙發上）為什麼……為甚麼你要像貓抓耗子一樣地作弄我？為什麼你不把我早抓了去？

他：因為我要從你這裏打聽許多消息，最重要的是，郭本初這人，我想證實他的嫌疑，普通的審問我知道，你是能夠對付的，決不容易得到這樣好的結果，對不對？我從神經到你這兒來的時候我預計六點半鐘，結束這場審問。（換一付神氣）不，璐璐小姐，照你的話，應該說是演完這場戲對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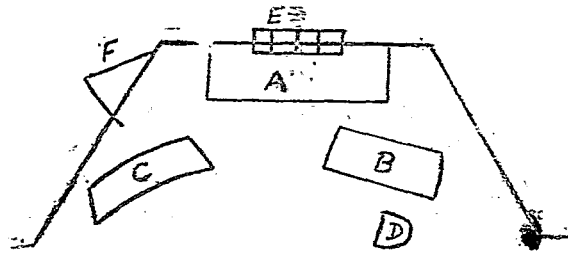
她：（呼吸了一口氣，像癱了一般。）

他：戲，正戲你剛才所說，要做就要做得逼真，所以我也不能對你露出一點兒痕跡；不過，現在你也應該想想了：你的祖國，你的同胞，真是需要侵略中國嗎？在你們的國內像那齋藤那樣的老頭兒都不能不說話了，你想你們的軍閥還能有幾天耀武揚威嗎。

他：（沉思）這裏多麼幽靜……一所空房子……日落西山，黃昏的時候……窗外又是秋天……靜悄悄地……好像全世界都睡着了，似的。（靜了片刻，看錶。）六點半鐘已經到了，我們的事子馬上就要來了。（舞台後發出汽車的喇叭兩聲）

他：你瞞，多麼準！走吧！

人約黃昏，演出說明



- | | | | | | |
|---|------|---|------|-----|-------|
| F | E | D | C | B | A |
| 門 | 高大長窗 | 椅 | 雙人沙發 | 寫字檯 | 八寸高台檯 |

一

戲劇的主題在於暴露敵人間諜的詭謀，以引起人們對於間諜的警覺性，劇中人物祇有兩個，適合於任何一個劇團表演，並且沒有繁複的裝置，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便利的演出，祇要是稍有知識的大眾也都可以欣賞接受它。

依照主編的舞台面，重於從大窗口射進來的光線，以增強屋內黃昏的氣氛，大窗下的舞臺的台階，是可助長動作的波折，在軍簡墜落的幾樣道具所陳設的環境裏，可因而突破動作的平凡，與這台階隨處於舞台中部，導演大應將「他」與「她」的往還關智，奪槍依勢，勝敗的優勢與劣勢種種，衣襟台階的形勢表現出來。比如「她」二度奪到手鎗，喜歡欲狂而威勢也更加凌人了，應該讓她站在台階上居高臨下高喊着那許多威脅的話，「她」失敗了，頹然的倒在沙發上，而「他」却可以站到台階上，像是可以鬆快的透過一曲新鮮欣愉的空氣，「他」在台階上可以看看屋子輕描淡寫的說，「這是多麼幽靜，……」

一所空房子，……日落西山，黃昏的時候……」

總之，利用台階，可以免除戲劇的動作趨於平凡，應該利用台階的地方，在這個戲裏，並有很多對導演者善為處理！

「他」並不是個浮誇滑詞的青年，應該是個熱血填胸，老誠忠厚的愛國者。一旦有演員或導演處理「他」，在奪槍反復的時候，做些鬼鬼祟祟的動作，爲的是更可博得大眾一笑的話，這是有辱這齣戲的身份了。

「她」，也不是個區區弱者，笨拙，慌慌，十一個戲劇上，敵人不領一擊的典例。相反的，她更是非當絕頂的傢伙，充份的暴露她的機智，二者可以把這戲的力量加強，二者在戲劇的效果上可以使大觀劇藝人的開課是非常發滑幹練的防範的，人自當更加警惕。

三

然而「他」和「她」也並不是後來的「高斌」和「女間諜」的類型。其在「他」還未驟然地自露「高斌」前，「他」仍是「他」的個性，十一個忠厚熱誠的愛國者，絕不含有「偵探」面目的流露。當然在已自露他就是「高斌」時，他的動作身份，就全然變換成一個建國高期寬大的偵探，十一「面頂偉大的警務人員」了。

「她」在沒有被徹底竊取的時候，自然「她」也自承爲女間諜，但是還做女演員來做「她」的掩飾。當然她是十分機警，狡猾的。在完全擊敗了「她」到那「她的頹廢，軟弱，無力，悲憤」是從前所沒有

四

導演人要絕對注意「他」與「她」兩重人物轉變的分水嶺，注意演員對於「他」「她」兩重人物各個的造形，舉凡聲音動作風度，「他」不應該和「高斌」相同。在士氣上「她」之前的操縱裕如的姿勢，駕馭着對手的男子，讓觀眾毫無疑義的就覺得這男的顯然失敗了。和「她」之後的頹然若失，連精神上都被解除了武裝，兩者處於絕對相對的形勢。

在這種分殊的交叉，導演人應用特殊的手法給與觀眾一個驚奇，這除了作重「他」的動作突然變換之外，在節奏上之應由正在進行的特別高快的速調，驟降至慢而沉，其形像是激動的梳水割斷潭源一樣。在這時期適宜的地步，甚至完全使舞台寂寥，像「她」在舞臺上落手槍在抽肉被前地叫喊。致「她」完全失望時，「她」呆呆地看着「她」，可以有六七秒鐘之久，不發一言，而後再瘋狂的叫着「……這不……這不……你不是高斌」，從此以後，速度就先除是慢的，自然前並不輕聲耳也不滑稽

五

帶着車喇叭的聲音，要給與女的神經上一種刺激，她必要做出生驚嚇的神色，之後男的再說「你歸，多麼準，不走吧」，這樣可加重閉幕的力量。

六

快慢的速度，在整個演劇的進行裏，導演人要妥為安排，除了上面所說的幾個地方，特別重要而緊

張的一聲是兩處聽的，前後後，聽應而答音的遠度，是男女的擺在舞的舞，借情試驗戲劇的靈敏。應該非常溫柔，緩慢，雖然男的尤搖魂不定，但速度大體是慢的。一到得了手槍，雙方的動作言語應該奇快而緊接，且男的更應高聲抗語。以促進緊張，從此以下，「她」對「他」的說白除了稍快的速度，以表示勝利的興奮外，因由於興奮的心情，產生出嘻笑，致應在快速度中加進笑語。（帶着快聲講話），借此亦可以與第一次得槍後的表情有顯然之別。

「她」的台詞裏有三次說：「手舉起來。」三次的音調應各有不同。

七

……比較一般劇本，這個戲雖然簡便，但是更須要演技的，她與「她」的扮演，亦不簡單，長於演技，且更應表演相當。

導演這個戲，重於地位的排列，而更重於節奏的波折，否則這來畫面空氣，淨亂動是演出的失敗。燈光應該加意配製。三個長窗子前的台燈，和台階的兩旁，是非常有勁，而且溫柔的，能拉導導演於情調善為利用。

最後一個手榴彈

獨幕劇

張客

時間：抗戰期間。

地點：戰地。

人物：

葉鏡：二十八歲。班長。

劉虎：三十歲。

黃勝：三十歲。

小村寨的一角。中間被敵人炮火轟毀的只剩半面牆壁的小屋子裏。牆壁上有面窗子——正好用來做防禦工事。崖正面也被炮火轟塌的大門，像很痛苦似的跟壓着它的牆壁掙扎着。從另一半露天的房角可以看見不遠處敵人佈置的鐵絲網，和小山丘上的幾株小樹。

幕啓時，葉鏡緊張地握着輕機關槍的機柄，在窗口望着。劉虎托着槍伏臥在大門邊，黃勝倚靠一個破桌子坐在屋簷角，數着子彈袋裏的彈子。兩個敵人的南軍軍官，正一場激烈戰鬥剛完了，敵我兩方都在監視防守的狀態，故此刻的戰場上極平靜。雖說不時有一兩下槍聲，但也正如這屋子的沉寂，黃勝的語聲一樣，中單調得很。

天，剛黑下來。幾顆疏落的小星，在樹尖上簌簌閃爍。

抗戰獨幕劇選集第一輯

五五

大理會他，他似乎也不須要誰答理，於是他又把手榴彈從新裝好，背上刺伸了個懶腰，轉身繫綳的，三十個顆子彈。要裝二十一個鬼子的命，加上這兩個手榴彈，（說着就怪親熱的摸着掛在頸子上的手榴彈，）「你來吧，你有種再來吧。」

劉：黃勝，別吵，瞎吵什麼。

黃：他倒真的吵起來了，怎麼着，老子還有二十顆手榴彈，兩個手榴彈！

劉：瞎吵。

黃：吵吵吵，吵吵吵，你吵一個個鬼子。

劉：沒言語，瞪了他一眼。

黃：不服氣，你來看什麼？

劉：我看……我看你要找死！

黃：誰找死？我看你找死哪，你委種，外國雞。

劉：我……我……我……

黃：你……你……你怎麼着？

劉：我說，黃勝，你怎麼老跟我作對頭呢？

黃：問你自己呀，媽的。怕死就別當兵，老子十五歲就入伍，今年三十，在隊伍裏不多不少幹了十五年

，大小仗打過百十來次，一回都沒發過。你看，你那個倒霉的樣子，哎喲，「黃勝，別吵，瞎吵什麼」，媽的，老子高興，老子要吵……

劉：我不是怕死，我是怕你吵——給日本鬼子抓着目標衝過來。

黃：那還不是怕死嗎，衝過來，就衝過來吧，怕什麼？我還有一十二顆子彈，兩個手榴彈嘍！叮，叮，叮，劉：你……你不……

黃：我……我怎麼樣？我跟日本鬼子拚（正說着敵人那邊的一顆子彈從黃勝頭上飛過來，黃勝機警，急忙

臥倒！）他奶奶的！（他拿起槍來，跑到窗邊射擊）葉鈞攔阻住……

葉：黃勝，別亂來，省着子彈。

黃：我還有二十一顆子彈，叫我幹掉一個……去了零，剩二十顆吧。

葉：你別胡鬧，一顆要當十顆用，去，歇着去。

黃：不行，我歇不下。

葉：叫你去，你就去。老瞎鬧，等一會兒幹起來，你該沒勁兒了。

黃：誰說，有的是勁，半一樣。班長，你就放心吧。

葉：快去，咱們輪着班歇。

黃：班長，叫我替你一會兒，你兩天沒睡覺了，來，叫我來。……說着要去接機關槍……

葉：不用，不用，你快去吧，養足了勁，等一會兒好幹……

黃：要不，劉處，我替你一會兒。

劉：不，不……我不……

黃：破曉，你不……媽的。

葉·黃勝，歇着去。

黃·是，哪長。不他這才安靜的找個地方坐下，但嘴裏還哼着歌兒；——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坐定了，順手往懷裏摸，摸了好一會兒，摸出半截香煙來，燃着火柴吸。對面。兩日本鬼子一見火光亮，機關槍與步槍連珠炮似的響起來了，黃勝急忙滅了火，伏在地下。等一會兒，槍聲停了，黃勝又拿起香煙來，貪吝似的吸了兩口，接着緊閉着眼睛，班長，我們兩天沒吃飯了；我餓得還有半截烟，吸一口，過一下癮。（說着舉煙到葉鈞嘴邊——）

葉·你看，剛才都趕你點火，招得日本鬼子又瞎鬧了一場。

黃·叫我本鬼子多費點子彈不好嗎。來，班長，吸一口，說着把香烟挨近葉鈞嘴邊去，葉鈞幽長地吸了兩口，正在舒暢的吐着烟氣時，「拍」來了一顆子彈，葉鈞與黃勝急忙躲閃開，那顆子彈就打在牆壁上，穿了一個洞，有灰振灰土落下來，掉在劉虎的鋼盔上。（）

劉·六摸一把鋼盔上的土！——黃勝，你看去這多危險！——

黃·這算個鳥事！忽然他抓住劉虎，把劉虎嚇了一跳——別動！（說着他急伏在劉虎身邊，舉槍瞄準

那鐵絲網底下蠕動着的半個鬼子的腦袋，那個腦袋慢慢爬近來，劉虎想開槍，黃阻止住——）媽的

別動！

劉·快開槍吧，爬過來了。

黃·別慌，聽我的，沉着地等着那黑腦袋爬過鐵絲網，「拍」開了三槍，那腦袋嚇了一跳，叫「——」一聲倒下去。

劉：死啦。

黃：噢，我還有二十顆子彈。

葉：劉虎，你還有多少顆子彈？

劉：不知道。我還沒數呢。

黃：快去數，我來替你守這兒啊。（推開劉虎，伏在劉虎那位置上。劉虎爬在一陰暗的角落里，取下子

彈來數——）

劉：一個：五個：十……（忽然停下，望着手里的子彈，呆呆地——）

葉：還有多少？

劉：十九顆。

黃：比我還少一顆手榴彈呢。

劉：沒有啦。

黃：他媽的。

劉：班長，你呢？你還有多少？

黃：喂，我說劉虎，你說話，別竟哭喪着聲音好不，媽的，像娘們一樣。

劉：班長，我們的子彈只有這麼一點，怎麼辦？

黃：怎麼辦，拚到底！上邊沒命令叫咱們退，剩一個光桿也得拚！

葉：對了，黃勝的話對，上邊的命令叫咱們死守，就得死守，再說，這道防綫要叫日本鬼子衝破，咱們

。後邊的弟兄就太吃虧了。

劉：可是，咱們一班的弟兄就只剩下……

黃：你看，你那個娘們樣子，又要哭啦，咱們這一班弟兄就只剩下咱們三個人了，是吧？嘩，你再死了

……，就剩下我和班長兩個人，也得守下去。

劉：子彈不多啦！

黃：子彈不多啦，還是得守啊！子彈沒了，還有手榴彈，手榴彈沒了，還有槍把子，槍把子沒了，還有

手哪，手沒了，還有大牙呀，大牙沒了，還是得守！

葉：對，咱們要死守，絕不能叫敵人衝破了我們這道防綫，咱們要對得起上邊，要對得起國家，要對起

自己！

黃：我說，班長，你到底還有多少？

葉：什麼？

黃：子彈。

葉：也不多了，不要緊，反正，死拚到底！

黃：好班長，你有種，這話真够味，正說得我心坎里邊去，反正，咱們是「不成功，就成死！」

葉：「不成功，就成仁！」

黃：他媽的，嘻嘻嘻嘻，我說溜了嘴，「不成功，就成仁，」我說了「不成功，就成死！」

劉：我看你找死。

黃：媽的，小舅子，外國雞，我揍死你。

劉：黃勝，別吊兒郎當，守住，別讓日本鬼子偷着摸過來。

黃：沒關係，我這個神槍手，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葉：別大意，日本鬼子狡猾得很，多提防着。

黃：班長，你放心，一到夜晚，他媽鬼子就沒勁啦，非等到明兒天亮，不動手。

葉：唔，咱們要是能守到天亮，上邊一定會派人來接防的。

黃：就是不派人來，咱們一定要想法子守下去。班長，我老這麼說，後方老百姓對咱們這麼好，什麼慰

勞品，犒賞金呀、什麼，什麼還有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呀，這個呀，那個呀，都是爲咱們打算，咱們在前方再不拚命，真是太沒良心啦！

葉：那不用你說，咱們既是吃國家的糧，就得替國家賣力氣，喂！（一下子神色緊張了，指着窗外遠處——）你看，那是不是個人腦袋？

黃：講我這個神槍手來看看，劉虎，你來守住這兒。（劉虎仍回伏到原處，黃勝至窗邊——）葉：是嗎？

黃：看不大清楚，怎麼，天暗起來了，星星也沒有，

（這時候天色變了，濃黑的雲彩佈了天，雖說在雲堆隙裏還有兩顆星子閃爍，但一下子也被雲吞沒了。起了風。屋子里的人感覺有點寒意。）

劉：班長，天要下雨。

黃：下雨更好，就着雨，咱們衝過去，放不了毒氣。

劉：有點冷。

黃：媽的，你的事情真多，我脫給你一件穿，（說着就要脫衣裳。）

劉：我不要，不要，我是說，幾天沒吃飯，肚子空，容易覺着冷。

黃：嘿，請你這麼一說，我也有點冷了。真的，班長，咱們好幾天沒吃，沒睡了，怎麼不覺得什麼呢？

媽的，請劉虎這麼一說，倒壞了，你聽，我的肚子叫喚起來了。

葉：要是明兒一天亮，有隊伍來接防，伙夫就送飯來了。

黃：那靠不住，我的肚子一叫喚，就非得馬上吃不行，班長，我爬過去摸些日本罐頭來吃好吧？

葉：吃的倒不要緊，我去摸些手榴彈來用倒是真的。

黃：好，我去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

黃：不好，你看咱們一班弟兄只剩下三個人了，你再去我死，這兒還怎麼守呢？

黃：他媽的，你竟指望着我早死。

劉：你過去摸，還不是兇多吉少嗎？

黃：誰說的，你還不知道老子的本事哪，老子摸日本鬼這不是第一回了，先幾年「一二八」在上海，成

天摸，摸過香烟手錶，罐頭，還有日本娘們的橡皮，金戒指……

劉：不好，不好，你別去，一會兒就天亮哪，你看，天快要下雨了。班長，別叫他去。

黃：不要緊，過去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用也好，咱們的子彈不多了，不得不撈些來用。

劉：班長，我們寧可往後退一步，也別白白去送死。黃勝，你別去。
劉：什麼，往後退一步？真是他媽的，亡國奴！

葉：黃勝。

葉：有。

葉：你來把着這機關槍，我去摸。

葉：那不行，班長，你不能去，我去吧。（說着就想走。）

葉：黃勝，你聽我的話，還是讓我我去，你太心粗。你守在這兒吧。（拉黃勝過來，把你着機關槍。）

黃：（不太願意——）班長，那可不，還是讓我我去吧，這回，我心不粗。

葉：黃勝，咱們老弟了，你聽我的話，讓我我去。（說着要準備走——）把你的手溜彈給我。

黃：班長，我黃勝跟着你七八年了，總算够個朋友吧，今天到這個時候了，你還這麼看不起我，我心里怪難受。

葉：黃勝，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班長，到弟兄共甘苦的時候，我應該更賣力氣，不能讓弟兄們笑我，看不起我，我要做個班長的樣子給弟兄們看看。

黃：班長你人好，心好，弟兄們都知道，可是，這一回你就叫我黃勝去，班長，你等着吃罐頭吧，叫黃勝敬你。

葉：黃勝，今天你怎麼這樣蠻扭，還是讓我我去，快把手溜彈拿給我。

劉：班長，我看，還是都別去吧，天下雨。

(風漸大，雨點。嘩。嘩。嘩。地打在牆窗上，窗上，門上，他們三個人的鋼盔上，)

黃：班長，你就答應我吧，就着大雨點子好爬過去。

葉：黃勝，我跟你彀扭，我們倆拈鬮，誰贏誰去。(說着就抓起兩根草在手邊，示給黃勝看)

黃：班長，你也太彀扭了，你就叫我去，不是算了嗎。

葉：少廢話，你先拈吧。

黃：(無可奈何，要抽，可是，又停下！)我不抽，不抽，抽不到，多難受，你還是叫我去吧。

葉：黃勝，你要再扭，我發脾氣啦。

黃：好，好，我拈，我……(要拈！)可是，班長，長的去？短的去？

葉：短的去。

黃：好。來吧。老天爺，你要有眼睛，叫我黃勝露臉啊，我舍你姐姐的。(閉着眼，拈出一根來，正想

比較，外邊「拍」「拍」槍響起來，子彈滿屋亂飛，劉虎也放了幾槍，葉鈞與黃勝急忙躲閃開，葉

鈞還是握着機關槍，黃勝攏住槍伏在劉虎的身邊。雨更大，外邊槍更響！)

黃：(大聲地！)瞄準了敵人再放槍，省着子彈！

葉：睜得睜(說着「拍」打了一槍，遠處狂叫一聲！)還有十九顆子彈。(忽然，他像望見了什麼，

緊張地跑到窗邊去！)班長，你躲開。

葉：幹什麼？

黃：那個黑腦袋爬近了，媽的，等着他。(把槍瞄的挺準。)

葉：拿槍來，這個我幹掉。

黃：你要讓我摸，我就給你幹。

葉：你輸了，你抽了長的。（出示留在手邊的那根短草。）

黃：不，是短的，

葉：拿來看。

葉：丟了。來，班長，那傢伙更爬近了，快幹。（把槍給葉鈞，葉鈞持槍隨準，黃勝在一邊——）班長

，等一會兒，可得讓我摸啊。

葉：（沒理他，「拍」放了一槍，之後，笑了——）打的準不準？

黃：唔，還有十八顆子彈，劉虎還比我多一顆。

劉：（也正好放了一槍，他苦笑——）

黃：這回你們兩個一樣，都是十八顆。

劉：不，剛才我放了三槍，還有十五顆。

黃：嘿，還沒有我多。

（槍停下來，雨也小了。三個人沉默了一會兒。——）

葉：媽的，日本鬼，也想摸咱們。

黃：班長，你叫我去摸鬼子。

葉：這傢伙，真無賴。好，你去吧。

黃：真的，嘿，班長，敬禮請（學手敬禮）。

葉：小心點，別他媽夠一去不回來。

黃：向來。你們倆就等着吃日本罐頭吧。

葉：多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

黃：沒錯，你們就等吧。（準備着走。）

葉：放心，老子準備抱着罐頭回來。

黃：準備着，把身子裏裝得十分輕便。之後，把十八顆子彈，先向葉鈞——（班長，我還有十八顆

子彈，你跟劉虎一人九顆，我帶着這兩個手榴彈。噢，槍放在這兒。（把槍靠放在牆壁上。）

葉：你先留着，我這兒還有一點。

黃：你拿着吧。等回頭我摸來日本造的手榴彈，你再給我。

葉：好，你多當心。（接過子彈來，十分親愛的拍着黃勝的肩，黃勝受着這熱情的撫慰，不禁掉下兩顆

淚珠子）怎麼，黃勝，你哭啦，怕死？那讓我去。

黃：（急了）不，不，不，那個狗養的才怕死，我是覺得……覺得……

葉：覺得怎麼樣？

黃：班長，你那麼一拍我肩膀，我心里就有說不出一股子勁，好難受。

葉：算了吧，那麼大年紀啦，還哭哪。

黃：竊的，多天歲啦，還沒有老婆呢。

葉：把日本鬼子打跑，我給你娶個東洋老婆。

黃：別拿我取樂吧。喂，劉虎，這八顆你拿着。

劉：我不要，你留着吧。

黃：你不要，看不起我黃勝？不够朋友？

劉：看得你起，我佩服你。

黃：得啦，別肉麻，你快拿着吧。

葉：劉虎，你就拿着。

劉：不，黃勝，你還是帶他去，手榴彈用完了，你還可以拿槍。

黃：（他又感動了——）劉虎，你是好小子，有良心，够朋友。就是太秀。可是，不要緊，你慢慢會好

的，我頭一回上戰場也跟你一樣，心里老嘖嘖，天天老靜，你卻能安心里放開一點，就怕……

劉：我不怕，不怕……

黃：那還是好小子。噯，這八顆子彈你收起來。

劉：我不要，不要，你帶着去用吧。

葉：劉虎，你拿着吧，他帶着沒用，摸日本鬼子只要手榴彈，不要鎗。

黃：對了，你見識，見識。摸鬼子只帶着手榴彈就行了，鎗上就這麼「轟」一下子。他做個魏孝榴彈

的樣子。並交子彈與劉虎。）

葉：快去吧，快去，快回來。

黃：好，我就去，你們等着我啊。（他爬伏到門邊，剛要露出臉袋去，外邊「拍」一槍，黃勝急忙停住不動，子彈從他的頭頂上飛過去——）

劉：黃勝，你看，這多險。

黃：這算個雞巴。（又往外爬）

葉：（一把抓住黃勝——）黃勝，你要是回不來……

黃：我要是不回來……班長，要是我回不來，你們儘可別難過，我死就死啦，反正，是爲了國家……

劉：你快去吧，你要不去，我去。（又想走）

黃：不，不，我就走，我是叫劉虎這小子一說……好，我走啦（爬着走，又停下——）啞，天晴啦。（再瞧。不見了——）

劉：（向着外邊——）黃勝，我等着你。

黃：（在外邊——）好，你等着吧。回頭見。

葉：（向窗外注視着，等黃勝爬到窗底下——）黃勝，小心。多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

黃：知道。（「拍」外邊一聲槍響，屋內劉虎大驚——）

劉：（向外邊——）黃勝！黃勝！壞了！班長，黃勝中了一槍！

葉：（也急忙向窗外——）黃勝！黃勝！

黃：（在外邊，小聲的——）幹什麼？不要緊，子彈從腦袋上飛過去啦。

劉：你回來，黃勝！

葉：黃勝，停一下再爬。

黃：（在外邊——）不要緊。

葉：（望着窗外的黃勝，好久——）劉虎，你還看的見黃勝嗎？

劉：看不見了。

葉：（向外小聲地）——黃——勝！黃——勝！（外邊沒答理——）爬遠了，這小子真有種。噢！怎麼

，雨不下了，天晴啦！

（這時分，天色又晴朗了，星星又笑在小樹的梢頭上。）

劉：星星又出來了。

葉：媽的，風也停了，劉虎小心日本鬼子放毒氣啊！

劉：毒氣？

葉：唔。

葉：班長，要是黃勝回不來，我們兩個怎麼辦？

葉：守！死也得守！

劉：可是，班長，我們兩個，子彈又不多，怎麼守得住呢？

葉：不要緊，只要死守，日本鬼子不敢過來，他們丟得很，不知道咱們這邊有多少人。

劉：日本鬼子一衝鋒，咱們不是就糟了嗎？

最後一個手榴彈

七〇

葉：只要日本鬼子不放毒氣，簡鋒不怕它。有我這挺輕機關槍，叫它來幾個死幾個！

劉：子彈不多哪。

葉：省着用好了，等黃勝摸來日本造的手榴彈，咱們就可以湊合着守到天亮。

劉：（忽然看見了什麼似的——）班長，你看！那不是一個黑腦袋？

葉：（馬上也注視着外邊——）瞄準了，再放槍，那邊也有個黑腦袋，媽的！（急忙取過黃勝的那支槍

……，裝妥子彈，瞄準。稍停，一拍，一槍，接着劉虎也一拍，一拍——）

劉：班長……

葉：劉虎，把穩，別慌，這大概日本鬼子想來摸咱們。

劉：（顫動着聲音——）班長，我的子彈更少啦！

葉：不要緊，等一會兒，黃勝就回來了。

（槍聲停了。沉寂鐵絲網那邊忽的有股子濃墨樣的煙霧飄過來。——）

劉：班長

葉：什麼？（他一直緊張地握住槍注視窗外的鬼子，沒回頭來。）

劉：班長，你看，那是……

（霧更近了。遠處忽然在煙霧里「轟」一下子，接着一團火光——）

葉：（仍沒回過頭來——）聽，劉虎，手榴彈響了，這一定是黃勝擲的。（煙霧飄進了土屋子，葉鈞忽

然感覺有點異樣，嗅了一下，急忙大聲地——）劉虎，帶口罩，毒氣！（他急忙帶上口罩。）

劉：（已經中了毒氣，昏沉沉地——）

葉：（更大聲地）——劉虎，口罩帶好了沒有？日本鬼子放毒氣了！（不聽見劉虎聲響，忙回過頭，見

劉虎倒在地上翻滾，急忙跑過去，抱着劉虎，大聲叫——劉虎！劉虎！——一面把口罩給劉虎帶上

。外邊槍又響，葉鈞大驚，忙放劉虎，跑到窗邊去。但不幸，——拍——一個子彈打中他的肩，——急臥

倒，忍着痛，但吃力地爬到機關槍那兒，握着機柄。外邊鬼子的槍聲，喊聲，大起。葉鈞沉着的咬

着牙齒，隱着兩隻大眼珠子望窗窗外邊。等鬼子衝殺聲，槍聲更近時，葉鈞才開動了機柄，一陣狠

命地掃射。外邊的鬼子被槍號叫。接着退走了。但正這時候，正門外邊的鐵絲網後頭又出現了幾個

鬼子，慢慢地接近土屋子，被剛轉來的劉虎看見——！）

劉：（大驚失色地——）班長！——（但外邊——拍——一槍，子彈打中了劉虎的胸，劉虎倒地——）

葉：（大驚，可是他不能放鬆窗邊的看守，只得喊着——）劉虎，打中了沒有？要緊嗎？

劉：（忍着痛，爬向葉鈞身邊去——）

葉：劉虎，不要緊嗎？沒打中吧？

劉：沒打中，不……不要緊……黃勝……（他將要爬到葉身邊時，氣絕了。）

葉：沒打中，那還好？心里別慌，別叫日本鬼子衝過來，看準了，黃勝就來了！

（這時候，門外鐵絲網後頭的鬼子更走近來，快到門邊，——轟——不知那兒來了手榴彈，鬼子被炸

斃。）

葉：劉虎，別慌，這是鬼子擲手榴彈了！

(靜。忽然黃勝在外邊——)

黃：(在外邊——)班長——班——長！

葉：(大喜——)劉虎，你聽，黃勝的聲音，他回來了！(急向窗外——)黃——勝——黃——勝——

……是你嗎？

黃：(他已經爬到了門邊，也中了毒氣——)班——長，是我，回來了！

葉：劉虎，劉虎！黃勝真的回來了！

黃：班長，我……我……我不行了，我……我中了鬼子的毒氣！

葉：真的？(走近黃勝身邊去抱着他——)

黃：真的……我剛爬到鬼子那邊去，就中了毒氣，我丟了一個手榴彈，幹掉幾個鬼子，就覺得不行了，

可是，我還摸來一個罐頭和兩個日本造的手榴彈！(出示罐頭和日本造的手榴彈。)

葉：真糟，劉虎也中了毒氣。可是不，他不要緊。

黃：不要緊，好！劉虎，劉虎！

葉：劉虎黃勝叫你哪！

黃：劉虎，你不要緊嗎？我可不行了……你是好人，好小子，跟着咱們的好班長守下去，守到天亮。噢

，這是日本罐頭，你打開，跟班長分着吃吧，吃飽了好多殺鬼子！

葉：(他接過罐頭來——)劉虎，你看，黃勝，真有種，說摸日本罐頭就真摸來了……

黃：噢，班長，我……我，我只摸了兩個日本造的手榴彈，剛才用了一個，這最後一個給……

葉：怎麼？剛才門外邊的手榴彈是你擲的？

黃：唔。我看見幾個鬼子想摸進來，我就「轟」一下子……

葉：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黃：呼氣很費勁，挺難過。班長……你跟劉虎守吧，守住了這陣地，才對得起弟兄們，才對得起國家……

葉：黃勝，你……（淚珠子掉在黃勝的臉上——）

黃：班長，你別難過，劉虎，劉虎！你把心放鬆，瞄準鬼子再放槍……你別恨我……我竟罵你，我是直桶子，有什麼說什麼……當兵頭一回上戰場，心裏都隔，都像你一樣……（忽然看到葉鈞的傷——）班長，怎麼？你受傷了？

葉：我不要緊。

黃：不要緊嗎？好，你有種，你是好班長，我……我不行了……

葉：黃勝，你還有什麼話留下沒有？

黃：沒有。他媽的，日本鬼子放毒氣，我恨死了！這個仇，班長，你給我報！我……我……班長，我家裏還有一個寡婦姐姐，你派人給她帶個信，說我完啦，等幾十年之後，我再投生一條好漢子，再來孝敬她吧……你找個人勸勸她，叫他再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嫁了就算啦，要不，糟踢在日本鬼子手裏……（氣絕。）

葉：（非常感傷地——）劉虎，黃勝死——了！

葉·劉虎，劉虎？鬼子衝鋒了，把糧！萬不能叫鬼子衝過來！劉虎！劉虎！瞄準了，再放槍！（外邊鬼

子的喊殺聲，槍聲像海濤樣的滾過來。葉鈞又開動機關槍掃射。——）劉虎！別慌！省着子彈！但一下子，他發覺機關槍的子彈沒有了，就急抓起黃勝遺留下的步槍，但，機空齊槍聲。又急向劉虎——）劉虎！你還有多少子彈？劉虎？劉——虎！（跑到劉虎身邊去，一下子看到劉虎胸上的血，大驚——）啊！劉虎！你……（你時節，外邊的鬼子更逼近土屋子了，葉鈞念起劉虎的槍，可是，子彈也早就沒有了。還未拿起黃勝臨死前交給他的最後一個日本造的榴彈——）好，這是最後一個手榴彈——！（外邊，遠處，響起了我們隊伍的衝鋒號，葉鈞狂喜得跳到門邊去，向着外邊，瘋狂地——弟兄們！衝過來呀！我守這兒哪！（忽然一拍——一槍，葉鈞中槍倒地。）

（土屋子外邊，早經被鬼子圍得水洩不通。鬼子的語聲，腳步聲到了門邊和窗外，葉鈞慢慢地忍着痛苦，爬起來，到門邊——）弟兄們，我守這兒！衝過來！（說着他舉起手榴彈，用牙齒咬開了保險帽，就高高地在土屋子裏擲下去，「轟——」土屋子倒塌了。外邊鬼子的悲慘地號叫，葉鈞光榮的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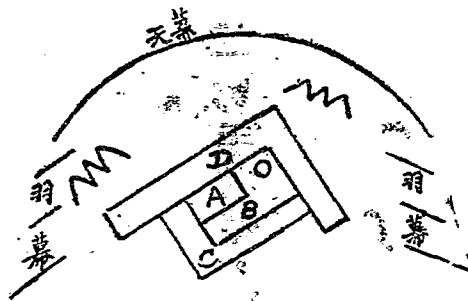
外邊，我們的衝鋒號更近，更響，殺聲，喊聲，槍聲震破了大地似的衝過來。（時，天色正黎明，晶紅的太陽要高升。）

——幕落

完稿在曲江

最後一夥手溜彈，演出說明

(景外) 面台舞



○機關槍

~鐵絲網(遠)

A・最高台階

B・次高台階

C・最下台階

D・ABC之外圍、較A大高

一、
這個戲在士兵們的面前很可以收到巨大的效果，但如果以為劇名的「最後」兩個字的寓意不妥，可以改作「扔出」那麼就成了「扔出手榴彈」，意思可以積極一點。

二、
這個戲的佈景，在舞台上絕不可能遵照劇作者的原意佈置起來，因為一般的舞台條件是不許可那樣的。以這樣一個有力量的劇本，一定要配合一個有力量的舞台裝置，而要求得「有力」的表現，應該絕對適合表演的便利，抓住劇本的主題適如其分的表現出戰爭的意味。如前面所利出的一幅舞台面設計，完全利用台階代表了沙袋，堆積成一個積體，在黑暗的天幕之下，台的左方穿插深色的軟幕條燈光照射顯出遠處的鐵絲網，台的左方作為敵來的通路，這樣像是完全形成了一個外景了。但是依圖佈置容易，且可顯得獨具一格，幫助表現，產出欲得的力量。

三、
這個戲的演出成功與否，依賴着後台音響（效果）的關係很大，過去自有很多的劇團，演出戰鬥劇忽落了效果，舞台上音響錯亂嘈雜，顯得一片竹板敲擊聲，反而掩蓋了台詞的音量，給與觀眾非常刺耳，像這種演出總是失敗的。排演這個劇務須多多排練音響，頂好效果的人員，時常不離排演，並精究確。

最後一個手榴彈

七六

當的槍彈聲，求其不但真像，而且快慢遠近，始止的時間，槍烟的發出，沙土的飛揚，火光的速度都是這個戲效果的命脈，必使其確到好處。

四、

這個戲是需要舞台上雨的，可用機關吊兩個噴水壺，到時運用，雨要下得大，愈增加戲劇的力量。

五、

在敵軍最後撲摸時，要加衝鋒的喊叫聲，扔出最後的手榴彈時宜用松香粉放出火光以作彈炸時的光輝，火光愈大愈增加扔出手榴彈的力量，因為這個劇本的題意，即在「扔出手榴彈」。

六、

敵方向這面射擊時，效果人員應隨聲將沙土撒入，以為表示，並顯緊張。

七、

黃勝和班長爭論，各要往敵陣摸手榴彈去，他們一直相持到下大雨，再而拈鬚，這段戲是很緊張的，速度要快，但到了發現下雨時，應突然停頓了看雨。（也是讓觀眾去看雨因為觀眾看雨了會不看戲的

，六七秒種後再發言，兩人的話都應互相緊接。

八、

劇本的末尾——黃勝入場，台詞有些囉嗦，導演人按必要盡量刪去。

九、

中毒氣的那一場，劉虎的表情很難，導演人須加意排練，毒氣可用香烟由效果人噴吐。

十、

最後我軍增援反攻的效果，不可忽視，應做成排山倒海之勢，象徵勝利必屬於我。

十一、

利用前面刊登的舞台面排演，不要使演員經常越出台沿（積體）三尺之外，尤須注意各演員形成之畫面之美。

十二、

如與其他獨幕劇配演，宜放於最後演出切不可放在頭一齣。

最後一握手瀝彈

七八

水車轉了 (一名水碾下)

趙朔

第一幕 劇

副題：靜靜的修河

時：初夏
地：戰區。

人：石先生——小地主，郎中。(四十八歲。)

羅頭士——石先生的老長工。(五十歲。)

小雲——石先生的女兒。(十七歲。)

蕭其貴——劣紳，石先生的親家。(五十餘歲。)

蕭幼貴——縣城維持會委員，小雲的未婚夫。(三十歲。)

夫 昭——青年農民。(二十餘歲。)

長庚子——縣城里逃來的飯店伙計。(三十歲。)

劉三——青年農民。(二十餘歲。)

長耿子媽——老態龍鍾的老婦人。(六十餘歲。)

劉三嫂——青年農婦。(二十餘歲。)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水車轉了

六〇

草頭神——一個怪誕的巫者。

吹手——一人。

日軍官——二人。

日兵——數人。

農民——若干。

景：水碓下——一輪龐大的水車，緊傍着茅屋，高架在半空。一堵殘缺的土牆接着河岸，支架着通至田間的水管。從土牆前的坡緩爬上去，可以仰觀氣象，俯察流水，從土牆中的門洞望出去，可以看見蜿蜒的河岸和起伏的山峯，下河去的石板路和通至縣城去的山道。茅屋前，有一個傾圮的碼頭，茅屋週遭和土牆脚下有着不少亂石，給人們納涼休息。這是一個饒有情趣的地方。同時還帶有幾分崇高莊嚴的意味。因為水車的巨輪，總是蒼勁而雄偉地屹立着。

（開幕——五月的太陽，爽朗地照在午後的晴空，靜靜的河流，伴着靜靜的水車，幾乎一絲兒也沒有聲息地，沉寂着。羅頭，五十餘歲的老伙計，披着一件短布衫，只套了一隻袖子，坐在水碓屋前的石頭上，正在點着火柴，烘一張膏藥。他頭上的短髮，差不多大半都白了，可是他豐潤的面頰和堅實的胳膊，却依然不弱似一個年輕力壯的少年人。他烘好了膏藥，就一下子貼在肋骨上，大概是燒得太燙了，又忍不住連忙拿起芭蕉扇子來向貼膏藥的地方扇個不止。這時石先生穿着短衫褲，臂灣裏掛着一把洋傘，提着小小的藤包上場了。他的二道毛前的禿額亮着光，笑對羅頭，顯得無限親密。）

石先生：羅頭，恁好一點嗎？

羅頭：好一點了，也壞一點了石先生。

石：噢！他媽……這怎麼說呢？人家出去看病剛回來，特爲地跑過來瞧瞧你，要不好，還要給你重攤

一張膏藥哩，怎麼竟愛理不理的？

羅：啊，骨頭疼是好一點了，可是心裏焦，頭都等大了！瞧瞧這地方，靜悄悄地，簡直像死去了一樣，

水車不轉了，水確不響了，他媽的，連河水都不流了，教我儘待在這兒尋糧食，怎麼待得下去呀！

石：河水都不流了！噯，這不是在流着嗎？

羅：還好跟往日比啊！往日水塌沒給鬼子拆掉，水流起來多够勁！現在這樣慢斯慢理地，還不跟一江死

水差不多，要不這水車會不轉了！

石：你也別心焦了，總算運氣，祇吃了日本人一拳頭，像劉老三呢，那傢伙靈個強，教日本兵重重的打

了兩槍托，還不是一樣的「癩子吃黃連說不出苦」！我給他配藥敷攤膏藥貼到現在，連路還不能走

哩！

羅：那天要不是因爲我上了點年紀，怕出岔子，害了大家，我偏不給他拆，爲什麼我們西坑莊戶已造的

爛要反過來爲他拆掉呢，把盪好的水力分散了，水車不轉，穀子不春，眼看着田裏的禾乾死了，讓

他們過汽划子打我們中國？

石：唉，就是這個朝代嘛，有什麼說的。

羅：媽的坏兒，鬼朝代！

水車轉了

八二

（大順挑着滿滿地一担水，從土牆門漸後的石級那邊上。）

石：大順，挑水呵！

大順：（停下）是的，石先生，沒水吃啊！裏邊塘里的水都車到田裏給太陽曬乾了，這水車再不車水，

天再不下雨，今年的稻子準沒有指望！

石：原是呀，簡直不是朝代！

大順：石先生，你的田裏怎麼樣啊！

石：還不是一樣？三天不下雨準乾死！今天幾日了？

大順：十四。

石：是初九拆的爛，（屈指一算）初九，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六天了。日本人答應一禮拜

准我們修壩，祇差一天，快了。

羅頭：不是今天還有六隻汽划子糊上去？我看就靠不住，你們聽，（說着就急急忙忙跨進茅屋檢出一把穀子），晒得挺乾的穀子，不春，擱在這兒，受潮發霉！依我是趁早挑回去的送進倉房完事。別再

打什麼如意算盤了。

石：（隨着羅頭）就是你一個人發急。

羅頭：就是你一個人穩坐釣魚台。

石：什麼？（也發急了）究竟是依你，還是依我？

大順：啊呀，別說了，幾十年的老東家，羅頭，少說兩句！

羅頭：不是我要發急呀，他媽的，日本鬼，平白無故的找麻煩，害得我們頭昏腦脹，簡直不對勁兒！他先生還敢答答地「急煞風遇到慢郎中」！我羅頭雖是您先生的伙計，可是至少要比您先生多吃幾年飯，多見一點世面……

大順：不說了，別說了，五十幾歲的人了，還這麼大火氣，石先生，不是聽說您的親家蕭老爺到城裏去了嗎？

石：是的，他是昨天清早去的，不知道怎麼還不回來。

大順：他是去找……？

石：找我女婿幼貴去的。幼貴因為縣商會的介紹，在維持會裏……聽……有幾個熟人，所以親家去，找他同日本人疏通疏通，說不定讓我們早點修場呢……這是爲了地方呀！

大順：哎！爲了地方，蕭老爺倒是挺熱心的。要是真的，讓我們修場那就好了。

羅頭：我看呀，嘎……（沉吟着。）

石：（連忙打斷）大順，你給我帶一張膏藥給劉三去。（取膏藥。）

羅頭：（自語）蕭其貴，這個「小氣鬼」啊，做不出甚麼大事情來！

石：（責備的）你說甚麼啊！

羅頭：我是說他做不出甚麼好事情來！

石：（向大順）這是雙料的跌打損傷膏藥，請你就帶給劉三去吧！教三嫂快給他貼上。

大順：是，石先生。（下。）

羅頭：他把一個錢看做水車一般大，他會輕易地給人好處啊……！

石：是的，你對。

羅頭：你不要以為他水確也有份，其實他才不在乎這個哩！今年輪到長庚子家收租，去年底他就下了本，把水確修理好了，反正動不了他小氣鬼一根汗毛，再說田里沒有水吧！第一個受罪的還是佃戶，他挺多橫心今年不收租，還不是一樣有吃有渴。

石：是的，你對。

羅頭：可是種田的就倒了楣了，你看西坑莊三十幾戶人家，有誰比他富足不担斤兩，就拿你石先生來說吧！你要一年不收穀子怎樣？他不在乎，可是他為甚麼這樣熱心呢！

石：是的，你對。

羅頭：他葫蘆裏的藥多得狠。

石：是的，葫蘆裏的藥多讓他夫多奸了，你也犯不着當我面來排他啊，什麼「小氣鬼」，「小氣鬼」的人家聽起來多別扭，我跟他他是兒女親家，不結親是兩家，結了親就是一家，你還是不是有尊倒我的台嗎？

羅頭：他本來是「小氣鬼」嘛，姓名是蕭其貴，人也是「小氣鬼」。不說別的吧，單拿上次小三姑娘定親來說，兩滿盤的官禮，只開發了六百錢的喜錢真寒酸！

石：嘻，你就記住這個天大的仇呵。哩：告訴你，羅頭，我石先生跟蕭大爺結門親，離不算高攀。也還不算低就，親家在地方上大小算是一個紳士；姑爺，在城裏也還小有名聲哩！

羅頭：不多心的話，幼貴這孩子的相貌，也并不像是有出息的。

石：……

羅頭：當初不知道你八字怎麼排的，就怕，唔！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了。

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不要說得太早了。

羅頭：是嘍！如今我們姑爺當起維持會的委員老爺來了，還了得，可是石先生俺羅頭跟你打賭了，蕭大爺父子倆個在修場這件事情上如果能幹出甚麼名堂來，唔！

石：怎麼樣？

羅頭：把我羅頭的名字倒過來寫。

（後台傳出小云的聲音，頭羅！唔……）

小云：（手裏提着飯籃上）爹，您回來了，頭羅！嘻嘻吃飯！

羅頭：（瞪着兩個大眼）爲什麼把我羅頭叫做頭羅！啊？

小云：唔，是你自己說的，「把我羅頭的名字倒過來寫」，「羅頭」兩個字倒過來，不就「頭羅」嗎？哈哈！

羅頭：哦，原來這樣，還沒過門哩，先幫你婆家說話了。

小云：什麼？

羅頭：你以爲——蕭大爺一定能够……

小云：爹，他說什麼呀！

水車轉了

八六

石：別聽他的瞎說。

羅頭：哎！說不得，說不得。

小云：死羅頭，不說要爛掉肚腸子的。

羅頭：還說哩，不害羞，你婆家的事，要你來問長道短的？

小云：有什麼問不得，蕭家的人不開蕭家的事。

羅：呵唷，可不得了，（稍停吃了兩口飯）小云，你可知道蕭大爺進城去了嗎？

云：知道怎麼樣？

羅：你看怎麼樣？有辦法嗎？

云：（搖了搖頭。）

羅：啊？

云：不知道。

羅：你看日本人會准我們修場嗎？

云：聽說日本人是蠻不講理的。

云：可是，蕭少爺當委員啦！

羅：別說了，幫日本人做事……

羅：喂，小云要有骨氣多了。

（後台傳出三嫂的聲音：石先生！）

云：劉三嫂，吃過飯了？

（劉三嫂拉着鞋底上）

三嫂：偏過了，云姑娘，石先生，謝謝您，教大順送來的膏藥。

石：嗯，這是雙料跌打損傷膏藥，貼了一定會好的，用過了藏起來，別丟了。

三嫂：是了，石先生，您這樣好心，真是難得，劉三聽說您在水碓下，特為教我過來謝謝您哩？

石：你叫他不要着急，歇幾天就好了。

三嫂：可是，田里既沒有水，又沒有人手，眼望着綠悠悠的稻，活活的乾死，這怎麼辦呢？剛才我看見

長庚子媽，也在那兒發愁呢，他兒子長庚子在城里開飯店，一直就沒有平安家信來，可憐那麼一把

年紀了，煩這煩那，整天拿眼淚泡飯過日子，姑娘，你怎麼沒有上山啊？

云：沒有。

三嫂：那天日本兵來的時候，我們本想上山去的，可是蕭大爺教不撤，他說日本人也是人，他也講理的，

總算大爺的話還有幾分數，果然沒有曬皂我們女人，可是劉三，哦，還有羅頭，不是終究叫鬼子打

傷了！（羅頭做了一個尷尬的表情）蕭大爺家的女眷，也只有在那天下午搬上山去了。

羅：這就叫「山西人拉胡琴，自願自」。

云：究竟鬼子總文明不到那兒去。

三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要不是我留着不走，劉三的傷也就沒人照顧了。

羅：昨！上次鬼子兵要緊趕路，所以總算沒有糟踏我們村子，以後就不能保險了！

石：不過，維持會有人總可以關顧些。

羅：算了吧！我們姑少爺要能出力也不會叫羅頭吃日本鬼子的虧，挨這一拳了。

石：你有什麼了不起？誰叫你不老實地順着日本兵的？

羅：算我王八蛋！

云：噢，長庚子來了！

三嫂：噢，真的？（搶到土牆門口去）我去告訴長庚子媽去！他媽正在惦念他呢！

（匆下。）

石：長庚子！

長庚子：（在後台）呀，石先生！（背着半袋麵粉，跳跳蹦蹦地上）啊呀！五月天的太陽，這麼辣呵！

石：是從城裏來嗎？

羅：一條小命沒送掉啊？

長庚子：這條命啊，差一點兒不是我的，羅頭！（看着他的光身子）你還是這麼結實，一條老黃牛！（

跟他露了露膀子。）

羅：一條老不死的老黃牛，發鬼子打傷了！

長庚子：什麼？這鬼也有鬼子？

羅：沒有，沒有，沒有，你坐一坐，歇一歇，喝碗茶再給你談。（進水碓倒茶下。）

長庚子：唉！這一會吃日本鬼子的虧可吃够了。

石：城裏怎麼樣？長庚子。

長庚子：啊！城裏啊，唉，教鬼子糟塌得夠哩。

羅：（提着個土壺，倒了一碗茶上）喝茶。

石：你沒有見蕭大爺嗎？

長庚子：蕭大爺？

羅：（輕聲）小氣鬼進城去了。

長庚子：沒有，（咽下一口茶）自從二月十三日鬼子兵進了城。

大家：……

（三嫂，帶着長庚子媽，一個老態龍鍾的婦人連連忙忙上。）

長庚媽：長庚子，長庚子！

長庚子：哎，媽。

長庚媽：呵，兒子，兒子，你回來了，阿彌陀佛，教我盼望死啦！店里怎麼樣？

長庚子：還店哩，什麼都完了。

長庚媽：什麼都完了嗎？呵呀？這是什麼劫數呀！城裏是城裏不太平，鄉下又鄉下不太平，把我氣死啦，你看莊上人老老小小，沒有一個不愁眉苦臉地，過得今天過不得明天，這是什麼鬼日子？這

是什麼？（提起那袋麵粉。）

長庚子：半袋乾面。

長庚媽：好，留着，留着，留到八月半做燒餅吃吧！唉，我還沒有告訴你哩，家里人口單，我這孤老婆子又不中用，只有望着太陽乾着急，你媳婦兒又上山去了。

長庚子：上山去了？

長庚媽：怕鬼子呀！弄得要車水沒有人，有人又車不到水，唉、我………不會說。

石：你就別說啦，兒子剛回來，你就嘮嘮叨叨一大串。

云：大媽到這兒來坐一坐吧！

石：長庚子，你談你的，日本兵進了城怎麼樣？

長庚子：日本兵一進城，就挨家挨戶的搜查，看到年紀輕的，碰到他不高興就說是便衣隊，殺！

三嫂：啊呀！碰他高興呀！

長庚子：嚶，要是女人呢，嘿，那就說不上來了。

云：要死，

長庚子：我親眼看見，十幾個女人，從十二三歲到五六十歲都有，被幾個日本兵一連串拉着往慰安所里送。

石：什麼叫慰安所？

長庚子：唉，反正還不是那句話。

長庚媽：這些狗娘養的！

長：你們聽聽！

長庚子：他們的大襟，都被鬼子用刺刀割掉！

石：嘔。

長庚子：露出兩個奶子來！

大家：該死，該死！

長庚子：我起先還敢在門縫里張哩，後來越看越不對勁了，街上盡打槍，我門口就倒了兩三個死屍！

石：後來呢？

長：後來啊，敲門了，我就趕緊爬上閣樓，氣兒也不透，鬼子啊，崩崩崩，不知用什麼東西，幾下子就

打開了門，一擁進來了，搜了一遍，看見沒有什麼，就望閣樓上打了三槍纔走。

長庚媽：啊呀！沒有打着吧！

三嫂：可了不得！

長：打着？要被打着還有這條命回來！總算我運氣高，沒挨着。可是我都不敢下樓了，整整兩天。

長庚媽：吃什麼呢？

長：乾麵條，到了第二天，我實在待不住了，我就輕輕地溜下閣樓，想燒點水喝喝，可是剛一下樓，嘿

，却巧又碰見了一個鬼子。

石：噢。

云：又碰上一個鬼子？

（劉三扶着大順一跛一跛地上。）

劉三：長庚子！

長：哦，劉三，你怎麼啦？

劉三：（一把抓住長庚子）大願告訴我說看見你回來了！

順：我在田裏鋤草，看見你背着一個洋綢袋遠遠的過來了，我就告訴劉三說，長庚子回來了，他一聽見就樂得什麼似的，硬要我扶着他來。

三嫂：你看這個性急呀！

長：他這是怎麼？

劉三：嗨，不提了，挨了日本鬼子兩槍托子。

羅頭：劉三等一會再說吧，先聽先他的。

劉三：好，先聽你的，他媽的，少上了又是鬼子欺侮人！

石：你說下去吧。

云：你剛才講又碰上一個鬼子——怎麼的。

長：他一看見我就把我抓起，給我看手勢啊！啊！要我抬東西去，他媽沒有辦法，就讓我去啦，這樣我就掛了一個符號，給鬼子做起伙子來了。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兩個肩膀都壓斷了，還要揀槍托子！

劉三：他媽的頭！

長：有的實在就不動打死了，也不中用的，就用刺刀通，我親眼看見通倒了七八個。

長庚媽：狗娘養的，怎麼菩薩不睜眼睛的啊！

石：不要囉嗦，聽……

長：有一天就是昨天傍晚啦，那個鬼子兵喝醉了酒，高興起來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豎起一個大拇指，意思說：「我很好！」啊：「啊！」教我出來玩玩再回去睡覺，我心裏想這一下子可有機會了，我就慢慢地走到城門口，裝做傻頭傻腦的樣子，走過那個鬼子的崗位，哎，他們并不攔阻我，我想這符號有了用處了，我就打完主義大模大樣地走進城，回到我的舖子裏去，從閣樓頂上摸出這半袋乾麵，又大模大樣走出城來，嘿，你說怎麼着？我剛走過那崗位，兩個鬼子就搗咕了幾句追來！這一下子，我可冷了半截，心裏想，我剛逃出虎口，難道還又被抓回去不成！不行，拔起腳來就跑。

石：你就這麼跑回來了。

長：不，他打槍，連發了兩響，在我身邊的嗖了一下，（一頓）沒有打中，我就連忙拐了一個灣，把乾麵往草窩一丟，就咕咚跳下水了，哈哈，他又向水裏打了一槍，大概還待了半天，看看沒有動靜，

……

大衆：呵……（鬆了一口氣。）

長：我在水裏悶了半個鐘頭，浮到對岸，伸出頭來一怎，他剛好一盞一盞地走回城去，我纔又浮回來，

找到這半袋乾麵。嘻嘻！嘻嘻！

鹽三：好，長庚子你有種。

劉頭：長庚子是我們西坑莊有名的混江龍嘛！

長：這也是命不該絕呵！

劉三：他媽的，祇有我們歪種聽憑鬼子來宰割。

長：你倒說一說着，鬼子來這兒怎麼了？

劉三：嘿！（捲捲袖子。）

羅頭：你瞧這水車吧！

長：不轉了！

劉三：日本鬼子要過汽艇划子。

羅頭：強迫我們把水壩拆掉了。

云：羅頭跟劉三就是教日本鬼子打傷的。

長：你也受傷了。

（羅頭摸一摸背藥。）

長庚媽：弄得連一滴水都沒有。

三嫂：看着田裏的禾活活乾死。

長庚媽：（捨着）我今年剛下了本，找人把轆修了三天，花了廿塊錢，還沒用了幾個耳，就教摔掉，田

裏田裏沒有水，水確又拆了。這日子教我怎麼過？

石：（把長庚一拉過去）你看，我的幾担穀，簡直都帶霉了。

羅頭：先生就教我在這兒看糧食死等。

長：等什麼？

羅頭：等日本大發慈悲，修場。

石：不是，是日本跟蕭大爺講好的，一禮拜之內一定讓我們修場，這不過是一時的軍事上的交通罷了。

長庚媽：可是今天已經六天了！

劉三：不是說今天早上還有汽划子過去嗎？

石：是啊，可是蕭大爺昨天就進城去呵！

長：蕭大爺進城就是爲的這個。

三嫂：長庚子你看蕭大爺這次進城跟日本人談得通嗎？

羅頭：（把長庚子拉過一邊）你知道幼貴當了維持會委員了！

長：不知道。

三嫂：啊，長庚子你說呀，談得通嗎？

長庚媽：談得通。

長：哼。日本人的事情恐怕靠不住。

長庚媽：（沉重地）這……這這怎麼辦呢？我的天！

長：（爬上土牆，俯視流水）他爲什麼一定要把場拆掉呢？本來留一個小口子不也可以將就行船嗎？

羅頭：跟上去）他說是上水船，不方便，其實是怕游擊隊一下子堵住口子，教他行不通。（接着二人私

語。）

順：石先生恐怕是：「水乾魚死，活不了命」。

石：我不信他們父子兩個就不能替地方上想個萬全之計來。

（台後傳出喇叭聲，由遠而近。）

云：噢！吹號（急步至土牆門口，看了一眼又縮回來）。

三嫂：（跟着也跑過去看）噢！

長：這不是肖大爺嗎？

三嫂：（意外活潑地拍手回來）蕭大爺回來！

（羅頭和長庚子在牆頭上意識地端詳着石先生，劉三，大順，連忙擁到門口去。）

三嫂：哈哈，小云怪不道你跑回來呢，你的公太爺來過，快去接，快去接。（推小云。）

云：鬧什麼呀？

（三嫂拉小云再擠到後面提起腳來張望着。）

長庚媽：（落在後面）怎麼蕭大爺封了官了嗎？啊？

石：一個吹手。

劉三：還有一個拿香燭的！

順：石先生手裏還拿着一樣什麼東西。

三嫂：大順，讓我看看。

羅頭：噢！他媽的又搞什麼鬼啊？

石：（大聲）親家。

三嫂：快點讓開，恐怕是送星宿的。

（小云還到水堆屋子門口，又想看又想縮進去。）

（蕭其貴，五十多歲的年紀，穿一件杭羅大褂，搖着黑紙扇，掛着洋傘，端着一碗浸着楊柳的水，顛巍巍地進場。他的一雙小眼睛和兩片老眉鬚，雖然是一其貌不揚，可是他的態度却顯得十分端莊而肅穆。他後面跟着草頭神，拿着點着的香和元化符咒之類，再後面眼着一個吹手，鼓着兩片嘴，極刺耳的噴吹看。）

石：親家（蕭其貴打了一躬）這是幹什麼？

蕭：別動！別動！

（草頭神看了看方向，找了一塊靠岸的石頭放下柱香，端過水碗，恭恭敬敬的擺在一齊，跪下來叩了一個頭，然後站起，抹一把臉，打一個呵欠，眼睛翻翻，打幾個嚏，再唸唸有辭，手舞足蹈一番，將元化點着，飛揚空中，於是端起水碗，用柳枝沾水，糊亂的洒了洒，再打幾個嚏，抹一抹臉，作一個揖，吹手也就不吹了，大家瞠目而視，莫明所以，只有長庚子跟羅頭，竊竊耳語，作冷笑狀。

草頭神：東海龍王有旨，三天之內，必有雨水，蕭大爺放心。

蕭：費心了，費心了！

草：這里還有張神符，是蕭公大帝神符。

水車轉了

九八

蕭：蕭公大帝？

草：對了，跟大爺本是一家，把他貼在水車上，可保「江湖順遂，水流平安」。

蕭：哦！

草：因為海龍王管水，這水車也是管水，是不是？所以，哈哈……

蕭：是的，哈哈！請到莊上坐坐吧！

草：不坐了，唵，這個……（蕭拿出張票子給草頭神）多謝蕭大爺。

蕭：不送不送！

（草頭神帶吹手下。）

蕭：（拿着神符冒失地）拿一點漿糊來。（見衆又改口）呵，你們都在這兒，好極了，好極了。

石：親家這次進城事情辦得還順手吧？

蕭：（指神符）這位草頭神倒是一個奇人，他不吃人間烟火，能知未來吉凶，求願得福，求事得事。

長庚媽：（驚歎地）哦。

蕭：尤其求雨，是一等拿手。

三嫂：真的嗎？

蕭：噯，他從省里逃難下來，才三個月，陳家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我打那兒經過特爲請他過來的。

（羅頭和長庚子冷笑。）

石：我是問親家這個水碓的事情。

蕭：他翻才不是說了嗎？三天之內必有雨水。

劉三：不是，我們要問的是不是修壩！

蕭：哦，這個，關於這個我已經見過，小兒跟日本司令吉田部長說了。

大家：怎麼說？

蕭：這個事情……據日本司令說……（吐了一口痰。）

大家：怎麼樣？

蕭：一時還……辦不到。

大家：辦不到？

石：他不是答應一禮拜修壩的嗎？

長庚媽：他這讓不讓我們活下去？你問他！

劉三：他媽的日本鬼子，給他拚了。

蕭：別忙啊，聽我說下去啊！

石：不要吵，聽蕭大爺說下去。

大頭：聽蕭大爺說。

蕭：他說皇軍光頭部隊的聯絡被中央軍切斷了，全靠這條河運輸接濟，所以在他早路交通沒有恢復之前，這個壩是萬萬修不得！

劉三：那我們就眼睜睜望着水乾禾死啦！

長庚媽：他就不叫咱們活！

蕭：噢，我剛才不是請了草頭神來了嗎？經他這一作法，三天之內，一定下雨。

長：（冷笑）哼，蕭大爺這個草頭神我認識他！

蕭：哦！哦！哦！你不是長庚子嗎？啊你回來了。

長：是的，蕭大爺，我六個月以前先走了，

蕭：你，你是在省里見過他的？

長：就在陳家村，他就從沒有進過省，也不叫什麼「草頭神」。

蕭：你認錯了人！

長：他叫吳曉三，開什麼鬼把戲！

蕭：我花錢請人來求雨，錯處？

長：他是個騙子，鴉片煙鬼，無賴漢，你以為我不知道他？

蕭：.....

（石先生把長庚子推到牆背後，大家議論紛紛有的也跟着走過去。）

石：親家，不要跟這種人較量，來，我們來談吧。

羅：（慎重的）石先生，你可不要身根子軟。（拉劉三一一把，一起走到牆背後去，蕭其實瞪他一眼。）

石：這件事情你親家看究竟怎麼辦？

蕭：祇有這麼辦，日本人的事情，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還沒有告訴你呢，日本人要派我們出來，組織西坑莊自治會，這是一個好差事，我跟老哥既然是兒女親家，當然要彼此關照，所以我已經把老哥的名字，介紹給吉田部隊長了。

石：（又驚又喜）哦！是這樣嗎？

蕭：他已經答應，就由我們倆人出面成立自治會，這樣保境安民，豈不是一舉兩得，老哥在地方上很能收買人心，所以這件事情還得請你多費點心。

石：這個事情我還要考慮考慮，目前這水確不說通，總……………

蕭：都不要放在心上，最多，我們秋收的時候，打一個七扣吧？佃戶總不藉此不繳租，從前佃戶抗租，我們還請軍隊來彈壓，現在有了日本人的靠山，還怕他們跑得了嗎？就是在這個上面吃點虧也無所謂，反正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別的地方多撈兩把不就成了嗎？哈！哈！……………

石：（尷尬地）嘻嘻——可是地方上的民心要不歸順，這事情總有些棘手，狗急了還跳牆呢，我看親家你還是三思而後行的好。

蕭：不要緊，城里有你女婿在，鄉下有我在，保管里里外外順順當當沒有問題，不過眼前要應付一樁公事。

（小云從水碓屋裏伸出半個身子來偷聽。）
就在三大之內交到五十担米，另外——
石：五十担米？

蕭：哎，今天先繳租十担，待一會兒，他們就派船來裝了。

石：另外？

蕭：還有十五個花姑娘。

石：（大驚）十五個花姑娘？這這叫到那兒去找呢？

蕭：米，還好辦，可以叫大家公攤一下，就是這十五個女人有點麻煩。

石：你在西坑莊上找一個花姑娘也沒有啊！

蕭：所謂花姑娘到不一定是當娘子的。

石：難道是良家婦女嗎？呵！這個是缺德的事情，可千萬作不得。

蕭：這有什麼辦法呢？要是到期繳不出，你我都得受處分，那怎麼担當得起？沒辦法，只有叫日本人自己來動手。

石：——

蕭：吓（小云聽了連忙偷偷地跑到牆背後去）不過這事可要守秘密，不能透露風聲。

石：親家，我勸你趕快「懸崖勒馬」，做不得，做不得。

蕭：事到如今退也退不掉了，你想，兒子在維持會裏當委員，當老子的連這事情都辦不了，這豈不叫你

女婿丟人嗎！（說着拿出一件公事來）你看，這是日本人的指令。

（石先生看公事，小云拉羅頭至土牆門口慌慌張張一五一十的訴說着，羅頭聽完跳上一塊崖石向牆大呼。）

羅：你們大家聽見了嗎？小氣鬼爲了討好日本鬼要陷害我們莊上的人，我們大家向他講理去。大家：向他講理去。

他媽的拼就拚了。（跟上。）

羅：小氣鬼，剛才你說什麼了？

蕭：（惶恐的）呵，沒有——沒有——說什麼呀。

石：羅頭，你你——

羅：沒說什麼？你叫我們莊上人孝敬日本鬼子五十担米，十五個女人。

蕭：啊！啊！啊！這簡直是神使鬼差——胡說。

羅：你問你兒媳婦。

長：小云你說！

蕭：啊啊啊——這簡直是豈有此理，親家，你說，你說——這這這這——

石：小云你瘋了？

蕭：我說了嗎？我說要莊上五十担米，十五個女人嗎？

云：（掙扎了片刻）哎！

羅：還有什麼說的？

長庚媽：把他女人，把他女兒，把他妹子，祖奶奶，送給日本人睡覺，你活了五十多歲啊

三嫂：怪不得他把自己家裏的人送到山裏去，教我們不撒呢？他就是這個鬼心眼兒。

藍三：他媽的漢奸，打死他！

石：好好，有話慢慢的講……

長：石先生，你應該說句公道話。

羅：他第一次帶日本鬼子的汽划子來，教我們拆塌，現在，又要教日本人來搶我們的糧食，要我們的女人，他是個罪魁。

石：這件事情，親家，你是做錯了。

蕭：我爲地方的安全，管了一點閒事，錯了？

石：可是你管出什麼名堂來呢？

蕭：我進城，也是你們要我去的。

石：我說你可以找幼書疏通日本人，早點修塌，可是沒有教你要糧食，要女人啊；

蕭：這不是我的真心。

石：可是想幹好差事，想措幾把，總是你說了？

蕭：（悲憤的）親家，想不到連你都來跟我作對了，幼書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你的女婿，你就是看不起我蕭某也得給留個情面呀，何必一定要弄得我下不了台呢？媳婦反對我，親家反對我，大家反對我，我錯了，我錯了，我不是人，好，（汽艇聲）日本人來了，我不管，看你們的好了。（返身急下。）

長：汽划子！

蕭：兀隻！

順：該是路過的吧？

蕭：不要作聲！

石：（慌忙的）來，幫我搬糧食搬走，快些挑走，快！（首先跑進水碓屋裏，大順跟進，三嫂小云也慌

亂地跟進，汽艇聲停了，石先生，和大順各自搬出一籮米來，三嫂和小云拾出去一籮米來）。

長：停了！

（羅頭石先生和大順又先後進屋）。

長：待我瞧瞧！（走出牆門又舉手遮目，後面緊跟着日本兵A B的槍刺，三嫂和小云縮在壁縫裏）。

日兵A：蕭其書在那裏？特務長在船上，教他來！

長：回莊上去了。

日兵B：（見米籮）哦，這不是嗎？（拾起一把米來，又跑進屋裏看看出來）唔，挑到船上去，這不是十

担嗎？怎麼？不聽見嗎？担担到船上去！

日兵A：（打長庚子一槍托）媽的齋豬！

日兵B：担！

（長庚子勉強整起繩索），（石先生和大順上）。

石：老總，這米是我的。

B：你的，也可以。

石：不是的，肖大爺他還沒有攤派哩！

B：管他攤派不攤派，担，（向羅頭）担，（拖大順）。

石：不，不，大順，你快去找肖大爺……

順：他……他不肯來呢？

石：不行，你無論如何得請他來！

A：八個，叫你担你就快担，（擡長庚子，又拖羅頭，羅頭不從，日兵A、B同拖毆打，羅頭摔倒，大順

乘隙下。）

石：老總請你等一等，馬上蕭大爺就來了。

A：（推開石）去你的。

B：你們要再不想，我打死你們！

（大順拉肖其責上。）

蕭：你不要拖我，不關我的事！

順：不能，肖大爺你一定要來一次……

A：是肖爺嗎？

蕭：（呲顏作笑）哦！是的，是的，歡迎！歡迎？

A：這個就是先繳十担？

蕭：（含糊的）嗯……

B：我們這個先裝妥，其餘的四十担，三天再來。

蕭：（失神的）哦……是了，是了。

B：走，快走。

（担米下。）

石：（急）肖大爺，你不能這樣欺負我！

蕭：（緩）我沒有欺負你，親家，你跟我一樣的倒霉，我也犯不着干預你的事。

石：（更急）可是你就讓他們含糊糊糊地運走了？

蕭：（更緩）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石心惶急，蕭幼貴引日軍官上，他那卑躬屈膝的樣子，遠甚其父。）

幼貴：這就是小地方，見笑得很！哈哈……

日軍官：很好，很好。

石：（如獲救星似的）幼貴——啊！女婿，你來得正好，這個無論如何得請你幫忙，不能叫我姓石的一

家吃虧！

幼：（不耐的）什麼？

石：這幾担穀跟幾担米？

幼：這算什麼？不怕日本老爺笑話！走開！特務長，我來給你介紹介紹，這位是家父，是西坑莊自治會

水車轉了

二〇八

正會長，這位是——（看了石先生一眼，大概是因爲印象不佳，有傷體面，轉話題）「是西坑莊的車水香米的水確，哈哈，這一位是大日本皇軍的特務長」山本先生。

日軍官：很好，這水車很好，很好！

（日兵B押大順長庚上，挑米復下。）

（小云在角落裏啜泣看。）

日軍官：啊！這是……

幼貴（見小云上前做溫存狀）小云哭什麼。

（小云把幼貴撇開不理會。）

日軍官：噢，很好，很好……

幼：（氣極）特務長，這是鄰人的未婚妻，請你包涵點兒，她還是個孩子呢？不僥事……

（連忙又將小云拉開。）

日軍官：未婚妻，哈哈，很好，很好，（見三嫂）噢！這個哪，介紹介紹——（說着就拉劉三嫂。）

三嫂……（掙扎狂呼）啊！

幼：（幫忙拉了一把）做什麼？特務長又不把你吃下去！

日軍官：嘻嘻，很好，很好，（拉三嫂下，劉三嫂上前解救，被日兵槍撈擊倒。日本兵揮大順、長庚子

上，日軍官扶三嫂與幼貴下，日兵A順手檢起長庚子的半袋乾麵粉。）

A：（向背）還有四十担米，還有十四個花姑娘！

B：限三天交齊。

（A，B，同下，衆驟然失知覺，稍傾。）

媽：（急追跳脚）我的乾麵，我的乾麵，天哪！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呀！（大哭。）

（去孩子氣的哭泣起來。）

（汽艇聲由近而遠，蕭其貴黯然移步欲圖走避，長庚子一把抓住他。）

劉：（突然跳起）逮住他！

石：還我糧食！

媽：（捉住他）還我乾麵！啊！（哭着）你這沒心肝的東西，都是你！都是你。

劉：（攔住他）還我女人！

石：（惡狠狠的）你們父子倆個串通起來——死不要臉！（哭。）

劉：還我女人！你媽的，還我女人，還我女人。

長：（捉住背的領子）走！

媽：（哭着）欺負我們老實人呵！——你說呀，你說呀！

（大家毆打起來。）

羅：慢着，我們把他帶到莊里去，把村上人都聚齊起來，大家來辦他！

大家：好！

宰了他！

羅：他媽的杯兒！漢奸，狐假虎威，要他不得好死，也讓大家知道，當漢奸的沒得好死。

劉：打死他這漢奸！

大家：走！（拖他。）

（鄉民齊火開聲上。）

羅：（掙扎）你們不能這樣！你們不能這樣！我兒子會對付你們的！！

長：滾他媽的蛋，走！

羅：小云拿繩子來。

（小云進水碓。）

蕭：（顛抖）親家，你不能這樣！親家你救救我。

石：我自作自受！

蕭：（乞憐地）你們不能這樣啊！天可憐見，我沒有居心陷害你們，我沒有，我沒有。

（小云拿繩子出。）

蕭：小云，你不能這樣，看在幼實份上，孩子。

云：滾你媽的蛋！

大家：把他捆起來！

劉：牽子他！（綁他）

蕭：啊！夫啊！（拚死命的掙扎終於掙脫大家的手掌）你們跟日本人算賬去，（狂奔至岸邊牆頭高處）

幼貴！（縱身跳入河中。）

（石先生及長庚子等追至高處默默地俯視，羅頭走下石級，少頃默然上！）

羅：（沉吟着）死了！——「找日本人算賬去」是他說的（稍頃）石先生我們只有一不作二不休，跟鬼

子拚下去了，請您說一句吧！

石：（無語）

長：石先生，你是我們西坑莊的老前輩，祇要你一句話，大家沒有不信服的，死鬼說得好「找日本鬼子算賬去」。

羅：我們不能再聽任鬼子來宰割了。

長：我們趕緊集合村子里的壯丁組織自衛隊，修水壩等着和鬼子拚。

羅：小氣鬼家裏有二條槍，先生家裏有一條槍，再加上矛子大刀片，我們就够幹的。

石：……

云：爹，你說話呀！

羅：老伙們，我們推石先生為頭，組織自衛隊搶修水壩保護西坑莊，和日本鬼子拚命好不好？

大家：好！

石：好！「推車頂到壁」不幹亦不成了，大順，你先去打起鑼來告訴大家蕭其貴勾結日本人為害地方，

已經教石某人殺死了，日本人不讓我們修壩還要我們的糧食，據我們的女人，她不讓我們活，我們

水車轉了

只有跟他拚，現在我們組織自衛隊搶修水壩，教日本汽車剎子行不通，教田裏的禾活轉來，願意的快拿起傢伙，來！快去！

（大顯下，鄉民多人亦下。）

石：羅頭，長庚子壩上的材料，木樁石子都在吧？

羅：都在那兒，早就預備好了。

石：你們先去把蕭其賞家裏的槍，和我的槍統拿出來！

羅：是！

長：是！

石：通知莊上的女人趕快收拾東西帶小孩子上山去！

羅：是！

長：是！

石：回來，回來，東嶽廟裏的那一門土砲想法子找人搬來，裝上火藥！

羅：是！他媽的。（下）

劉三：（一直呆在那里沒有發言）爲什麼不派我？我劉三教日本鬼子，欺侮够了，爲什麼不派我？

石：啊，你的腿不方便，劉三，

劉三：不，石先生，我的命都不要了，我要殺鬼子！我什麼都幹，羅頭他們忙不過來，我去找人抬砲去，我爬也得爬去！

石……（無可如何）好你去吧！劉三——這個仇我們總得報的，你好好兒走啊！（劉三跛下）小云你幫長庚子媽收拾收拾。

云：不，我要在這兒。

媽：我不要走，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孤老婆子了，還怕什麼？小云，你去，我給你們燒茶。

云：我不，我要幫他們修塌搬東西。

石：你是一個女孩子家。

（鑼聲響亮，拿着長矛農具的鄉民擁上，長庚子媽提茶壺下。）

石：把傢伙放在一邊，大家先下河修塌！啊，福生，你也來了，你這小孩子也來修築嗎？

福：小孩子，哼，你瞧！（脫去上衣，挺挺胸脯，做一個鬼臉，下）

（鄉民放下傢伙，脫去衣服，紛紛從牆背後的石級下，小云也捲起袖子，幫他們搬運大石，從門洞裏望出去，祇見木石在鄉民們手裏傳進飛舞，羅頭及長庚子持槍上。）

羅：槍來了，土砲由劉三找人搬去了，莊上人有許多不肯走，要幫助修塌，趁着日本人還沒來呢？幹嗎就走了？

媽就走了？

長：這是一支挺好的快槍，他媽的小氣鬼沒有福氣受用，留給咱們，哈哈，石先生給你！

石：好，我使這一條，

長：羅頭，下河去！

石：我也去（脫衣），

水車轉了

二四

羅：你是總指揮，你只要在上面司令部發號令好了。（自脫衣與長庚子同趨河下，）
長：喂！伙計們！看我混江龍來了，

人聲呵！——

哈哈！——

長庚子來一個鴨掬食！

（鑼聲響亮河上撥起粗壯的歌聲、打樁聲，木石仍然飛舞着。）

石：（站在河岸高處）大家手脚快呀，場修得快，禾活得快，鬼子完得快！

長庚子媽拉着茶壺捧了一大盞碗上，她看見石先生那樣神氣，聽着鄉民們的歌聲樂得什麼似的呆笑着，

媽：（手忙腳亂）喝茶，喝茶，（倒一杯還給石先生）你們喝茶啊！（向鄉民們。）

石：（呷了一口，遞還長庚子媽。）不要你忙，一大河的水喝不完的。

（長庚子媽端着碗笑着。）

（後台傳出汽艇聲，石先生登高眺望，在上游方面發現汽艇。）

石：（高呼）啊！兩支汽划子，大家快呀！上頭有日本汽划子回來了，擋住牠，別叫它進城去。

（後台傳出鑼聲，雲紫的喧聲。）

石：（後台）羅頭你帶一半人上來，準備接火！

羅：（在後台）噢！來了，來，你們幾個來拿起自己的傢伙來，

（羅頭赤膊淋淋地率鄉民數人上，拿起一件武器，鑼響響亮。）

云：給我一支梭標！

媽：給我一把鋤頭。

石：大家在岸上匍起來，不要亂動，聽我發放號令！

（汽艇聲漸近。）

羅：土砲來了嗎？

長：（赤膊趕上）石先生怎麼樣？

石：好了嗎？

長：快好了。

石：不要好，祇要堵起來，不要使它汽划子過。

長：是的，就堵起來了。

石：好！你做水里指揮，快去，快去。

羅：（焦急的）土炮怎麼還不來？

石：（慌亂的）是的，你做陸軍指揮，聽我司撥號令。

羅：什麼烏號令，媽的杯兒，土炮還不來。

（石先生愣了一愣，汽艇聲迫近。）

石：大家快呀！快呀！

水車轉了

一一六

(槍聲一響，鄉民A舉槍欲放，被羅頭止住。)

石：長庚子上來，鬼子到了。

(後台傳出敵聲槍聲，鑼聲響，長庚子率衆上，各持武器，分據岸邊石級碼頭埋伏，後台又傳出機槍聲。)

石：(大聲)開槍！

(衆開槍，有刀的提刀，有矛的執矛，作預備戰鬥的姿勢，羅頭獨據高處，舉槍射擊，槍聲大響。)

羅：老倭們！瞄準了打呀！只有兩隻汽划子，十來個日本鬼子兵，不要怕他，大家喊殺呀！

衆：殺啊！殺啊！

(劉三及大順二人「哼嚕」地抬土砲上。)

石：抬上去，抬上去，

(劉三及鄉民抬土砲上牆并裝塞火藥。)

羅：開砲！開砲！對準汽划子開砲！

(劉三等慌亂的搗塞着火藥。)

羅：開砲呀！他媽的杯兒，(突然他的腰間中了一槍，可是，「轟」的一聲砲響了水車也轉了。)

衆：啊！(放下武器大鼓掌。)

羅：哈哈——哈哈——(倒下)

石：(急上扶羅)羅頭！

羅：鬼子的汽船被打翻了，哈哈，衝下去呀！

長：衝下去，不怕死的跟我來呀！（一槍常先向碼頭下衝去！）

衆：呵！（鄉民數人持長矛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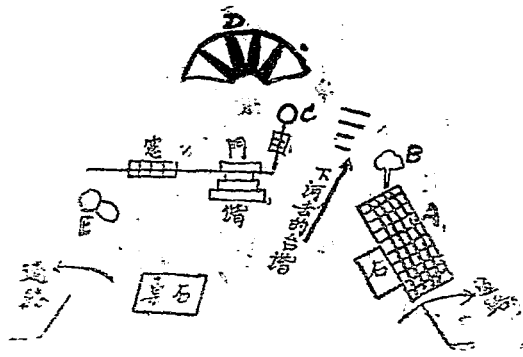
羅：哈哈！水車轉了！（羅頭倒在石先生懷中。）

.....(幕落).....

水
車
轉
了

一
一
八

水車轉了，演出說明



- A 矮牆。
- B 老樹，枝多向台右
- 空伸張
- D 小樹枝
- D 屋頂上半露着的半輪水車
- E 篋

一、

這個劇本不像一般的那樣庸俗。除了題材新穎之外，是到處結構了美麗動人的畫面，導演者在排演之初，應怎樣的克盡心力充份地去設計，佈施這畫面裏優美的動作！然而一般人並沒有注意到這點，僅僅潦草地設計了一張舞台面，裝上仍是平凡的聲音動作，在最短的期間裏急促的排演成功了。這無疑地，是失敗的，而且活活的糟塌了這個戲。

比諸一般的獨幕劇本，這個戲是較長的，也是較為難演的。設若以十天的功夫排練一般的獨幕劇，那必須就要十五天的時間來排練這個戲。要之，這個戲裏是沒有粗暴，沒有雜亂，也沒有一般演員用毫不化心血就可以對付過去的人物與動作，有的，都是細綫條的，規律的，而且人物又都是非常實在的。

二、

首先，必須設計一個非常優美的舞台面：一所石屋，一溜矮小的泥牆，一輪祇露半截的巨大水車，一株為並不甚微的風所吹動的大樹，一條通到那水車之母的大河之路，還有那遠天的雲霞，村煙，……許多，許多，但不要複雜，應該有條理的安排一個處所。除了為求畫面的優美，令人想像到中國古老樸實的農村產生出巨大的力。更應該為求動作的優美，像那石屋門口的石塔，屋旁矮牆的牆頭，都是大多數動作的依歸，當必然給與其適當的安排。

像平面圖上的設計，僅僅是個提一個示而已。立體的裝置，尙有待於裝飾者精心的設計。

三、

在裝飾上，這個戲似乎須要一個獨特的格式。

所謂格式的獨特，唯一的目的，在拋除「寫實」。台上絕不宜有一株真實的樹，反之用三夾板、或木條依藝術家的心，特製成一株像是很豪放擴張，老而益壯，又像是能產出無窮的力的一株樹，自比那真實的蒼鬆綠條毫無的樹好。那石屋格式，如果故意製作得稍為歪斜頂上再置一個煙筒像是更有意義一點，否則，化上很多的功夫，製成一個四四方方的屋子，雖然形像很真，又有什麼意味呢！

演員的服裝也同樣是如此，不要祇求真實表現得破破爛爛，反之要清清楚楚的，甚至運用紅黃藍白的幾種單純的原色來分配在各個演員的身上，在有效的燈光之下定是個美麗的集成，自然服裝的樣子也不能太游離的，總要表現出他們的身份。而燈光自己也依這個獨特格式的原則而配置放射的。化裝要清楚簡單更不能例外了。

四、

劇本內描寫日本兵未上場之先的民衆搶運糧食，一直到日本兵的上場搶糧人，最後農民搶修水壩，抵抗敵軍一直到敵人殲滅，水車也轉動了的時候。這一共兩大場是本劇最緊張的兩場，但後者較甚於前者。後者亦即全劇的目的懸念所在，所以後者是本劇的頂點。導演人應注意在頂點的一場，不致因人衆戲多，而使台上畫面紛亂，和情緒不清。同時處理前者的一場，既然那不是主要的緊張場面，像日本

兵的擄人搶米，未嘗不可以清描淡寫，以並不激烈的畫面而顯寓情調的苦悶，但在大眾事先急於搬米的那些情緒上，應該盡量使其急促，這不僅爲的是可以作爲後來民衆熱情動員的伏線，即在節奏的囉輯上是應當如此的。

五、

自動員民衆以至於戰爭。這一場在時間上被劇作者描寫得太快，這是劇作者寫作心情的急躁所致，由此產生出與劇的上半部情調風格的不和，導演者爲補救這一點，可在石先生吩咐去敲鑼集衆，拿槍，拾砲……之後，要小云避走，而小云不願意反而激烈地說：「我不，我要幫他們修壩搬東西！」說完後，將舞台燈光完全熄滅，這樣顯然地把劇的進展由此分成兩段，時間像是因此而隔離了若干時光，等燈光復明時，無疑地已在相當的時間以後了，這才有鄉民的集合，而不致爲觀衆感到勉強。再者，以這樣過於長的獨幕戲，以燈光將其分爲兩場。其他的意義上也是非常合宜的。

在燈光熄滅的時候，應讓觀衆聽到鑼聲，表示已在召集大眾了。廿秒鐘後鑼停，再五六秒鐘燈復明

六、

在修水壩的時候，大眾的心情是十二分興奮而熱烈的，這種高而快的節奏，應由導演人善爲利用。尤其注意的是長庚子媽的動作，應作爲滑稽的穿插以調劑空氣，——由此更顯得熱烈。

當他們發現兩隻汽划子載着敵兵來的時候，一半人上來迎敵，另一半人必須讓觀眾知道是仍在下面趕修水壩的。

迎敵之前的一刹那，除了遠處的鑼聲，台上的人應該有一個適當的時候歸於完全死寂，就此表現緊張，鎮靜，並且就此讓觀眾真的聽見敵人的汽划聲，和河下面緊急地修壩聲。這樣必須有近十秒鐘的時間，必要時還可以如此先後兩次。在石先生未發令「開槍」之前台上的動作總是外鬆內緊，速度是沉重緩慢。但當他們自衛的槍聲發作以後，速度急轉直下，應該是很快而緊的，這時的戰鬥場面，導演人更須注意到因此的槍聲效果，敵我遠近，要有深切的分別。

砲開了，是頂點的到臨時期，水車轉動了，大眾瘋狂了，是頂點成熟了。

水車的轉動，是由動而至快動，再而疾快，飛躍起水花，夾帶鄉民的歡笑、輪聲的巨響，鄉民們的一部，尤指着被殘的敵船，參差的立於土牆上河岸邊，下邊上來的人報告捷音……許多意味的畫面，組成一個終結的畫面，——導演人當審慎擺佈。

反 正

洗 羣

——獻給通州反正的弟兄們

地：通州

時：二十六年

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王金榜

趙班長

張柄奎

陳班長

梁命權

「人」——中央軍的代表

吳國勝

劉隊長

曾長勝

王隊長

李隊長

張大隊長

孫隊長

景：

偽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第一大隊隊本部第一隊隊長室是一間破舊的民房改成的。

幕開——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一三三

王金榜和張炳奎在擦着槍，姓張的很沉默，一聲也不響。姓王的，由於太興奮了，一邊擦着槍，嘴裏却在哼着他生平第一傑作定軍山：

榜……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助某黃忠成功勞，站立在營門，高聲叫，大小兒郎聽根苗，頭通鼓……

（外面遠遠有飛機的聲音，姓王的停了手中的工作，也住了他的好戲。）

榜（向張）喂，老張，是咱們的飛機嗎？

奎：咱們的？

榜：唔！

奎：是中央的飛機！

榜：嗚！中央的飛機還不就是咱們的飛機！

奎：混蛋！（並一定是罵他）咱們現在吃的那家的糧？

榜：殷汝耕，啊，殷長官的。

奎：殷汝耕做的是那一家官的？

榜：做的是……

奎：做的是？

榜……反正他總是中國人哪！

奎：他是中國人？

榜：可不是嗎！

奎：那麼，他爲甚麼要做日本人的官呢？

榜：……那，反正咱們總是中國人哪！

榜：你說你是中國人，可是人家都不把你當中國人啊！

榜：難道中央政府還不要咱們嗎？

奎：中央政府要你！！

榜：還不是？要我。

奎：要你的腦袋瓜子！

榜：幹嗎？

奎：你既是中國人，幹嗎你要打中國人呢？

榜：那是，那是日本人要咱打。

奎：那你爲甚麼要幫日本人打自己人呢？

榜：所以……

奎：所以？

榜：所以咱就……

奎：所以你就不是中國人了。

榜：所以咱就不打中國人了！

奎：所以你就……

榜：所以咱就擦槍。

奎：好了，小子，擦鎗吧，別「所以」了。

榜：對，趕快擦好槍，晚上就（做了一個殺人的姿勢）……哈哈……

（他們停止了談話，又繼續着擦槍，姓張還是一聲不響，姓王的又忍不住唱起來了！）

榜：頭通鼓，戰飯造。二通鼓，緊戰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個個俱有賞，退後項

上吃一刀，三軍與爺歸營號。……

奎：（已經擦好了）小子，別一通鼓二通鼓的了，我的槍已經擦好了。

榜：笑話，咱也擦好了，你瞧，雪亮亮的。（站起身來，拿起槍對着姓張的）小娃娃，看槍！

奎：去你媽的，別樂了。趕緊把屋子收拾一下，一會兒隊長們要來開會了。

（他們都放下了槍，一邊收拾着屋子。）

榜：我說，老張，老是開會有甚鳥用？

榜：你知道甚麼？各隊不事先聯絡，就靠咱們這一隊三百來個人，有屁用！

榜：第二隊第三隊不都打算動手嗎？

榜：你懂得屁！

榜：咱不懂屁，你懂屁，那末你也該告訴咱這個屁啊！

榜：好吧！小子，告訴你吧。今天晚上隊長們在這屋裏開會，就是商量這個。

榜：商量那個？

奎：真他媽的「狗寶」！那個？動手啊！

榜：隊長們先不是不贊成動手嗎？

奎：弟兄們要動手，他們敢怎麼樣？

榜：他們不會報告上去嗎？

奎：哼，他們要命不要？

榜：誰要他們的命？

奎：弟兄們！

榜：可是他們也怕上頭要他們的命啊！

奎：上頭？弟兄們動起手來，連上頭也保不定有命沒有，他們敢要誰的命！

榜：上頭有日本人幫忙，也不能太小看他們。

榜：日本人，哼，動起手來，先就得宰了那些鬼子！

奎：噯，對的，可不是，叫你這麼一說，咱就明白過來了……可是，就只咱們這三隊人嗎？

榜：呵，那就，那就有三千多人了。

奎：還不止呢。

榜：還不止？

奎：唔。

榜：（高興地）哈哈，我只知道今晚要動手，這些情形還沒聽說過。

奎：所以我說你懂得屁呵！

榜：你他媽的請過書，認過字，自然比咱懂得多，老子要「上幾年「孔子曰」「孟子曰」的，一樣也都懂了。

奎：去你媽的，誰叫你不睜幾年去！

榜：老子沒錢，陪他媽甚麼鳥？

奎：那不活該。

榜：糟蛋，你別拿架子，咱要生來有個好爸爸，唸上幾年洋書，咱還懶得當這份窮兵呢！

奎：那才怪，唸過書就不能當兵了？

榜：當然哪，起碼也撈一個官長幹幹。

奎：放屁，官長跟大兵不一樣嗎？

榜：當然不一樣呵！

奎：哼，你想錯了，小子，沒有士兵，官長有鳥的用？士兵不賣命，官長又有鳥的用？這一次咱們當弟

兄的要反正了，官長們能够怎麼樣？告訴你說，官長們錢是比咱們賺得多，道理是比咱們講得清，

上了操場，算是他們利害，說一誰也不敢；可是，上了戰場，嘿，就得數咱們的了！

榜：唔，你說的話倒有點道理。這一次要不是咱們當弟兄的不願意幹，官長們也許還得帶着日本鬼子賣

賣命，反正打勝了仗，他們每升官發財。

奎：可不是，他要錢不要臉，黑良心，咱們雖然職位低，可有的是天良，誰也不肯殺自己去向鬼子討好。

榜：真是，咱們這一夥兒兩三千弟兄，誰不恨死日本鬼子。況且咱們中國老老大的，他們日本算得甚麼！喂，老張，你說對不對？

（雖然已經是傍晚了，外邊却還有飛機聲在響着）

奎：喂，老王，出去看一看是那邊的飛機。

榜：用不着看，一定是中央的飛機。說真的，老子從前沒有聽過中央的飛機的。

奎：中央的飛機本來就沒有到這兒來過的。

榜：喝，今早咱可瞅着中央的飛機了，一共是六架。他媽的，真神氣，「噠噠噠」只在咱們頂上打旋，

咱心裏真痛快。

奎：誰心裏不痛快！

榜：真的，他媽的咱們好些個人仰着頭望了好半天，都直樂！咱們隊長也聽着頂高興的，也偷偷地笑。

後來大隊長來了咱們全嚇跑了。

奎：（因為王金榜粗魯，怕他壞事，極力想打發他出去）喂，你出去看看好不好。

榜：不，咱怕又碰見大隊長了。

奎：不會的，去看看吧。

榜：（覺得張炳奎是支使他走）喂，你幹嗎一定要我出去呢？

奎：沒有甚麼，我是叫你出去看看飛機。

榜：哼，老張，你一定又要搗甚麼鬼，怕咱瞧見了，直想打發咱走。

奎：胡說，我搞甚麼鬼？

榜：我說，老張，你太瞧不起咱了。咱王金榜雖然是個傻小子，可是，咱絕對不當漢奸的！

奎：（被他的話感動）好兄弟，你別誤會了，我沒有瞧不起你。

榜：那麼你爲甚麼老想着趕我出去呢？

奎：（逼得沒有法子，只好說了）老王，等會兒有一個人要來，我怕你性子急，弄壞了事，所以想叫你

避一避。

榜：呵，笑話，咱姓王的明白這些個，只要你吩咐咱怎麼做，咱要把事情弄壞了，瞧，這個腦袋交給你

，砍下來喂牲口去。

奎：（笑了）好吧，那麼勞你的駕。把這些傳單送到第二隊去交給鄭班長去吧，那兒離大隊長最近，可

要做得機密一點。（由衣袋裏拿出幾張傳單）

榜：甚麼傳單？

奎：你拿去好了。（遞給他）

榜：（接過傳單，一個字也不認識）喂，老張，這上邊說的甚麼。

奎：快送去吧！

榜：你唸給咱聽聽好不好？

奎：好吧！我唸一點給你聽聽。（搶過傳單）「……親愛的弟兄們……」
榜：這是稱呼誰的？

奎：稱呼咱們的。「咱們都是中國人，不能幫日本鬼子來殺自己人的。希望咱們今天晚上動起手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榜：呵，是中央發的傳單？

奎：是的，快去吧！

榜：好，我去。

（王金榜很高興地去了。張炳奎收拾桌面上的東西，也走進另外一間房裏去了。屋子裏沒有一個人。）

是傍晚，屋子裏光綫很暗，外邊偶而有一兩聲號兵練號的聲音。
靜，非常的寂靜。

過了一會，忽然通外邊的門慢慢地推開，伸進一個人頭來，四邊打量了一會兒。見沒有人，才慢慢地，輕輕地走了進來。

進來以後，他隨手就把門門上。證明這屋裏，確實沒有人了，他才小聲向另外一個門裏，喚着

「張炳奎，張炳奎！」

屋裏有人輕輕問着：

「誰，是誰呀？」

外邊的一個：

「是我。」

屋裏面的那一個：

「是藥金標？」

外邊這一個：

「是我。」

（張炳奎從裏邊出來了，四邊望了一望。）

奎：怎麼樣？來了嗎？

藥：來了。

奎：在那兒？

藥：陳班長領着他，一會兒就來。

奎：沒有人碰見吧？

藥：沒有。

奎：班長們呢？

藥：也就來了。呵，張炳奎，隊長剛出去嗎！

奎：剛點去。

藥：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奎：也許不會的。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奎：誰呀？

（外邊：「是我，趙得勝。」）

藥：呀，趙班長來了。

（藥過去開門讓得勝進來，隨手又把門門上）

趙：怎麼樣？

藥：馬上就來。

趙：隊長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奎：不會的。

趙：越快越好，我們馬上決定了就好散；不然讓隊長碰見了麻煩。

奎：對的。

藥：說老實話，來的這位先生也真胆大，一個人敢跑到我們這兒來。

奎：這還不是因為咱們事先約好了的。

趙：也難說，要給隊長碰見了，也得出岔！

藥：可不是，他……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奎：誰呀？

(外邊那個人：「是我。」)

趙：是陳班長。

奎：來了！

(張炳奎走過去打開門，先進來了一個。)

陳：沒人？

奎：沒人。

陳：(向門外)請進來吧。

(另外走進一個「人」來。張炳奎門上門。)

人：對不住，勞你們久等了。

趙：沒有甚麼。(向陳班長)這位是？

陳：這位就是。

趙：呵，好的。

人：前天晚上，陳同志到我們那兒接洽這件事，我們團長非常欽佩各位愛國的熱忱，特地派兄弟今天過

來具體地商量一下。

趙：是的，我們這邊已經沒有問題了。

奎：弟兄們的心都是一致的。

榜：隊長們呢？

藥：我們這一隊的李隊長還比較好辦，其餘的：……

趙：我想隊長們也不會有多大的問題的。

陳：他們當然有許多顧慮，可是弟兄們一條心地要動手，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人：總想個妥善的辦法。

趙：我可以代表我們這一隊的弟兄們說，只要約定時間，到時候決不會變卦。

人：也許隊長會制止你們發動的！

藥：那我們硬幹好了。

人：不，能軟化他們最好。

奎：我想，最妥當的辦法，是弟兄們再來一次請求。

藥：假使他們還是不答應呢？

趙：那我們再用硬的方法包圍他們。

陳：弄得不好咱們就宰了他們好了。

趙：那是最後一條路。

人：對，最好是先能用軟的方法。

陳：僅靠我們這一隊人不够呵！

人：唔，不夠的。

榜：第二隊也不成問題，他們早就想動手了。

藥：我看，不僥第二隊，我們這兒三大隊都不會成問題。

趙：對了。我們三大隊一共三千多弟兄，沒有一個不早就想動手的。

人：可是事前也得有聯絡才好。

藥：我們分頭去接洽好了。

趙：好的。

（外邊突然有很緊地敲門聲。那一位「人」很機警地往牆脚一閃。）

奎：（很不自然地）誰？

（外邊：「是我，快開！」）

趙：好像是王金榜。

（外邊：「快開！」）

藥：打開吧！

奎：打開？

（趙班長點點頭，張炳奎慢慢地打開門，王金榜很急地衝進來，馬上回身門好門。）

榜：哎呀！你們好大的膽子呀！

趙：怎麼？

榜：咱在外面聽了好半天，你們都不知道，你們把咱當傻小子，你們自己才真渾蛋。

奎：甚麼事？你說呀！

榜：咱送完傳單回來，走到門口，聽見你們正在裏邊商量着。咱就明白了，咱不好闖進來，只在外邊溜

噠。順便咱放着哨，防着隊長回來，呵，果然，咱們隊長一會兒就來了。

（衆人都嚇了一跳。躡在牆角的那位一人也出來了。）

藥：那怎麼辦呢？

榜：後來咱急了，咱就撒了一個謊，趕上去對隊長說：「大隊長剛才好像是在找隊長。」隊長聽見了咱

奎：呵！想不到你這傻小子倒會撒謊！

榜：噠，可不是，瞧咱姓王的！

藥：咱們快散了吧。

趙：不成，這位先生不能出去。

陳：對，出來一定會碰見隊長的。

奎：那怎麼辦呢？

趙：找一個地方藏一下吧！

奎：那末就藏到那個房裏去吧！

趙：好，就藏到那個房裏去吧，陳班長，藥金標，我們快走吧！

藥：有事請，王金榜來告訴我們一聲。

榜：好的。

人：準今晚動手好了，你們去準備一下。

趙：今晚，是的。我馬上去通知他們去。

陳：快走吧！

（陳班長拉着趙班長和藥金標出去。王金榜去關上門。）

奎：先生，到那個屋裏去藏一下吧！

人：好的。呆一會兒，你們再抽空去跟班長們說一聲，準今晚動手。

榜：呆一會兒我去說。

人：呵。還有幾張傳單你們設法給隊長們看看吧。（拿出幾張傳單來）

榜：讓咱給隊長吧！隊長知道咱不認識字的。

奎：好吧！那末，我領這位先生藏到那屋裏去。你在外邊照料一下。

榜：好的。（接過傳單）

奎：當心點！

榜：知道。

（張炳奎急忙拉着那位「人」跑進裏屋去。外邊只剩下王金標一個人他知道今晚動手的事情要實現了，所以格外高興；兩邊走着，嘴裏又哼起京調來）

榜：（京戲的道白）夏侯淵我的兒，你中了老夫拖刀——之計也！

（外邊突然有人敲門王金榜停住了京戲，朝藏着「人」的那個門口望了一下，才去打開門，門開開，進來的是大隊長的勤務兵會長勝。）

榜：呵，是你這小子，把老子嚇一跳！你跑來幹嗎？

會：張炳奎呢？

榜：不在家，你找他幹嗎？

會：他上那兒去了？

榜：你別管他上那兒去了，咱只問你，你找他幹嗎？

會：我有事告訴他。

榜：他不在家，你告訴咱好了。

會：（聽了他一眼）不。（回身就跑）。

榜：（一把拉住他）這小子跑甚麼？張炳奎有要緊事出去了，你有甚麼事告訴咱，回頭咱再對他說。

會：（又聽了他一眼）你可別胡說，呵！

榜：老子不是漢奸，鬧放心告訴咱是一樣的。

會：好吧，我告訴你，大隊長剛才在發隊長們的脾氣。

榜：幹嗎？

會：他說隊長們不中用，不能管東弟兄們，讓弟兄們胡鬧。

榜：胡鬧？

會：就是爲了咱們動手的事。大隊長說從今天起，弟兄們誰鬧事，就槍斃！

榜：真的嗎？

會：是大隊長親口說的。他還說要處罰隊長們呢！

榜：噫。

會：我偷偷地來告訴你們，你囑咐大家當心一點，好，我去了。

（回身往門外跑，剛到門口與由外面回來的李隊長撞了一個滿懷，他嚇得連忙站住，叫了一聲「隊長」。王金榜也嚇住了。叫了一聲「隊長」，呆站在那裏。）

李：噫，會長勝，你跑到我這兒來幹嗎？

會：我……

李：你？

榜：（這一急，把他的聰明急出來了）呵，隊長，他檢到一張這個。

李：甚麼？

榜：咱兩全不認識。

李：拿過來看看。

榜：是。

李：（接過傳單）那麼，會長勝你剛才那麼急着跑甚麼？

會：我怕……

李：混蛋！（看完傳單，臉上稍爲有一點笑容）好，你去吧。可別胡說甚麼，這是一張反動的傳單，小心大隊長要你的腦袋！

會：呵，隊長，那不……

榜：（急以手示意）

李：去吧，還在這兒噲噲些甚麼！

榜：（怕他說出來了）隊長叫你去！

會：是，隊長。（很勉強地出去）

榜：（故意地）隊長，這是甚麼？

李：傳單。

榜：傳單，是說些甚麼？

李：是中央那邊的反動傳單。

榜：中央的。

李：唔。

榜：是叫咱們動手的吧？

李：……

榜：咱聽說……

李：甚麼？

榜：聽說咱們隊上要動手了。

李：權說的？

榜：弟兄們都是這樣說的嘿。

李：胡說，甚麼動手？

榜：不動手？

李：不動手。

榜：可是隊長，咱們不能管日本鬼子幹呀！

李：爲甚麼？

榜：咱們中國老大老大的。

李：（也笑起來了）少胡說。

榜：是呵，隊長，咱們中國人比方是薛仁貴，他們日本鬼子比方是曹操……

李：（又好氣又好。）我叫你去請二隊長，你去過沒有？

榜：去過了，王隊長說八點鐘準來。

李：三隊長劉隊長呢？

榜：也說八點鐘準來。

李：唔，好的。有人來過沒有？

榜：沒有，哦有第二大隊第三隊的周隊長派人送了一封信來。
李：在那兒？

榜：在這兒。（由衣袋裏拿出信給他）

李：快拿來。（很興奮地拆開，一口氣看完，樣子似乎很高興）

榜：第二大隊也鬧着動手呵！

李：誰告訴你的？

榜：咱聽見他們說的。

李：沒有這件事。

榜：有的，隊長，他們說這個叫「反正」，隊長，這個是「反正」嗎？

李：你爲甚麼這麼多話！

鳴：隊長，咱們也應該學學薛仁貴征一下「東」去。

李：（望了他一眼。沒理他，往藏着人的房裏走去。）

榜：（嚇了一跳）呵，隊長。

李：甚麼？

榜：我聽見本隊的弟兄說……

李：說甚麼？

榜：他們說，今天晚上……

李：（走回來）今晚上？

榜：今天晚上要……

李：要甚麼？

榜：要動手吧！

李：動手？

榜：咱是聽來的。

李：（略停片刻）……，討厭王金榜，我告訴你，你以後再別這麼胡說了。一向我瞧着你鬼頭鬼腦的，我才關照你，這些日子，外邊風、很緊，大隊長已經動了氣了，你可當心點，不要自討苦吃。

李：可是隊長……

榜：少說話，聽見沒有？

李：是，隊長，咱以後少說話。

榜：我有一本小地圖，是在這裏面屋裏吧？

李：是的，你要用？

榜：我自己去拿去吧！（預備進）

李：（慌了）呵隊長……

榜：（不理他一向那門口走去）

李：（趕上去）隊長！

榜：（正當李隊長走到門口，忽然由裏邊走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一本地圖，那是張炳奎。）
奎：隊長，你要的是這本地圖吧？

李：（突然發現張炳奎，一怔。接過地圖，很懷疑地望了他一眼）唔，是這一本。

（王金榜，張炳奎相對地望了一望。李隊長回到桌旁。打開地圖看了一下。張炳奎趁着隊長沒瞧見，他急向通外邊的門走去，正到門口。）

李：張炳奎。

奎：（只好停住）是，隊長。

李：你剛才在我房裏幹嗎？

奎：……

李：（發現他形跡可疑）呵你幹嗎呀？

奎：我……我在清理房間……

李：清理房間？這個時候清理房間？

奎：是……

李：究竟你在這兒幹甚麼？快說！

奎：我……

李：噢，說呀！

奎：是在……清理……

李：放屁，瞧你這鬼頭鬼腦的樣子……哼，你敢在我面前搗鬼。快說。你要不是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你可小心一點！

榜：隊長他……

李：甚麼呀？

奎：我……

（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門外突然有一陣很亂的脚步聲音，接着有一個人喝了一聲「報告！」）

李：（嚇了一跳）甚麼事？王金榜，你出去看看。

榜：是，隊長。

（王金榜出了，李隊長放下地圖，留神地注意着外邊。）

榜：（進來）隊長，本隊的弟兄們，全體在外邊等着，要請隊長出去一下。

李：等我幹嗎？

榜：他們說有事情要向隊長報告。

李：好吧（走到門口，又停住。返身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去叫他們班長來。

榜：我剛才也是這樣說的，可是弟兄們的意思是相當面向隊長報告。

李：豈有此理，他們有甚麼事，讓班長代表說不是一樣的嗎？去，叫班長們來！

榜：是，隊長。（出去）

（李隊長皺起眉頭來回走了兩步。王金榜領着兩位班長。一排站在那裏，班長們同叫了一聲「隊長

李：你們有甚麼事情找我。

趙：報告隊長，弟兄們要求隊長一件事。

李：甚麼事？

趙：弟兄們再也忍耐不住了，要動手。

李：動手？

孫：是的，弟兄們準備今天晚上就動手。

李：今晚就動手？

陳：他們說，他們都是中國人，不能幫着日本人幹。

李……

孫：他們說他們有很多都是東北人。他們要打回老家去。

趙：弟兄們要求隊長下命令。

李……你們勸過他們沒有？

趙：勸過了你可是沒有用。這注意弟兄們老早就打定了怎麼也勸不聽的！

李：你不聽？他們敢怎麼樣？

陳：他們說只要隊長肯反正，他們絕對服從命令，不然……

李：怎麼樣？

陳：不然……一定很麻煩。

李：哼，麻煩有些甚麼麻煩。

孫：恐怕會鬧出事來！

李：呀？……那麼依你們的意思呢？

趙：只好依了他們。

李：依了他們？

趙：隊長，你的意思？……

陳：最好，隊長能領導弟兄們一塊兒幹

李：……今天大隊長發脾氣你們知道嗎？

趙：不知道。

李：大隊長說：「近來隊上的紀律太壞了，從今天起要嚴厲執行，弟兄們再要鬧事，不問情由一概槍斃

孫：槍斃？

李：對了。我希望你們把大隊長的意思轉達給弟兄們。

陳：隊長。這不比別的事，可以唬嚇住他們的。弟兄們恐怕不能接受這個命令，

李：他們不怕槍斃？

陳：他們說過，願意反的就是他們的官長，不願意的就是——

李……就是甚麼？

陳……就是漢奸。

季……豈有此理，他們敢這樣胡鬧！好，你們去對他們說：大隊長的命令，不准弟兄們鬧事！

趙……隊長，最好你親自向大家說。

李……爲什麼？

趙……弟兄們聽了這樣的命令，恐怕會鬧出事來。

李……不要緊，你去對他們說好了，你就說是我說的。

趙……隊長……

李……去，出了事有我負責，

趙…………好吧。

（趙班長出去，在外面大聲地說……）

「隊長有命令，凡是鬧事的弟兄，一概槍斃！」話剛一說完，外邊的士兵們就怒吼起來……

「槍斃，我們不怕！」

「我們要反正，不反正就是漢奸！」

「反正！」

「打倒漢奸！」

「我們不接受這個命令！」

「……………」

屋子裏的人都沒有出聲，李隊長皺了皺眉，挺起胸脯走到門口，打開門，向外邊：「不許鬧！不許鬧！是誰？是誰在鬧？」

外邊有一個士兵「是我」

李：你？吳國勝！

（外邊的那個士兵：「是我，隊長！」）

李：好，你有話進來跟我說。（走回桌旁。）

吳：（理直氣壯地走了進來）隊長！

李：你鬧些甚麼？

吳：我要反正！

李：反正？甚麼反正？

吳：我要殺死日本鬼子，我要打回東北去！

李：哼，你知道你這是犯法的嗎？

吳：不，我這不犯法。

李：不犯法？你鼓勵弟兄們鬧事，這就應該槍斃。

吳：呵，隊長，槍斃？不幫日本鬼子就應該槍斃？

李：因爲你不服從命令。

吳：隊長，我服從命令，我非常服從命令！可是，我是中國人，我是東北人，我不能不愛我的東北，我不能不愛我的國家呀！

李：軍人應該以服從爲天職。長官的命令，無論對不對，當弟兄的都應該服從。

吳：呵，隊長，這就叫做服從？

李：是的，我是大隊長的部下，我就得聽大隊長的命令。我是你的隊長，你就得聽我的命令。

吳：隊長，不服從命令就應該槍斃嗎？

李：是的，誰不服從命令，就得槍斃誰。

吳：那末，隊長，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服從中國政府的命令呵！

李：我們應該服從殿長官的命令。

吳：殿長官不也是中國人嗎？

李：……渾蛋，我沒有功夫跟你多說。趙班長，把他送到禁閉室去！

趙：隊長，不，我不能送他去。

李：怎麼？

趙：我覺得吳國勝是對的。

李：甚麼，你也……

趙：是的，我也要反正。不，全隊的弟兄都要反正。

李：你們……

吳：呵，隊長，我是東北人，我被日本鬼子弄得家破人亡，我的老娘被日本鬼子殺了，我的妹子被日本鬼子強姦死了。隊長，我不能不報仇，我不能幫日本鬼子，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我求你，我跪下來求你，隊長，你也是東北人，你難道忘掉了你自己的家鄉嗎？隊長，你難道忘了我們的父母姊妹都被日本鬼子欺侮得無路可走嗎？隊長，只要你肯答應弟兄們反正。我情願讓你槍斃。隊長，我實在忍不住了，這麼多年我實在……隊長，我求你，我……

孫：隊長吳國勝的話是真的，弟兄們實在忍耐不住了。

陳：隊長，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幫着日本鬼子欺侮自己的人，我們不能當漢奸的。隊長！

趙：隊長，我們大夥兒都跪下來求你。（大家都跪下）動手吧，隊長！

孫：只要你肯反正，你就把我們槍斃了，我們也甘心的，隊長。

李：……你們都起來吧，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違背上邊的命令。

吳：（突然跳起身來）隊長，我吳國勝是東北人，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既不答應我們反正，我吳國勝先來做一個榜樣給弟兄們看看。（他興奮極了，抽出身後的刺刀，朝自己胸口猛然一刀，馬上就倒下了。）

（屋裏的人同聲叫出：「呵！」）趙班長走過去瞧瞧他的刀傷，撫摸他的胸口，試試他的呼吸。慢慢

地回過身來，向隊長說……

趙：吳國勝死了！

李：（很低地）死了？

（沉默了片刻，站在旁邊好久沒開口的王金榜，被這件事激起了極大的興奮，他像一隻受了傷的野獸似的跑到李隊長面前。）

榜：隊長，咱受不了，咱是一個傻小子，咱不懂得甚麼，可是吳國勝是死了，他這一死，給了咱一個教訓，咱甚麼都明白了，隊長，答應弟兄們動手吧，你瞧着吳國勝的份上，隊長，你不能叫咱們全變成吳國勝呵……

趙：（非常嚴肅地）隊長，你答應弟兄們嗎？

李：（非常痛苦地）呵，弟兄們，我難過極了，我慚愧極了，我的顧慮太多，我逼死了我的弟兄，……現在，我完全明白了，也是中國人，爲了中國，不，就是爲了咱們的吳國勝，我也不能不答應你們。班長們，請你們相信我，去告訴弟兄們，我們反正！

（大家都驚問：「真的嗎？」）

李：當然是真的。

趙：好，那末我們動手吧！

李：不要慌，這件事不能張揚出去。

陳：那末甚麼時候動手呢？

李：今天晚上。

孫：今天晚上？

李：是的，今天晚上。

趙：我要去通知第二隊去了。

李：你不必去，我有辦法，你們千萬不能嚷嚷，壞了事，咱們都完了。安靜一點！聽我的命令。

趙：是。

李：趙班長，孫班長，你們先把弟兄們帶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叫他安靜一點，準備好，聽我的信。

趙：是，隊長。（出去。）

李：陳班長，你跟王金榜把吳國勝抬出去，好好地找一個地方安葬了。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知道，道的，明白了沒有？

陳：明白了，隊長！

李：去吧！

陳班長跟王金榜抬了吳國勝的尸體出去。

李隊長呆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心裏正在計畫今晚斃手的事情。

張炳奎走到隊長身邊，輕輕地）

李：（輕輕地）隊長。

李：（突然驚悟）啊，甚麼？

奎：你真打算今晚動手嗎？

李：……

奎：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李：是的，你們都不明白我。

奎：你難道不贊成反正？

李：你說呢？

奎：我想，隊長也是中國人，不會不贊成的。

李：唔。

奎：隊長的顧慮多。隊長比我們見識廣，想得週到。可是弟兄們也都是片誠心。忍耐了這些日子，心裏覺得別批得慌，所以說起話來，都頂粗野的。隊長總不會不明白弟兄們的苦心。

李：我明白你們。可是，你們不能明白我。

奎：是，隊長。我們是不明白你。

李：你的話是對的，我的顧慮比你們多。可是怎麼大一件事，能夠不顧慮嗎？城外滿圍着日本兵，稍爲一點不謹慎，我們就白白的犧牲了。

奎：那麼今天晚上，隊長準備怎麼樣動手呢？

李：我約好第二隊的劉隊長跟第三隊的王隊長八點鐘到這兒來開會商議的。

奎：今天晚上可以動手嗎？

李：大概總可以吧！……現在幾點鐘了？
奎：七點多鐘了。

李：他們也許就要來了。

（藏在裏屋的那個人，這時突然由裏邊出來。）

人：隊長！

李：（大吃一驚）呵！你是誰？（隨手拔出了手槍）

人：我是中央軍第七團派來的代表。

李：你怎麼敢……你怎麼跑到我屋裏來了？

人：我是來……

李：（搶着說）你是來幹甚麼的？

奎：隊長，這位先生是中央軍那邊的代表。弟兄們要反正，怕力量不夠，幾位班長商量，派陳班長到中央軍這邊去接洽。想跟他們取得聯絡，那邊的團長今天就派了這位先生做代表，冒險跑到我們這兒來，跟我們正式接頭。

李：呵！（慢慢地把手槍放回原處）

人：隊長，剛才的事，我都聽見了。我很佩服隊長的見識，這件事，本來應該參加審慎的。可是弟兄們高漲的愛國情緒，也值得我們欽佩，尤其是那位自殺的弟兄，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李：張炳奎去把門關上。呵，先生，請坐。

人：謝謝。隊長，今天晚上，做圍準備向這方面進攻了，打算先解決城外的日本軍隊。爲了使戰事更有把握，我們希望這邊也能在今天晚上發動，好叫日本軍腹背受敵。

李：好的，我也是在打算這件事，既然今天晚上貴團能進攻，那末我們這方面一定可以響應。人：其餘的幾隊呢？

李：我們隊上是不成問題的。第二大隊剛才有封信給我，他們也打算動手，約好聽我們的信。人：那麼，隊長可以派人去通知他們一聲。

李：唔，我馬上就通知他們。第三大隊在城外，他們隊上的隊長們跟弟兄們都不成問題，不過那位大隊長是殷汝耕的表弟，恐怕是困難一點。

人：啊，……（考慮了一會）那末，那邊的事交給我吧，我親自去一趟。

李：你去？

人：唔，我去。只要弟兄們不成問題。大隊長我去對付他好了。

李：那再好都沒有了。

人：最好你能介紹我去會見隊上的那一位。

李：……這樣吧，你帶着我一張名片，去會他們的第二大隊的徐隊長去。他跟我接過好幾次頭了。

人：好吧。那末你就這邊就準備着只等城外一起事，這邊就動手。

李：好的。……不過……

人：怎麼樣？

李：不過，萬一失敗了呢？

人：萬一失敗了，你這方面可以設法向永定河西邊退却，那兒也有我們的隊伍。

李：呵，對的，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準定這樣辦吧。（拿出名片，在上邊寫了幾個字）這張名片，你帶着去會第三大隊的徐隊長吧。

人：好的，隊長，再見。

李：（伸手與他握緊）再見。

（外邊有敲門聲。）

李：誰？

（外邊：「是我。」）

李：啊。張炳奎把門打開。

（張炳奎打開門。王金榜急入。）

榜：隊長，長官跟日本顧問官由天津來了。

李：呵！

人：怎麼殷汝耕來了？

李：唔。

人：那末，我們……

榜：是剛才到的。

李：大隊長呢？

榜：大隊長在那兒開會。

李：是嗎？

榜：說不定一會兒就到我們隊上來。

李：他要來？

榜：是的，我回來的時候，碰見王隊長，王隊長叫我來報告你，王隊長馬上就到這兒來。

李：那末，你快去通知劉隊長吧。

榜：我已經去過了。

李：唔。

榜：是王隊長叫我去的。

李：好吧。回頭隊長們來了，你們到外邊去放着哨，有甚麼動靜，趕緊來報告。

奎：是，隊長。

李：張炳奎去叫班長們來。

奎：是。（急出。）

李：（向那位「人」）先生，你可以去了。

人：是的，我該去了。不過殷汝耕來了！……

李：沒有關係，我們還是照計劃行事。

人：不，我是說應該藉這個機會幹掉他。

李：幹掉他？

人：你覺得怎麼樣？

李：……不成問題，我一定想法子。

人：好極了，那麼再會吧，祝你成功！

李：大家成功！王金榜好好地送這位先生到後邊出去。

榜：是。

（一人一隨着王金榜出去。隊長拿出地圖來看了一會，又燃上一支煙，張柄奎領着班長們進來。）

李：啊，你們來了，我告訴你們，現在一切都決定好了，你們馬上召集弟兄們集合，等我的命令。

（班長們同聲：「是，隊長。」）

李：等一會，長官跟日本顧問官來了，你們一得到我的信，立刻把大隊長圍包圍起來。日本顧問官可以

宰掉，殷汝耕可要活的。聽明白了沒有？

（班長們：「聽明白了。」）

趙：那末大隊長呢？

李：能軟化最好。不然也硬幹好了。你們只聽着我的，好，去吧。

（班長們出去。隊長匆匆地跑進來。）

李：啊，你來了。怎麼樣？

劉：我已經命令我隊上的弟兄們準備了。

李：啊好的，

（王隊長進來。）

王：（向劉）你先來了？

劉：剛到，

（張炳奎出去。）

李：老殷這時候趕來了。

劉：因為前方的戰事打得不利。

王：他一會兒要來的。

劉：他來幹嗎？

王：聽說他現在在第二大隊訓話，一會兒來我們隊上。大約也是訓話吧！

李：半夜裏還訓話，這簡直是找死嚮。

劉：我們究竟怎麼辦呢？

李：我的意思是等他一來，我們就把他扣起來。

王：對，這是一個辦法。

劉：他一定在大隊長那兒休息的；我們把大隊長那兒一包圍，捉活的好了！

王：我對弟兄們說過的，叫他們等我的命令。

劉：那麼我們先把老殷弄上了再說吧。

王：第二大隊呢？

李：他們有封信給我，他們全隊都不成問題，只等我們的信。

劉：第三大隊呢？

李：已經有人接洽去了，大半不成問題。

劉：這樣就好極了。

王：現在幾點了？

李：（看錶）快八點了。

奎：（急入）隊長，大隊長來了，（急出）

王：啊，他來了？

劉：我們怎麼對付他呢？

李：我看，讓他來也好，反正這事也瞞不了他的。

王：……

劉：唔，讓他來吧。

（張大隊長輕輕地進來，三位隊長一齊立正。）

張：喏，你們幾位都在這兒，很好。你們知道長官來了嗎？

李：不知道。

張：長官現在第二大隊訓話，馬上就到我們隊上來。

劉：可是，大隊長，弟兄們的情緒很高漲……

張：我知道，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找你們的。

王：大隊長的意思是……

張：不許他們動！

王：不許他們動？

張：是的，不許他們動。

李：大隊長，這個恐怕辦不到。

張：辦不到？

李：不是我們不肯這樣做，實在因爲弟兄們太……

張：哼，當隊長的不能約束士兵，這是一個正當理由？

王：大隊長，我們也嚴嚴地懲罰了他們好幾次，可是，這件事不比別的，我們不好太壓迫他們了。

張：爲甚麼？

王：因爲我們沒有理由壓迫他們。

張：怎麼沒有理由？

劉：他們的要求是對的，他們是中國人，不願意幫日本人欺侮自己人，這誰也不好勉強。

張：當軍人的以服從爲天職，誰能反抗官長的命令？

李：可是也應該有理由呵！我們也是中國人！

張：（無言可辯）……唔，可是，我們當軍人的，不應該管那些，對也得服從，不對還是得服從。

李：那末大隊長的意思是……

張：誰鬧事就槍斃誰！

（大家都沒話說沉默了片刻）。

張：長官馬上要來訓話，我把這個責任交給你們幾位，我希望能夠平安無事。

李：不，大隊長，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張：甚麼？你們……

王：是甯，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張：那麼你們的意思是願着弟兄們幹？

王：不，我們不是願着弟兄們幹，我們是……

李：不，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應該願着弟兄們幹。

張：好，你敢……

（張炳奎突入。）

奎：報告，長官跟日本顧問官到我們隊上來了，現在在大隊長屋裏。

張：好……

李……（搶着說）張炳奎，你去通知班長們，股長官已經來了。聽見了沒有？

奎……是，我知道。（急出）

張……好，隊長們，我去了，我希望你們能……

李……不，大隊長，你不能出去。

張……爲甚麼？

李……外邊危險！

張……危險？

李……你聽！

（外邊人聲漸起。）

張……呵，這是幹甚麼？

李……大隊長，隊上的弟兄們要反正了。

張……反正？

李……是的。大隊長，我不能管束弟兄們，大隊長槍斃我吧！

（外邊喊殺聲大起了，夾着還有槍聲，邊炮聲。王金榜飛跑進來。）

榜……隊長。城外第三大隊反正了，錢大隊長被人刺死了，三大隊已經跟日本軍隊開火了。

張……呵，這是怎麼回事？

李……大隊長，這是三千弟兄的公意，他們是中國人，他們不願意幫助日本鬼子，大隊長，我們隊上弟兄

們一向是擁戴你的，你正式下命令讓他們動手吧！

張：不能，我不能這樣放縱他們！

李：那末，出了事，我們就不能負責了，大隊長！

張：（拔出槍來）哼，你們敢……

（會長勝急入）

會：大隊長！你的屋子被弟兄們包圍起來了，日本顧問官被趙班長殺了。

張：長官呢？

會：長官被弟兄們網住了。

張：呵！這還了得！外邊現在怎麼樣了？

會：第二大隊跟我們隊上都動手了。

張：（知大事已去，槍慢慢放下）呵！

王：大隊長，這是名正言順的事，你還是早點下命令吧！

劉：不能再遲延了！

李：會長，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在這兒召集弟兄們訓話！

會：是（急出）

：（大隊長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屋裏的幾個隊長都拿出槍來。外邊的喊殺聲，漸漸逼近這屋子了，一會兒趙班長拿着一柄大刀衝進來。李隊長朝大隊長一指。）

趙：大隊長！

張：（突然驚覺）呵，你！

趙：報告大隊長，殷汝耕被弟兄們殺了，弟兄們現在外邊等候大隊長的命令。

張：命令？

趙：反正的命令！

李：（故意地舉起手槍，）趙班長，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不許弟兄們鬧事，誰敢不聽命令，就槍斃誰

趙：呵！（明白了）呵，是，隊長！

（趙班長跑到門口，大聲叫：「喂，弟兄們，大隊長說不准我們反正，誰要反抗命令的就槍斃！」

外邊的士兵們一陣狂吼：

「不成，不成！」

「不讓反正咱們就殺呵！」

「……………」

趙：（跑到大隊長面前）大隊長，聽見了吧？

張：我……………

（外邊羣衆聲音更大：

「我們不能等了！」

「反正呵！殺呵！」

李：大隊長，你決定了沒有？

趙：（大刀一晃）大隊長，我們不能等了！

張：（逼得無路可走）好……你們反正吧！

（三位隊長走到大隊長面前敬禮同聲！「謝謝大隊長！」王劉二隊長興奮跑出。）

李：（跑到門口）弟兄們。大隊長有命令。本隊反正！

（外邊：

「大隊長萬歲！」

「反正呵！」

「反正呵！」

「殺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東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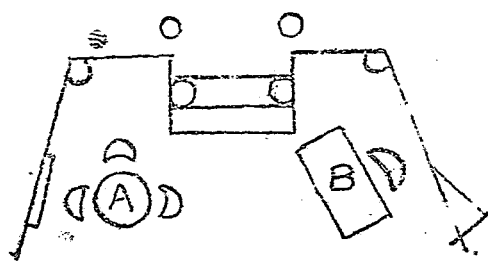
（屋裏的人只剩下張大隊長默立在那兒。）

張：（突然被砲聲震動）呵！（拿起槍，異常興奮地）呵，反正了！（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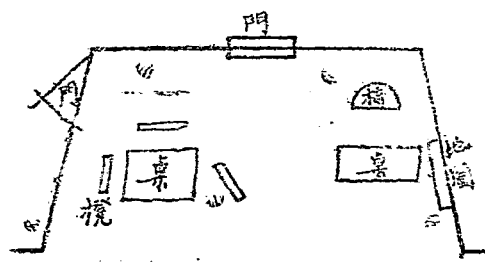
（外邊：喊殺聲，槍聲，人聲，砲聲，機關槍聲。）

——幕落——

反正，演出說明



日 台 階 及 門
 ○ 柱 子
 ▲ 圓 桌
 B 方 桌
 日 椅 子
 日 地 圖



這個劇本的上演，依照導演者的愛好，可能的有兩個不同種的舞台面如圖：一個是間古老的大廳，或是高闊的破廟，作重在正面有個空洞的大門。可以借此表現外面羣衆自請願反正直至反正的行動展開的山海一般浩然之氣。而且因屋子的高大寬闊，能表示軍人的一些野氣和他們心馳裏的堂堂正正，而且儼是因此更促使他們走向光明之路去的。另一個舞台面却是普通矮小民房的格式，比較前者，像是情調很黑暗的了，既很少有力襯託反正的浩氣，更不適用於請願時羣衆的熱烈叫鬧，但其唯一的目的，僅在硬於事先密謀反正時的「密」字空氣的造成罷了。然而這僅是抓求觀衆趣味上的事，似乎沒有前者的意義來得急切，有力和深刻。

二、

但是在密謀反正的時候——即是本劇的前段，——祕密誠然是極合事實的事，導演人自應注意怎樣利用任何一種舞台面表達出這種祕密的緊張與趣味，以作抓住觀衆的手段，但是祕密不是渺小，可憐，更不是卑鄙，所以千萬審慎排練演員的動作，不使歪曲了它。同時祕密的清調不是本劇的重要的暴露目的。在祕密之中那種激昂，悲憤嚴正，謹慎的心情和氣慨，才是更重要的。

三、

這劇的起首是張炳奎和金榜的一場帶有滑稽性的對白，這是由於他倆個性的產出，絕不是故意做出來的，所以導演人不要讓扮的演員，一個故意油頭滑腦，另一個却故意裝作，這樣顯得做作成了無意思的胡鬧了。

李隊長不是個毫沒血性的人，當弟兄們活動反正的時候，安知他也不在另一個增廣聲勢鼓動着。所以在開首，對於李隊長個人態度的表演，必須找求一適當的機會顯露這點點的意思，像在他一進場，看中央的傳單，與王金榜對話，這許多地方，似可在眉宇之間，表示出他內心的苦悶，有事，同時像他已經認爲反正這是個機祕的事情，不容王金榜知道的，——他還做出掩飾的樣子呢！但是當弟兄們公開的向他請願時，他不知底細，究竟怎敢冒然的答應呢！——這許多種是他心情的複雜。導演人必須穩約地示於觀眾之前，並不是要觀眾起首就因此完全察覺李隊長就是如此樣的人，務須觀眾到事後像劇中弟兄們一樣方才瞭解他，而拿這許多過去的現象做索引。

四、

弟兄們在外要求反正的聲音是因人多而起的厚而寬的並不高噪的音質，但是到了制止他們的時候，他們真的大而高起來了。

吳國勝的上場，是由多遠的地方，（起碼幾十步）跑上來的，上來以後站定了，叫過了一聲隊長後，全場應稍靜三四秒鐘，而後速度就要快了，這個快僅限於接得緊，並不是字與字之間縮短距離的快，否則一連串的音響，觀眾不會聽清楚的。

五、

「吳國勝死了！」之後，李隊長發言之前，其中應有六秒鐘的靜寞。

李隊長亦應於此時從台的這邊走到台的那邊，在走步的動作裏，示出針刺的心境。

答應弟兄們反正之後李隊長說：「你不必去——」時，各班長，應取最疾速度聚攏他的跟前，聽他機密的訓詞。而他的言語聲量自應非常低沉的。

茲後吳國勝被抬下和班長門下場，這些動作是非常之嫺穩，象徵不久嚴重莊嚴壯舉是就要發生了。

六、

在班長們下場之後，導演人應該將燈光熄滅；（十秒鐘）這是劇本中不會寫出的。但因為燈光的熄滅可以使觀眾的情感稍受休息，他們被吳國勝死的那一場刺激得太疲勞了。一直讓他們看下去的話，他們無力而且無心，劇場中會起了嘈雜之聲。下半場的戲就此犧牲了，這是曾經久驗過的事情。所以爲了下場的戲在觀眾面前仍是同樣有趣而緊湊；還是熄燈光讓觀眾喘一口氣；而且當燈光復明時，再展開那些故事，像是已經過了五六分鐘，甚至半個鐘頭了。李隊長苦悶的那種感情，可以更見得合理。

七、

「人」就是政治工作人員的典型，如果男演員不足，用女的反可更增趣味。且可提高女子服務的地

位。

但是羣衆是須要增多的，請願的班長們也可以多加幾個，以壯聲勢，以壯畫面的偉麗。

八、

劇的下場速度是要很快的。

九、

劇的頂點，即在吳國勝上場的那一場。不是最後，因為描寫反正的士氣比描寫反正的成果更有價值。描寫反正的英勇士氣，即是此劇的本旨。

未婚夫妻

白塵

——後方小喜劇之一：獨幕

時……

抗戰第三年

地……

後方大城市

人……

男

女

房東

主任

景……

一間破舊房子：壁間粉漆剝落，窗上玻璃破碎，舊房客搬走，新房客剛來，所以屋子裏亂七八糟，地板上廢物狼籍。三兩件傢具像東倒西歪，一張小木床，空空如也。
(幕開。——一男一女偕房東上。)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一七三

(男的二十來歲，脫離學校不久，看樣子是什麼救亡團體裏做工作的。女的也在二十歲有年紀，內地小城市裏剛畢業的中學生，抱着滿腔熱望，衝到這正在抗戰着的社會裏來的。房東，五十多歲孤老頭子一個，靠着轉租來的兩間房子過活。)

(男的提着鋪蓋捲，女的提着網籃，推門進來。)

房東聲音：噯噯，就是，……就是這間。(原來他有點結巴。)

(房東提着一隻小皮箱送進來。)

房東：(恭維地。)張先生，這兒還有一隻皮，皮箱哩！(送上來。)

女：(放下網籃，來接。)啊，對不住，對不住。

房東：(不敢與女人接觸。)不，不，……我，(謾開，一定送給男的。)張先生。

女：(一定要接它)，給我一樣的。

房東：(難為情地。)哦，張先生。……

男：(放下鋪蓋捲。)好，我來。(接了箱子。)謝謝！

房東：(胆怯地偷看了她一眼。)不，……不！

男：哦，(爲之介紹)這就是房東先生！

女：(揷着說。)我姓齊。

房東：(容氣地。)哦，哦，是的，很好，很好。(忽又想起。)噫……那末……，這個……，哦，張

先生，你不是說，有，有……家眷的麼？

女：你還笑！又是什麼太太，太太的，難聽死了！

男：你還抱怨我？——你讓他叫你張太太好了，又說什麼姓齊不姓齊幹嗎？

女：我不歡喜聽！

男：剛才你沒有聽說麼？他這房子連單身的男人都不能租，像你這樣一個單身的，外路來的女人，他肯租給你麼？昨天我來看房子的時候，不知說了多少騙他的話，才肯租給我！（開始打開行李等）

女：（踢踢地下的亂東西，）房子已經騙到手了！管它的，我不要他叫我什麼張太太！

男：可是我是姓張呀！

女：我自己可是姓齊呀！

男：你姓齊是姓齊呀，可是習慣上人家叫你張太太，有什麼辦法呢？

女：我偏不愛人家叫太太！——我跟你還沒有結婚呀！

男：但是昨天租房子的時候，我騙了房東說我們是已經結了婚的呀！——這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女：就是將來真的結了婚，我也不讓人家叫太太！——現在更不許叫！

男：不許叫？——並不是我要叫你太太；我們既然騙了房東，說你是我結了婚的太太，裝聾作啞，裝啞

像啞，你總得讓他叫你太太呀！

女：要裝就裝做結了婚的樣子好了，幹嗎偏要叫什麼太太，太太呢？

男：不叫太太，怎麼裝得像呢？

女：我不管，我不管，不要叫太太囉！

男：（有點賭氣。）好好，不叫太太。可是房東如果知道我們還沒有結婚，說你是個單身女人，不租房子給你，我可不管！

女：什麼，你不管？

男：當然，我已經費了很大力氣租到這間房子，你把事情再弄僵了，我才不管！

女：（氣）好，你不管，你不管！（要哭了。）你不管好了！你們男人總歸都是欺負我們女人的！你們

男人不讓我們做事，做了事情的，結了婚又不用！你們男人不租房子給我們住；你們男人又強迫別人跟你們的姓，爲什麼你們男人不跟我們姓？爲什麼我要跟你們姓？你爲什麼不跟我姓齊？你們男人都是欺負女人的！你們男人都是……

男：（看她急了，只好安慰。）好，好，別氣，別氣，氣什麼呢？你要知道，現在的社會，男女本來不平等呀！（宣傳員式地。）男女爲什麼不平等呢？爲什麼在政治上、法律上、家庭關係上一切地方都不平等呢？這根本就由女人的經濟地位沒有獨立！一個女人的經濟不能獨立，那她的人格，他的社會地位，她的種種都不能獨立！所以在目前抗戰當中，每一個婦女都該站起來，做一個獨立的人，一個獨立的人才能去參加抗戰！

女：（急止。）得了！得了！你還向我宣傳哩！我不是爲了要參加抗戰脫離了家庭嗎？我不是背井離鄉跑了幾千里？我不是抱着滿腔希望跑到你們這個抗戰的大本營來了嗎？我不是在找職業求獨立嗎？我不是打算獻身於抗戰嗎？可是連一個職業都不給我們！叫我抗什麼戰？叫我怎樣抗戰？……你們，你們男人都不讓我們女人做事！到處不收女人！到處排擠女人！找了這兩個月，才找到這

末一個書記的位置，還說結了婚的不用哩！現在爲了一間房子，又這末噙里噙噉，不租給單身女人！還要改門換氏的！怎麼身，女人是該死的？女人不要吃飯，女人不要住房子？……

男：好，好，好，你別氣呢！這就是不平等的地方呀！你們女同胞正應該努力奮鬥，爭取自己的獨立呀！

女：你們男人到處欺負女人，根本就不肯給事情給我們女人做！

男：所以才要奮鬥呀！而你，現在總算有了職業，有了獨立的地位，你的奮鬥應該從現在開始了！

女：（冷笑）哼，奮鬥！獨立！你還讓人家叫我太太哩！

男：那，那是不得已呀！

女：我偏不要叫太太，偏不要叫太太嘛！

（房東突然出現在房口，手拿掃帚。）

房東：哦！哦！……（茫然。）

男：（揀飾；）唔，掃帚拿來了，——太太，你來掃掃地吧。（接掃帚。）

房東：不，不，……我……我來掃帚吧。（不給掃帚。）

男：別客氣，別客氣，我們自己來掃吧。——太太，你來掃掃地呀！（女不理。）

房東：張先生跟太太都是文墨之人，怎麼能掃地呢我……我來掃！

男：哪里可以：哪里可以！（暗推女。）太太，你來掃吧，你看怎麼能夠叫房東先生掃呢？

房東：（已經在掃。）房……房子沒弄乾淨，我……我應該的！

女：（橫了男一眼。）……

男：（求恕的眼色，）太太，（暗指房東，）對不住，對不住，好太太！

女：（又恨了他一眼，才去向房東，）房東先生，我來掃吧！

房東：（趕快躲開，抱着掃帚不放，）不，不，不……我……我……我……我……我……我……

女：（再去拿掃帚，）房東先生，給我吧！

房東：（急得亂躲，）……太太……你不……不能跟我搶……男女有……有別……

女：（微笑，）這有什麼關係呢？

房東：那……那不行！（急急再掃）

男：這真對不住！——那我們放行行李吧！（男與女在打開行李，鋪床。）

房東：（一邊在掃，）唉，這地上真髒死了！從前那位房客真不成話！從來不掃地，不抹桌子，所以，

我……我現在再也不把房子租給單身人了！

男：（向女示意低聲，）聽見麼？

房東：單身人不乾淨是小事，沒家當，光身漢，說走，就走，說溜，就溜，欠了房錢不給，真氣死人！

男：（又向女示意，）……（低聲，）太太，……

女：去！

房東：像張先生，你們真……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有家眷，可又沒有孩子，真是又清靜，又乾淨！要是

別人，我真不租哩！

男：（向女得意地點頭。）……如何？

女：（氣。丟下手中的被服。）房東先生，你這房子真的不租給單身人麼？

房東：哦哦，……太太，您說什麼？

女：你這房子真不租給單身人麼？

房東：是……的，是的，——怎麼？太太，

男：沒什麼，沒什麼，我的太太問了玩兒的！

女：（指了男的一把，拖開他。）單身男人靠不住，但是一個單身女人是沒有關係的。

房東：（誇張地）那……那不行！那更不行！一個單身女人，那誰知道她是幹什麼的？——那我更不租！

女：（怒。）什麼？你不租？

房東：那當然不租！

男：（得意地。）太太，你相信了麼？

女：（氣得倒在椅上。）嗚！

房東：（驚。）怎麼啦，張太太？（地已掃好了。）

男：沒什麼！沒什麼！她有點不舒服。

房東：哦哦，……我去倒點開水來！我去倒點開水來！（下。）

男：（還帶點得意，）太太，你氣什麼呢！

女：放屁！你還叫太太？——你們男人總是欺負女人！

男：這可不能怨我呀！

女：（怒。）不怨你？不怨你？你爲什麼口口聲聲叫我太太呀？侮辱女人！

男：那……那是不得已呀！

女：又是不得已！

男：你想，剛才你正鬧着不要叫太太，不要叫太太，房東正巧走來了，我是故意叫你兩聲太太，好讓他

……不起疑心呀！你看，他不是說了麼？單身女人他不租！

女：不管，不管！你是故意欺負我，我偏不許你叫太太！我偏不許你叫太太！

（房東又出現在門口，——端着茶壺茶杯。）

房東：（蹣。）怎麼？她是？——

男：（慌張。）她是我的太太呀

房東：哦，我……我是問她……她是怎麼啦？

男：哦，她是有点發燒，這兩天真在打擺子，——打癱疾！

房東：那……麼，快……快吃點開水！（倒水遞給男。）

男：（接過水）謝謝。——吃點水吧，太太。

女：（推開水，跑開。）我不吃！——你再胡說我要打你了！

男：你不要生氣呀！太太！

女：（大怒）你還是怎麼叫？

男：哦哦，……（低聲）我錯了！

房東：（奇怪。）張太太到底怎麼啦？

男：嗯，……沒什麼，沒什麼，身體不好，有點發燒……沒什麼，沒什麼。——房東先生，您請自便吧。

房東：沒……沒關係！張太太既然有病，床上躺躺吧！

女：我知道，我知道，（不耐煩。）房東先生，您自己有事吧？

房東：我……我沒事，沒事，——唉，這，這，……張先生這牀被面子很好呀！……

男：喉嚨，……很好。

女：（低聲）叫他走！

房東：張……張先生，這被面子現……現在很貴啦！

男：……總，是的，很貴了！——房東先生，……

房東：唉，現在什麼東……東西都貴……！就說我這張牀吧，以前就是借給那位房客睡吧，雖然是獨人睡

的小牀，現……現在一個要賣二十塊錢哩！

女：（嫌惡地。）叫他走吧！

男：是的，是的。房東先生，謝謝你了，我們，……

房東：別……別客氣！這個牀嘛，……不過，……唔，張先生，你們另外沒有置大牀麼？

男：唔，沒置。

房東：那麼，這張小床怎麼够兩個人睡呢？

男：唔唔，……我自己是睡在我們機關裏的。……家裏就是……就是太太，（女的搵了他一把。）哦，

……就是她一個人住。

房東：（驚）什麼？張太太一個人住？

男：（急轉口）哦，不是不是，我是在機關裏住的時候多，回來的時候少！

房東：（放下心。）唔，……張……張先生，你們真，真好！

男：唔唔——房東先生，您有事請自便吧！

房東：不，不，我沒事，我可以幫……幫……幫幫忙！

男：用不着，用不着！（準備送客姿勢）停會兒收拾好了，再請過來坐！

房東：唔，……這個，這個，……

男：（急）不送，不送，慢走，慢走！（硬把房東送走，）噫呀！……

房東：（走到門口，轉來。）哦，張先生，張太太（乾笑）我還……還有點小事！

男：（皺眉。）什麼事？

房東：這……這個，……唔唔，……本來是……

男：你快說吧！

房東：唔唔，本來……不……不應該，不過，……這……這個……

女：到底是什麼呀！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房東：不過是……是小事情。

男：什麼？

房東：……嗚呼就是房……房錢！

男：哦……你怎麼不早說呢？——太……哦，你拿給他吧！

女：（急忙拿錢）你早說麼，早拿給你了！啊，啊……（遞錢，）

房東：嗚呼（不接！）嗚呼，小事情。……

男：（懂得他，接過錢來轉給他。）一共是多久？

房東：唔十二塊錢一個月，先交三個月，一共是三十六塊。（數。）這是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找四塊錢，我，我去換單票子，找，找……了來！唉，現在盡是拾塊伍塊的大票子！（下。）

男：真要命！

女：（怒地責難。）你怎麼啦？你安的什麼心？你幹嗎這麼侮辱我？你是存心欺負我，是不是，是不是……

男：（窘）這……這是什麼話，我實在是不……

女：……不得而已！——是不是？——有什麼不得而已的？你不叫我太太，你看他能把你吃掉？還是把我趕

出去……

男：唉你就不懂得應付環境！剛才你正嚷着不要叫太太，不要叫太太，房東一頭就跑進來了！……（房

東果然在此時又一頭跑進來了。）

房東：張……張先生……，

男：（也接不住氣）你怎麼又來了！

房東：有……有人會……（遞名片）

男：會誰？（看名片）……局總務科主任……楊……

女：（驚叫）哎呀！這是我們局子裏的楊主任？（看名片）正是他！

房東：他說要會一位小姐，我說這兒只有一位張太太，他說不對，這兒新搬來的，一定有一位齊小姐！我
想……

男：他來會你幹嗎？

女：他就是我的直接上司！

男：（有點不愉快地）那叫他進來吧！

房東：好……好。（轉身去）

女：（焦急地）可是你……怎麼辦呢？（急去抗上門）

男：我怎麼辦？

女：因爲在局子裏他問過我：結婚沒有？我說：沒有，——結了婚的女人他們是不用的呀！現在他來了，……

男：來了就來了好了。

女：那不行，他要懷疑你的！

未婚夫妻

一八六

男：懷疑就懷疑吧，我本來是你的未婚夫呀！（坐下來）

（腳步聲）

女：不行，不行，那他不給事情我做的。——他會撤我的職！

男：我就說你的朋友好了。

女：可是你口聲聲都在叫我太太，太太哩。

男：那我不叫你太太。

女：不行，不行，你，嘴是靠不住的！

男：（氣）你你叫我怎麼辦？

女：（急）你快點出去！

男：出去？

（敲門聲）

女：哎呀！已經來了！——哦，來了！來了！（急忙中將棉被蓋在男的頭上，按在座椅中。）別動，別動！

（敲門聲）

女：請進來。——別動！別動！

（主任四十年紀，豐潤的面頰上，那剛剃過的鬚鬚還現出點青色的根子，筆挺的藏青呢制服上，燦爛地閃耀着圓形徽章，笑容滿面，點頭而入。）

主任：哦，密司齊！

女：（恭敬地）哦哦！楊主任！請坐！請坐！

主任：密司齊剛剛才搬來麼？

女：是的，主任！——所以亂七八糟，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另外搬張凳子來）

主任：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用不着

，用不着。（打算拉開棉被坐在椅上）

女：（急了）這兒坐！這兒坐！

主任：用不着客氣，就這兒一樣。

女：（拖他過來）請坐這個凳子！

主任：好好，（不由多看她一兩眼）好好。

女：（忽然覺得難為情，忙放了手。）請坐吧。

主任：謝謝。——我不知道密司齊今天才搬過來。本來是特地來拜候拜候的，此刻倒反妨礙你做事了。

女：（坐立不安）不敢當，不敢當。房子是前兩天就看好了，今天才有功夫搬。辦得很，簡直沒地方坐

主任：別客氣。我們局裏可惜沒有女宿舍，所以女同志們在我們局裏做工作很不方便。

女：是的，是的。（無事可做，無話可說，只好隨手整理着床鋪。）

主任：現在女同志們在外邊工作，根本就不容易了！許多機關根本就不准女職員！——我們局長本來也

說不用女職員的，可是我說，女職員爲什麼不可以用呢？女職員的能力不比男職員差，而且幕很細心，所以局長雖然反對，我可非主張用女職員不可！

女：是的，是的，這全是主任的提拔。

主任：（得意）那裏話！那裏話！（歛殷勤）那個襪，（要拿襪送給她）……

女：（慌張地奔過來）別！……別動！（從他手裏奪下襪來）不敢當！不敢當！這襪就放在這兒！（怕難爲情地又縮回手）

主任：哦，這床被面子倒很漂亮！（以手摩之）此刻怕買不到這樣的料子了！

女：（忙去拉主任過來）主任，這兒請坐吧！

主任：（被這一拉，更誤會了她的意思，但還沒有動身。）謝謝，謝謝，這被面子大概是很久，（手摩着，覺有異樣。）很久以前，買的吧？

女：（窘極，硬拉他坐。）主任。你坐呀！

主任：（端詳棉被）哦，哦，我坐。（門突開，房東進來。）

房東：這個，張……張太……

女：（急忙接口）張先生沒在這兒！

房東：沒在這兒？哪……哪去啦？

女：他剛才出去了。

房東：（奇）出——去了？沒……沒有！我在大門口沒有離開過，他怎麼會出去呢？

女：他是出去了！有什麼事跟我說吧！

房東：（指手中票子）這一張票子是天津的，不好用。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向外叫）張先生！張先生！（下）

主任：（莫明其妙）這是誰？

女：是房東。找一位，找一位隔壁鄰居張先生。——主任請坐，請坐。

主任：哦，密司齊，你是一個人住在這兒麼？

女：一個人，一個人，當然一個人！

主任：那好極了！

女：（驚）怎麼！

主任：現代的女子是應該在外邊做事，實際實際的。所以我很欽佩密司齊！（坐下來。——凳子在那

椅子的前邊。）哦，密司齊也請坐呀！

女：（也坐在椅子前。）不敢當，不敢當。

主任：噯，所以我一直都主張女子職業獨立的。像密司齊，（目視之）真是好極了！

女：不過女子的職業現在還是很成問題哩！

主任：（心不在焉）哦，哦，怎麼樣？

女：許許多多機關不是在限制用女職員麼？有許多已經用了女職員的機關不是在裁女職員麼？就是我們局裏，不也是說女職員結了婚就不用了麼？

主任：唔，這個，這個，也有理由，一個女子既然結了婚，那她一生的整個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那也用不着職業了。

女：（冷了半截。）哦！……主任是這樣意思！

主任：（又誤會透了）唔，不過，也看各人的情形而定。比如說有些人就是結了婚，將來也還可以在我們局裏做事的。

女：（天真地）哦！那麼比如我，將來……？

主任：（大喜）那當然了！像密司齊這樣的人物，將來，結了婚以後，如果你願意再做事的話，那當然更好了！

（男的拉開被，對主任的後腦怒目而視。）

女：（向男示意，叫他藏起。）這樣說……那我也可以結婚了！

主任：（心裏難抓）哦！密司齊，你已經準備結婚了麼？

女：（知失言。）我，我並沒有準備結婚，我不過說說玩兒的。（令男藏起）

主任：（靠近一點）那末密司齊，你是打算跟誰結婚呢？

女：（退讓。）我並打算跟誰結婚。

男：（憤怒已極，想打他。）……

主任：哦，密司齊，（又近一點）你真會說話！

男：（舉起拳頭要打。）……

女：（急背身按下男的頭，特被蓋住。）不許動！

主任：……我並沒動，密司齊，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是打算跟誰結婚？

女：（窘。）我並不算打算跟誰結婚，我不過是說的玩兒的一句話！

（男的又伸出頭來。）

主任：（情急地）哦，密司齊，這個話可不話說了玩兒的！你！……你！……

男：（拳頭將要打下。）……

女：（又按下男的頭。）……

房東的聲音：（同時。）張……先生！張先生！

（男的頭剛藏起，房東又進來。）

房東：張先生！……張先生！——奇怪！我沒有離開過大門，沒看見張先生出去，那到哪兒去了呢？張

太……？

女：（急接口）什麼太？太什麼？太奇怪了是不是？我看見他出去的你再去找他，一定在外邊。

房東：怎麼會在外邊呢？我就沒離開過大門，大門口擺香煙攤子的也說沒有見張先生出去，那他一定還

在家裏呀！

女：笑話！他在家裏？怎麼會在家裏呢？他是一個那麼大的人，難道還會看不見麼？

房東：這真是見鬼！活見鬼！（又要走。）

女：你別找他了，那票子怎麼樣？我換給你好了。

房東：不，……不，不，各有經手，我一定要找張先生。——張先生！張先生！……（下）

女：這個人真是！

主任：（站起來）怎麼，他找一位張先生？一位什麼張先生？

女：沒，沒有什麼關係。他要換一張票子。

主任：（以手摩被）那末這位張先生到哪兒去了？

女：（焦急地引他過來）主任，你別管這件事，我們談別這吧！

主任：（恍然大悟似的）哦，我們談別的吧！……密司齊，剛才你說那個話，……

女：什麼話？

主任：你說的結婚……

女：（窘極了）唉，你怎麼又扯到這上面來了？

主任：（追過去）密司齊，我實在是……

女：（逃到椅子前）主任，你請回去吧，我還有點事。

主任：我馬上就要回去，但是只請你說一句話，明白的說一句話，我馬上就走！

男：（又伸出頭來。）……

女：你請走吧，我什麼話也沒有，什麼話也沒有？

主任：什麼話也沒有？——那末，密司齊，你是不是默認了呢？

女：（窘急）什麼默認了？你別胡扯！

(男的突地推開棉被，跳出來。)

(同時，房東推門進來。)

主任：(大驚)不知他從哪兒來的。(這是……?)

女：(急忙掩飾)哦，張先生，你回來了？房東找你哩(用手暗推他。)

男：(板着脸)知道！

主任：這位是？

女：這就是張先生。

主任：你們是？

男：(臉色鐵青)她是我的太太！

女：(急改口)我是他太太的朋友，他的太太是我的朋友！(捏男的手臂，不讓他說。)

主任：哦，久仰，久仰。

男：(勉強)久仰，久仰。

房東：(走進來)活見鬼！活見鬼！張……張先生，你怎麼在……在這兒？

(女見房東，推男一下，她自己引主任向左走。男的也只好迎着房東向右去。)

男：哦，對不住，我剛才出去了一下。

房東：出去了？怎麼，我守在大門口，既沒有見你出去，又沒見你進來？

女：(在這時故意擾亂主任的聽覺。)哦，主任，今天的天氣很好哇，今天報上說我們又克復了五原，

真的麼？又說汪精衛真的要上台，當傀儡啦！……………

主任：（敷衍着）唔，……唔，……

男：（接着房東的話。）是的，是的，我進來出去，你都沒有注意。房東先生，你有什麼事？是要換票子麼？

房東：是呀，可是你不在家，怎麼知道我要換票子？

男：這是我的太太……………

女：（大聲咳嗽）咳！咳！

男：哦，哦，那是我太太……………太粗心了！我換給你！（自取票子）

女：今天的風很大呀，哦，今天的太陽也很很……………大呀！……………

主任：唔，唔，……………

房東：（看着他）票子不慌換，我倒要先問問你們……………你到底是她的什麼人？

男：（低聲）……………嗶，丈夫。

主任：他說什麼！

女：唔，他說他是張符。姓弓長張，名字叫符咒的符。

房東：那末她是？……………

男：當然是……………是我的……………妻子。

主任：什麼！他又說什麼？

女：他說我姓齊，齊國的齊；名紫，紫顏色的紫。嗚；就是這色旗袍的紫。主任，你說，這旗袍的顏色不是很好麼？

主任：唔，唔，……

房東：（又看了一眼）……好，好吧，這兒是四十塊，我收三十六，再……再找你四塊。……我，我馬上找補給你！（看了看，下）

男：（見房東已去！，轉身來與主任周旋。）請教尊姓？

主任：敝姓楊，——木易楊。

女：（見勢不佳，急插話。）這是我們局子裏的總務主任。

男：（冷冷的）我知道。——請問你到這兒來有什麼貴幹？

主任：（心中有數）什麼，你問我來幹什麼？

女：（暗推男）楊主任特地來看看我的。

主任：那末我請問你閣下來這兒幹什麼？

女：張先生是我的鄰居，是我的朋友！

男：我到這兒來你管不着！

主任：如果你是密司齊的鄰居，是密可齊的朋友的話，（淡笑）我來不來，你也管不着！

男：（憤然）我怎麼管不着？

女：（暗止男）別！別！

主任：那末，你承認你們是什麼關係！

男：我們是——

女：（急）我們是——（推男）朋友關係！（大聲）朋友關係，沒有別的！

主任：（冷笑）何必客氣呢？你們是什麼關係，說好了。

男：（憤怒）我們是——

女：——朋友關係！真正是朋友關係！

主任：（微笑）密司齊，我什麼都知道，我很懂得你的苦衷。（打算走）（東突然推開門）

房東（板着脸）張……張先生！你們這豈有此理！

男：（迎過去）又是什麼？

房東：剛才你們的話我在外邊都聽見了！

（男將房東推到一邊。女將主任拉到另一邊。）

女：楊主任，你別誤會，別誤會。

男：房東先生，你別誤會，別誤會。

主任：我全明白了！——你們是夫妻！

房東：我全明白了！——你們不是夫妻！

主任：（向房東）噯，你弄錯了！他們倆實實在在是一對夫妻！

房東：噯，你才弄錯了哩？他們倆實實在在……不是夫妻！

主任：你這個人！你還想替他們隱瞞麼？

女：主任，別誤會！

男：房東先生，別誤會！

主任：那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是夫妻？

房東：那她剛才不是自己說的麼？他們是朋友關係呀！

主任：他們自己說的話靠得住麼？

房東：他們自己的話靠不住？那你還帶他們說謊話？

主任：胡說！我怎麼幫他們說謊話？你故意為他們隱瞞，你才是說謊！

男：（拉開房東）你們別吵！你們別吵呀！

女：（拉開主任）你們別吵！你們別吵呀！

房東：你……你說謊！

主任：你說謊！你簡直是放屁！

房東：你放……放屁！

男：（拉開）你別……

女：（拉開）你別……

主任：對不住，蜜司齊，我是沒有關係的，可是我們局長相當頑固。（故意說給男及房東聽）對不住得很，我不管你們這些事情了，不過，局子裏的事，按照我們的規矩，你不要去了！

未 婚 夫 妻

一九八

房東：我管着你們什麼局子不局子，你們既然不是夫妻，馬上替我去！

主任：（憤怒）我當然走！

男：你扯到哪裡去了！

女：（焦急）你們胡扯什麼？胡扯什麼！

房東：我不管！（走）

主任：我更不管（走）

男：（拉回房東）你別走，你別走！

女：（拉回主任）好了，好了，別胡扯了！別胡扯了，我完全告訴你們！告訴你們！你們真要我的命！

主任，怎麼？

房東：怎麼？

女：我受不了了！統統告訴你們得了！

房東：怎麼樣？你們不是夫妻？

主任：（同時）你們是夫妻？

女：噯！

男：（同時）噯！

房東：到底怎麼回事？

主任：到底怎麼回事？

女：別鬧！別鬧！你們都聽，我說（向主任）我們實在不是夫妻，不過訂了婚，還沒結婚……

房東：（得勝）哦！怎麼樣？我說嘛！

女：（向房東）不過，我們實在也是夫妻，已經訂過婚，只是還沒結婚罷了！

主任：（得勝）怎麼樣？還是夫妻關係！

女：（向主任）我們還沒結婚呀！

男：（向房東）我們已經訂婚的呀！

主任：那是等於結婚！

房東：那還沒有結婚！

女：（將主任拉在一邊）楊主任，你不是承認女子應該職業獨立麼？你剛才不是說，即使結了婚，還可

以做事麼？

男：（將房東拉在另一邊，同時地）。房東先生，我們馬上就結婚的，不過現在是她一個人住，將來我

們一定結婚的！

主任：不行！不行！我們局長的命令：結了婚的不用，要結婚的也不用，你跟他不是馬上要結婚麼？

房東（同時地）不行！不行！儘管將來結婚，但現在還沒有呀，像她這樣一個單身女人住在我這兒，那

算什麼呢？

男：（聽到主任最後一句話，勃然大怒。）你說什麼？

女：（聽到房東最後一句話，同時跳起。）你說什麼？

未婚夫妻

1100

主任：（男奔主任，女奔房東，主任房東皆大驚。）
主任……怎麼

房東……怎麼

男：（以拳向主任）混賬東西！你管得着我！

女：（指房東罵）你侮辱我們女人！

主任：你還做什麼？

房東：你還做什麼？

男：（舉拳打去）我揍你！我揍你！

女：（驅逐他）滾出去滾出去！

主任：（一面逃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房東（步步退却）替我搬走！替我搬走！

（主任房東同時逃出門去。男與女關上門。都憤怒之至。相對而視。）

男：房子怎麼辦？

女：（憤憤地）偏不結婚！——可是職業怎麼辦？

男：偏要結婚！

女：還結婚哩！飯都沒有得吃！職業都找不到！還結婚哩

男：（冷靜，宣傳式地。）所以女同胞們應該奮鬥呀！應該積極參加抗戰呀！應該……！！

女：得了！得了！我不是脫離家庭，跑來參加抗戰了嗎？我不是在找尋職業，要求生活獨立嗎？……！……！

男：（寔）你別吵呀！你別吵呀！太太！……！……！

女：（大怒）你還叫太太！你還叫太太！

男：哦！哦！……！……！

（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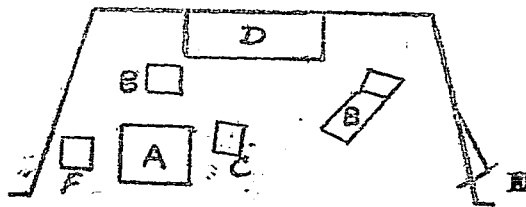
——完

四月四日

未
婚
夫
妻

1101

未婚夫妻，演出說明



- A 桌小方桌
- B 長椅
- C 凳
- D 床
- E 門
- F G 凳

這是一個小型的趣劇，雖然屬於喜劇的一類，但是較諸一般的喜劇，作風上顯得誇張。誠然趣劇是拿一連串有趣味性的故事更加趣味化了。有許多觀眾，不瞭解趣味性的事情，在實生活中就是通過人們的理智認為不合理的事情才能成「趣」。他們一再的對於戲劇的不合理加以非難，其實戲劇即是要專門描寫不合理為己任的，所以觀眾的認為不合理應該是對於實際生活，而不要對於「劇」。但是觀眾在喜劇的演出裏，總要捧腹大笑以至於滿足，不到事後他們沒有「理」與「不合理」的批評，可是一直到最後——經過一度長的生活時間，能忽然在社會上發現一件確與戲劇相同（或大同小異，或僅有一部份相同）的一件事實，他們才就恍然大悟。這就是諷刺給與人們的效果如此。演出趣劇的人，不要因得不到觀眾立刻的同情，而失去演出的勇氣。

舞台面上圖。

但是無論怎樣設計其他的舞台面，因為這個戲要守兩個原則，（一）舞台上的導具集中左右兩區，（二）台中部必須空曠，這兩點為的是適合表演，但主要的更適合於末場房東主任與男、女，二人的捉對爭扭，基於兩邊的道具與台中的空曠之地，可把兩邊爭扭的男與房東女與主任，再男與主任，女與房東，或房東與主任，混雜的動作，借區域來區分。

大體，先是房東與男，女與主任的爭扭，各據於左右兩邊，（即男房東於B處，女與主任於A處），再而房東與主任的爭扭，雙方各進至台中（C），而後男女各將他們拉回復歸台之左右（A，B處），但亦可就拉開的動作對調了兩邊，即是男的把房東拉到A處，女的把主任拉到B處。到了房東主任兩方再起誤會，說「我不管」與「我更不管」，時，兩人應同時開步欲走，而又相會於台之當中，男女隨即把他倆拉回，而要向他們詳細解釋，此時男與女又相處於當中，房東，主任，各據兩邊，但時時向前移近男女，而後男女說到「楊主任你不是承認女人應該職業獨立麼！……」和「房東先生，我們馬上就要結婚的，一時兩人又各把主任，房東，拉回左右兩邊，「各訴衷情。」但是忽然因為主任觸怒了男，房東觸怒了女，男女於同時捨去原有對手，男奔主任，女奔房東，形成了男女地位更調。再而兩人同時說出，「我對你」「滾出去」，各把主任，房東推向台中，使房東主任，不期地背抵於台中，相擠相搥而出。

以上都是此劇末尾的一段——也是此劇的頂點的地位的排列，任何舞台裝置，出不了這樣的範圍，任何舞台裝置，勢必須適合這樣的地位。

三、

此劇的排練，應為作重於對白的啣接，和地位的排列。上面寫出的頂點的地位排列與對話的啣接，是尤其重要的，要在這場演得紛而不亂，嘈而不雜，確到好處，勢必須有長時間的排演。

致於速度的快慢，沒有什麼顯然的差別，喜劇的速度，大體是輕快的，末尾的頂點，緊與快甚於劇

的起初。但快與緊並不是說白的字與字之間的縮短間隔，乃是句與句之間的緊接，尤其是接話地方的緊接，這樣可不致使觀眾不易於聆聽了。

四、

關於舞台面上的道具運用，（一）開幕時台上道具是非常零亂的，雜物紙片，碎布，到處皆是，桌椅也是亂擺的並不如上圖，但於男女房東入場之後，於對白之間，逐漸整理，房東並掃地，而後成如圖之舞台面。（二）男於主任入場時是藏於B處躺椅後背，再用被伏蓋。（三）網籃用後可放於D（床）左，B後，以襯舞台面之均衡。（四）男女可於牆壁上掛兩張像片。（五）大躺椅如果是搖椅，更可增加動作的趣味性，主任進場後也可以在椅上搖擺地坐一下，一方因男的躲藏該處的關係，促成觀眾緊張，一方可表露主任的個性輕浮，來意不善。

五、

男女進入屋子，他們是一邊說話，一邊仍在做着收拾家具床鋪等的工作的，這一點導演與演員不可忽略，且要進一步以手中之工作幫忙他們的表情。

房東是個固直的老人，而不是個無事生非的小丑，他的進進出出，調換鈔票，是真的出自於固直內心的，這一點，要做來不致使觀眾看得免強，認為是劇中的太過做作。

男，女，並不是怎樣畸形的人物，他們也正像普通一般青年一樣，不過在劇中他們的遭遇特殊罷了。

未 婚 夫 一 妻

二〇六

。所以導演人不要將他倆再作另外的處理。
主任也不是過於浮滑的小丑，應該是個不到四十歲，三十歲左右，介乎於玩弄女性者與他的行動說
然也有使人作三日嘔的，但不必過火形容，以免與實生活不調。與其他演員的動作不調。
這個戲如與其他獨幕喜劇合演時，應放在演出的中部和末段，但與悲劇配演亦不方放置於最前。

凱歌

宋之的

獨幕七場劇

本劇各場前雖寫的背景，其實是以用以添故事發生的地點。演出的時候，並不一定要有景的設備。各場終結時，有燈光設備的，以燈光才明暗，無燈設備的，以幕布去啓閉。表示時間及地點的更換，但需很快，最多不得過三秒鐘，免得情緒不能銜接。

本劇與『小風波』一劇，空舍清野，為三個互相聯繫的獨幕劇，可以合演，也可以分演。

第一場

景：

一矮屋內。

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深夜。一切靜寂，僅遠處狗吠聲甚急。
矮屋內，日兵甲、乙、丙、丁，圍破棹一方；喝着酒。開幕的時候，酒已喝到了相當程度，都已經有了點醉意。

日兵甲頹然的唱着思鄉的小曲，他是一個農民應徵入伍已經一年多了。
大家都不免有些淒涼，都陷入沉思中。

狗吠聲甚急。

日兵乙突然在沉思中跳了起來，他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應徵入伍才不久，便被派到晉東南來的。

的。
日兵乙：（恐懼的喊）你們聽！

（日兵甲、丙、丁，慌亂的把槍拿在手上，靜默着。）

日兵丙：（一個漁夫出身的兵）不過是狗叫！

日兵乙：（頹然的坐下，狠命的喝了二白酒。）這是什麼生活！我真忍耐不下去了，一天到晚的愁恐怖掉圍着，恐怖，恐怖，永遠的是恐怖，不曉得什麼時候，游擊隊會從黑暗中跑出來，亮瞎一響，把你們的腦袋砍了去！

日兵丁：（一工人）安靜點，你快要變精神病了！

日兵乙：爲什麼？爲什麼？難道這種事沒有發生過嗎？

日兵甲：常常發生的，有一次，唔，是半年以前了我們的隊伍，開到這兒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村子裏

宿營。村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病得快死的老頭子，躺在屋簷底下，像就要斷氣似的。什麼是游擊隊，我們的教訓已經受到不少了，我們大家都警戒着，二等兵曹，鴨切五郎，走到那老頭子身邊踢了一腳，「你怎麼的」他問。「快死了，就要死！」那老頭子哼着，「給我一刀吧，殺死我吧！」他要求。噫，一個快死的人，而且老了，大家就不再理他，安心的睡覺着了。可是就在那天夜裏，這老頭子殺了鴨切五郎和幾個弟兄，把兩挺機關槍都抗着了。——這就是游擊隊。

(沉默了一會。)

日兵丙：你們諸位看見過游擊隊嗎？誰都沒見過！曉得游擊隊藏在那兒嗎？誰都不曉得！可是游擊隊到處都是，隨地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兒談天，他就在黑暗裏聽着呢！

(大家不由的眼睛向四外搜索着。)

日兵乙：到處是死，死等着我們！

(日兵甲又憂鬱的唱起鬱鬱的小曲來。)

(大家悽然。)

(風聲。)

(犬吠)

(窗戶紙噓噓的響。)

日兵丙：(站起來從窗戶孔，向外望了一眼，恐懼的退後着。)

外面響的像……

日兵乙：像軍閥的心一樣！

（大家默然。）

日兵甲：（要喝酒，酒光了，憤然的把瓶子掉在地上，一聲巨響。）

日兵乙、丙、丁：跳起來，手扶着槍。）

日兵丁：（譴責的）你幹什麼？

日兵甲：酒光了……

（大家坐下……）

（嘆氣。）

日兵丙：可是，你們近來接到過家信嗎？

日兵乙：沒有了長久的沒有了！

日兵甲：還是七個月，接到了一封，說是老婆到富戶去幫工，孩子也病死了。

日兵丁：部隊常常流動，信也送不到……

日兵乙：就是送到，徵查員也會扣留……

日兵丙：唔，聽說是有什麼法子……我命裏就沒有家的……

在海軍……

日兵甲：聽說海裏常常翻船……

日兵丙……唔，也不常常，有時候大風浪來了，我們也很恐怖，可是那種恐怖，是一會兒就過去的。我們喜歡海，愛着海，海就是我們的家。死在海上，就像死在家裏一樣。我怕的是永遠離開海了，永遠看不見它了。我——我——（打呵欠）我要睡覺了。（他躺到床上去了。）

日兵乙……誰願和我出去走走！

（大家不響。）

日兵乙……尋思了一會）

日兵甲……你幹什麼？

日兵乙……悶的很（下）

日兵甲……（搖頭）還是個大學生呢！剛來的時候，精神頂好，現在可不行了，像個半瘋子似的！

日兵丁……這人不中用的很，一天到晚的和死作伴兒！

日兵甲……我們即使不和死作伴兒，也離着坟墓不遠了！

日兵丁……想起在國內的時候——！

（日兵乙倉皇的跑進來）

日兵乙……（慌張的）有人……

日兵甲……

日兵乙……（一齊跳起來）什麼？

日兵丙……

劇 歌

日兵乙……我看見了——人！

日兵甲？（持槍）那兒？

日兵乙……那兒？

日兵甲……

日兵乙……（都擠往門口，又攪騷起來。）

日兵丙……

日兵丁……真是人？別是樹吧？

日兵乙……

日兵丁……門口有兩顆樹，倒像人似的！

日兵丙……（放下槍）那兒會有人，放了步哨呢！

（大家鬆懈了，依舊坐下。）

（但還沒有坐穩，號聲響了。）

（靜聽，終至緊張起來。）

日兵甲……緊急集合！

日兵丙……到底來了！

日兵乙……我說有人嗎？

日兵丁……別作聲！（把蠟吹滅）

(緊急集合號，渡屬的響着。)

第二場

人：

士兵甲

士兵乙

農民甲

農民乙

小D——女政治工作人員。

景：

某山村驛場上

旭日初升的時候，晨曦中，歌聲洋溢。

男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聲……山高林又密，

女聲……兵強馬又壯；

混合聲……（雄壯的）……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歌聲停止的時候，鳥兒在枝頭就繼續讀着歌唱了。）

士兵甲：同志，你是本地人嗎？

農民甲：不，我籍縣！

士兵甲：你呢？

農民乙：我就是本村的！

士兵甲：本村子？

農民乙：對啦！

（士兵甲不言語，像沉着什麼似的。）

士兵乙：（對士兵甲）你不知道，這位同志是紅槍會呢！

士兵甲：真的？是那一門？

農民甲：砍門！

士兵甲：聽說紅槍會都是刀槍不入的，真嗎？

農民甲：排刀，排槍，我們都練習過！

士兵甲：也有神仙嗎？

農民甲：我們供的是蓬萊仙師

士兵甲：現在科學的年頭，那有神仙，一定是臆扯！不過，同志，你別生氣，對你們那個會，我們是尊

敬的！

農民甲……

士兵甲……除了迷信，你們的會都很好，並且聽說打死了許多鬼子！

農民甲……

士兵甲……怎麼、同志，生我的氣嗎？

農民甲……

士兵甲……同志，你別誤會，我不過是說……

士兵乙……其實天下事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比如打仗，有時候真是鬼神莫測，有一次，我跟小隊長去摸

鬼子，很順手，牽了一個哨兵，牽走了兩匹大洋馬。已經牽到路上了，誰曉得攔腰裏跑出了一

條野狗，緊跟着雨兒咬，一點都不放鬆，我恨極了，就開了一槍，這一槍不要緊，鬼子追出來

了，我們只兩個人，鬼子十多個，跑又跑不脫，打又打不過，正在為難，小隊長忽然喊了一聲

，我們拚了這條命吧，中華民族萬歲！他就面對面的衝上去。我也覺得一下子火了很多，胆也

壯起來了，就緊跟着他。鬼子開始有些吃驚，其後就站住發愣，接着，我們一槍也沒放，他們

就逃走了，現在那大洋馬，小隊長還騎着呢，你說不是有鬼嗎？

士兵甲……那有這種事，我不相信！

士兵乙……（着急的）王八蛋撒謊！

士兵甲……就有這種事，那也不是鬼！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二二五

士兵乙：……是什麼，你說？

士兵甲：我說——

（女政治工作人員小D上。）

農民甲：（熱情的）小D同志！

農民乙：小D同志！

士兵乙：讓小D同志評判評判！

農民甲：小D同志，你說這世界上可真的有鬼嗎？

小D怎麼？身經百戰的英雄，倒信起鬼來了！

士兵甲：（勝利的）你看，怎麼樣？

士兵乙：（不服氣的）小D同志，是還未回身，我和小隊長兩個，被十幾個鬼子包圍了，我們逃又不能

逃，打又不能打。心裏想：這下子可完了！我們一下子就都決定了死，我們高呼中華民族萬歲

，向他們面對面的衝過去，誰知道那些雜種，一槍沒放，就跑掉了！

小D：（想了一下）同志，這是你們的勇氣，把他們克服了，要是你們一害怕，要逃跑，怕就糟了！

打勝仗，不一定憑了槍彈，有時候，我們這種爲了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也能够使敵人胆寒的

。

士兵甲：你聽，講的多好，現在你聽明白了吧！

士兵乙：（沒奈何的）——那反正是有點怪！

農民甲：小D同志，教我一個歌吧！

農民乙：對……教一個歌吧！

小D：……次教的游擊隊歌，學會了沒有！

士兵甲：早就滾瓜爛熟了！

農民甲：那是我們自己的歌，一學就會！

小D：那就大家合起來唱一次吧！「我們都是神槍手……」一，二！

大家唱：「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都是飛行軍，

那怕山高水又深……」

（連樹上的鳥兒都和他們唱和着。）

（晨霧已消，陽光明媚。）

（忽然一陣噴子聲。）

（歌聲停止。）

（許多人跑到廣場上集合。）

小隊長：（在集合好了以後。）諸位同志：據前方的尖兵報告，敵軍的大隊，正向着我們的方向前進，顯然是有進攻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地方，被敵人發覺了，現在敵人距我們還有十五里，我們還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來得及吃早飯，大家不要亂，吃得飽飽的，把一切都準備好，再聽見槍響，立刻散開去。到五里地外的郭家原集合，把一切的東西都帶上，鍋灶都破壞乾淨，別留下半點痕跡。現在！散！

（解散後，士兵三三兩兩的下場，一面談論着這發生的事件。什麼人講了句笑話，有喜喜哈哈的笑聲。）

（士兵甲拍了拍農民乙的肩頭）

士兵甲：喂，同志！

農民乙：……

士兵甲：等一等！

（等人都散盡了以後。）

士兵甲：同志，你加入多久了？

農民乙：快半個月了！

士兵甲：你是本地人嗎？

農民乙：就是本村子的。

士兵甲：你沒有胆子？

農民乙：什麼？

士兵甲：今天鬼子來這，搜一個空，一定在這兒宿營，你要有胆子，到夜裏，我同你來摸他媽一下！

農反乙：（興奮的）好哇！

士兵甲：左近的路你都熟吧？

農民乙：那還用說！誰家有幾扇窗戶，我都清清楚楚的！

士兵甲：你不後悔吧！

農民乙：後悔！同志，我跟你說吧！我的爸爸就是被鬼子砍死的。我的仇還沒報呢！

士兵甲：好……今天夜裏，咱們就來報仇！

農民乙：同志，要是捉住活的，你暫給我……

士兵甲：怎麼……

農民乙：我們要是被人捉住我替你死！

士兵甲：別瞎扯！摸鬼子，我是老油子了！

（歌聲復起。）

（歡樂的）

男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聲：山高林又密，

女聲：兵強馬又壯。

混合聲：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凱歌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第二場

人：

士兵甲，

農民乙。

景：

農家屋外。

夜。

靜寂。

農家小屋內有燈光。

聽得見日本兵士思鄉的曲子聲。但很隱約。

開始是農民乙，其後是士兵甲，繼是潛跡的上。

農民乙走近窗前，小心的把眼睛貼在窗戶紙上。

士兵甲：小心！

農民乙：（立了一會，走到甲跟前）裏面五個鬼子，在嘆氣！

士兵甲：還被聽？

農民乙：（搖搖頭）

士兵甲：我看——

（士兵甲走進去，立刻又退回來。）

農民乙：（吃了一驚）怎麼？

士兵甲：（唾了一口）媽的，晦氣！

農民乙：你見了什麼了？

士兵甲：一個家伙，正在窗戶那兒張望！

農民乙：張到你了嗎？

士兵甲：我在暗處，他怎麼能張見。媽的，還是等一等吧！

（兩人蹲下來。）

（沉默）

（歌聲愈淒涼，像是啜泣似的）！

士兵甲：媽的，想家想哭了！

農民乙：倒奇怪，狗也不咬了！

士兵甲：那饅頭是浸了酒的，它喝醉了！

農民乙：真有你的！

（兩人沉默）

士兵：甲（突然的）那是什麼？

農民乙：是影壁，已經塌了！

士兵甲：倒像是個人呢！

農民乙：好黑的天，怪不得小書上都說，月夜殺人，真是好時候！

士兵甲：你沒幹過嗎？

農民乙：……是第一次！

士兵甲：怪不得你打顫呢！

農民乙：不！

士兵甲：不什麼，你打顫，我覺不出來！

農民乙：不，我不是害怕，我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哆嗦，像是身不由己似的。可是——我不害怕

！我全身冒火，一定是我那死掉的爸爸作怪！

士兵甲：什麼？

農民乙：我心裏這末想，嘴上就這末說，其實我什麼也看不見，連你也只有一個黑影子！

士兵甲：別講啦！

（又沉默了。）

士兵甲：（忽然的）我說呢，怪異的，原來是個毛賊！（他站起來，又走向窗戶。一會兒，回來。）喂，快點，有人出來了！

農民乙：這兒，這兒，影壁後面！

士兵甲：（兩人都蹲在影壁後）準備好！

農民乙：早好了！

（等了半天，沒有動靜。）

士兵甲：怎麼着，又回去了！

農民乙：媽的！你聽見沒有，我忍不住了，我一看見那些東西，心裏就憤，咱們想法子動手吧！

士兵甲：別動，有人來了！

農民乙：……………

士兵甲：你這家伙，真冒失，幹這玩藝，性急是不行的，有時候跑到天亮，空跑一趟，也說不定的，鬼

子們滑的很呢！

（歌聲又起。）

農民乙：又唱起來！真糟！……………

第四場

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景：

小屋內。

日兵等東倒西歪。有的已經打呵欠，有的在伸懶腰，有的在坐着打瞌睡，但他們沒有人提議睡覺，甚至連睡覺的意思都沒有。痛苦把疲倦征服了。

日兵甲仍舊淒涼的唱着小曲。

日兵乙：別唱了吧，求求你！唱這個有什麼用呢！反正都是一樣的！

日兵甲：唱着心裏好過一點！

日兵乙：你心裏好過，別人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的勇氣那兒去了？我的志願爲什麼消滅的？我怎麼會變成了這種樣子？我快變成神經病了！（哭泣着。）

日兵丁：安靜點吧！

日兵丙：真不知道怎麼弄的，說是這兒有游擊隊，急急忙忙的趕來了，連人影兒也沒有！

日兵戊：什麼都沒有！起先，我們不敢進來，後來放了一陣空槍，才發覺這村子是空的！

日兵乙：（焦燥的）他們都到那兒去了？這些鬼究竟藏在那兒呢？爲什麼我們跑來跑去，一個中國人也碰不到？這不是中國的地方嗎？可是人呢？人在那兒？——空的村子，空的屋子，連曠野都是

空的！我告訴你，我受不了這個，我要被這些空的東西逼死了！

日兵丁：那些偵探都應該槍斃，他們怎麼還不知道羞恥呢？

日兵甲：要是那些中國人再聰明一點，把我們的後路截斷，我們不是餓死，也會被俘虜的了！

日兵丙：等看吧，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日兵乙：到那時候，中國人的報復就要集中在我們身上了！

日兵戊：仇恨——仇恨生了根了！

日兵甲：我們都變了，軍隊變了，人也變了，什麼都改了樣子了。在我才攻下南京的時候，我完全是個不同的人，我覺着我高立在中國之上，我的心境比現在偉大的多！我幾乎是瘋狂了。見了房子，燒，是個人，殺，見了女的，搶。我覺得中國是被我毀滅了，——可是毀滅了我的，却是這倒霧的中國！

（沉默了一會。）

日兵丙：（摸索着伸出一隻握着的手來。）豬一豬，裏面有幾個銅板？

日兵丁：什麼？

日兵丙：豬一豬，我們在海上，有的時候，也常玩玩這個的！

日兵甲：賭什麼呢？

日兵丙：賭——我腳上的靴子！

日兵丁：你的靴子，累壞死了！

劇 歌

日兵丙：那就這隻錶！

日兵丁：搶來的！

日兵丙：你別管了，賠着，錶就是你的！

日兵丁：好——

日兵丙：等等，猜不着呢？

日兵丁：這隻戒指！

日兵丙：好！

日兵丁：三個！

日兵丙：（張開手）四個，你猜錯了！

日兵丁：猜幾次呀！

日兵丙：什麼幾次，拿來！

日兵丁：什麼？

日兵丙：戒指！

日兵丁：（站起來）你想騙我的戒指嗎？你想錯了！

日兵丙：你要賴，我可就不客氣了！

日兵丁：你想怎樣？你個老鬼子！

日兵丙：什麼！

日兵丁：……你們打漁的，都是鬼子！

日兵丙：你們都看見的，他要賴掉我戒指！

日兵丁：你賭的不光明！

日兵丙：我拿我的性命打賭——

日兵丁：你的命還沒有我的戒指值錢呢！

日兵丙：（憤怒的一拳。）

日兵丁：（阻住他）你想幹什麼？

（兩人怒目相視。）

日兵乙：（憤怒的拍着桌子）你們的老婆孩子，都在家裏哭哭啼啼盼望着你們的凱旋，你們兩却在這種生死關頭尋開心，打架——

日兵甲：神經病！

日兵乙：我神經病，你是什麼？

日兵戊：算了吧，算了吧！

日兵乙：我受不了，我看不慣！（披起風衣）

日兵戊：你幹嗎？

日兵乙：出去走走！（下）

日兵甲：（在他的背後）別又見了風，就是雨，弄得人心不安。

凱歌

三三八

(日兵乙出去以後，又靜下來了)。

(日兵甲復悲愴的唱起他的小調)。

(忽然，日兵乙在外面銳叫一聲，但接着，又默忽了)。
(大家一驚，站起來)。

日兵戊：怎麼咧！

日兵甲：………

日兵戊：又不響了！

日兵甲：準是看見了那破影壁，又當成游擊隊了！

日兵戊：找找他吧！

日兵甲：誰愛去，誰去，我，沒這閑工夫！

日兵丁：狗一夜都沒咬，一定，又是一個人發瘋呢！

第五場

人：

士兵甲，

農民乙，

日兵乙，

俘虜小林，

小D

景：

在一個廠家的小屋內，

日兵乙恐懼的坐在牆角，

農民乙和士兵甲正在吵架。

士兵甲：（拍桌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革命的兵士，有你這種態度嗎？你看，你把他嚇得這個樣子。（轉身，安憑日兵乙，像哄小孩子似的）。別害怕，不要怕，我們是優待俘虜的！

（日兵乙畏縮的後退，臉上流汗，恐怖的瞪着眼睛）。

農民乙：你答應我的，要捉住活的，交給我！

士兵甲：交給你，交給你去殺死嗎？

農民乙：你不知道不知道，他們殺了我的爸爸。我爸爸活了六十多歲，沒得罪過一個人，老了倒了死得那樣的慘。是被他們用刺刀活活的扎死的。全身上下，沒一處好肉，血都滴滴了一坑。媽媽在他旁昏過去了，弟弟在旁邊心痛的亂叫，你想我這個作兒子的，怎麼辦？我怎麼辦呢？

士兵甲：你……你這種行為——沒有道理！

農民乙：你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有沒有爸爸，我已經起了誓，只要鬼子們落在我手裏，我——（衝過去）躲開！你躲開！

○ 士兵甲：（冷冷的截住他）同志，你已經是一個兵，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我要在今天的小組會議裏，請你提出批判，你的行爲，是犯了錯誤的！

農民乙：隨你的便！我先幹掉他再說！（他掏出槍來。）

士兵甲：（也立刻掏出槍來）同志，別胡來吧！

農民乙：你想跟我拚嗎？

士兵甲：要是你堅持你的錯誤的話，我是不客氣的！

農民乙：（怒極）同志，你到爲了敵人，打死我嗎？

士兵甲：這已經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客人了！並且將來會和小林同志那樣，變成我們的同志的！

農民乙：（吼叫）我不管，——過來！（對士兵乙）喂，叫你過來！

（在他們掏出手槍的時候，日兵乙預知情形不妙，便用兩手蒙上了眼睛，等待着。現在，又向着死亡一步的走向農民乙。）

士兵甲：（插身在他們的中間，從容把槍放下，）同志，要是你一定要殺他，那就先拿我開刀吧！

農民乙：（大驚）什麼？

士兵甲：現在他的性命，是我們兩個人負責的，小林同志馬上就要來，我已經報告上去了。我不能看着你殺害他。也不願意用槍殺死你，我已經沒有辦法了。只有請你多費一顆子彈，先把我幹掉吧！

農民乙：你——什麼意思？你

士兵甲：留下我，你要後悔的，你的錯誤很大，我一定得報告你了。在敵人的窗戶底下，你大聲的講話，蹲在影壁底下，你非常的不耐煩，小便的時候，又不知道謹慎，一路上，你毆打着這位日本同志，現在，又掏出你的手槍——

農民乙：……

士兵甲：你這些錯誤都是嚴重的。殺一兩個俘虜，就算給你爸爸報仇嗎？

農民乙：可是——

士兵甲：那仇還是報不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殺一兩個人就可以打倒的！

農民乙：……

（正在這時候，俘虜小林和女政工人員小D上）

小林：（驚訝的）籬原，你——

日兵乙：（也驚訝的）小林——你——

小D：好了，碰見熟人！

士兵甲，（放心的）現在，沒我的事了。（向農民乙）走吧，跟我走吧！

農民乙：（雖然不願意但沒奈何的隨兵士甲下）。

日兵乙：小林，你果然在這兒——

小林：怎麼？——

日兵乙：軍官們都說你戰死了，可是我們不信，每逢我們看到你留下的標語，大家總要忙一陣之。軍官

們總要我們在你的標語底下，堆一堆罵藪，並且寫着：「小林之墓。」我們可都希望你活着！

小 D：現在不是碰到了嗎？

小林：我給你介紹，這位是 D 同志——

日兵乙：（行禮）D 同志！

小林：她要我轉達，他們非常歡迎你，你在這兒不僅不會受脅，而且還要特別優待你！

日兵乙：真的嗎！

小 D：我們中國軍隊，是以優待俘虜著名的！

日兵乙：那麼，我不會死嗎？

小林：自然不，你看我，不是活的頂好嗎？

日兵乙：（感激欲泣）我又活了，不我永遠活了。這以前，許多的夜裏，——那是多淒慘的夜啊——我總是想着死，生命，一點把握都沒有，不曉得什麼時候，中國的游擊隊會跑了來，我的頭會碰

下去，在我被捕的時候，我心裏想，這果然來了！

小林：（笑着）你還是以前的籐原，跟我們在東京同學的時候，幾乎一點都沒變！

日兵乙：可是我反而活了，可是，小林，你怎麼呢？——活着是幸福的！

小林：我在這兒組織了一個支那派遣軍反戰大同盟的支部，籐原，參加我們一塊兒工作吧！

日兵乙：我——我可以嗎？

小 D：歡迎的很！

小林：籐原，我相信，我們要想活着，要想叫我們的子子孫孫幸福的活着，是非把我們的軍閥打倒不可的！

第六幕

人：

隊長，

常大興

李疔疽

景：

某室內

隊長和常大興等正在密談。

隊長：有多少人呢？

常大興：大概有三百多人！

隊長：住了多少間屋？

常大興：十三個院子！

隊長：院子很大嗎？

常大興：也不算大，擠着住的！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隊長：還有什麼情報？

李疙瘩：別的，也沒什麼，昨天，給一響，他們就亂，亂一陣子，就喝酒，喝醉了就哭，昨天一夜都不在家，說是來打游擊隊了。可是打了一夜，鬼也沒碰見，今天一早就收拾行李，說要退了！

隊長：你怎麼曉得？

李疙瘩：有個馬夫，是這城人——他說的！

隊長：靠的住嗎？

常大興：隊長，我們一點都不撒謊，老實說，我以前是常常鬧鬼的，人家說民主，我也跟着說民主，我其實心裏老想專權，人家說屯糧，我也說屯糧，我其實暗地裏把糧都藏起來了，人家說打日本；我也跟着打日本，我其實心裏卻想找機會撈一筆；結果呢，日本人卻把我捆起來，把我搶光了，這一次，是真的！我還能撒一輩子謊嗎？要是再撒謊，就對不起我自己。是你要動手的話，我很願！我的路頂熱的！

隊長：我會調查的！老實告訴你，敵人的情形，我們都很清楚！

常大興：到是不錯，要不然，日本人怎麼吃你的虧呢！

隊長：聽說你以前很不老實！

常大興：我，——鬼迷了心了。不然，怎麼會吃日本人的虧呢！

李疙瘩：這次，常大興是真的後悔了！

常大興：我情願拚老命！

隊長：你的房子，也在十三個院子之內嗎？

常大興：我的院子，住了三十幾個鬼子，上上下下都住的滿滿的！鬼子一到夜裏，把門就拴的死死的，惟恐被人燒死了，這正好，要是放火的話，一定是燒死的，就是活着跑出來的話，在暗地裏埋伏了人，也跑不了他，要動手的話，就得快，遲了，他們就要退了，退到城裏，又麻煩了！

隊長：燒了房子，你住什麼呢？

常大興：沒房子住，也凍不死，天暖了，我們鄉下人，肩頭硬，躺在野地裏，睡的更香，只要鬼子趕跑了，還怕沒房子住嗎？

隊長：對了，只要鬼子趕跑了，政府給你蓋新的！

李疙瘩：不怕，你的房子燒了，住到我家裏去，我養活你！

隊長：難道日人就一點防備也沒有嗎？

常大興：他們倒是頂機警的，村裏村外都放了許多哨，房上，還鋪了雪白的棉花——

隊長：鋪棉花？

常大興：是呀，所以萬上不得房，一上房，雪白的棉花上一條黑影，他們就發覺了！

隊長：還有呢？

常大興：街口都鋪着乾草和碎瓦片，所以大道都不能走，一走上去，乾草瓦片就要響，狗就要咬，他們就要發覺了！

隊長：有小路嗎？

常大興：有！他們儘管挖空心思，碰到地理鬼，也就等於白廢了。隊長，你相信吧——我常大興現才明白，可要真正的作人了，以前，我瞎了眼了！

隊長：……

常大興：隊長，怎麼樣？

隊長：等到傍晚，情形要沒變化，

咱們就幹！

常大興：我先回去探探！

隊長：不用了！

常大興：怎麼了，不相信我老子頭嗎？

隊長：那個不是，我已經派了人了！

常大興：（今天）真你的？我常大興一千個，也趕不上你一個。從前我老是轉不過灣了來，一心想佔便宜，算計人，以為活了這末大，還不比你們青年小孩子知道的多？結果是著著吃不開了，現在，看得你們的了！

第七幕

人：

日兵甲

日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小隊長

其他日兵

景：

某農家小屋內，

深夜，農家小屋內空曠無一人，淒涼而且污穢，屋隅橫一棺材，罩着白布帘，乍看頗有一點兒神祕

一兩聲大吠聲停止以後，接着，日兵甲，丙，丁，戊及其他日兵走進來。

日兵均顯得疲倦而狼狽，進門後，隨便把軍帽刺刀槍械等拋在桌子上。

日兵丁：這叫什麼戰爭？

日兵甲：.....

日兵丁：你們說，這叫什麼戰爭？說是要去打游擊隊了，立刻整隊，出發，走了半夜，連個人影子也沒
有，空消耗了那麼多子彈。一次是這樣，兩次是這樣，三次，四次，永是這樣，人的腳都快磨
爛了，一個游擊隊也打不了。

.....

日兵甲：可是我們的人，却常常被游擊隊綁走，不見了。簡原失跡了以後，聽說類似的傳，已經發生過不少次了！

日兵丙：（虔敬的）祝他早隨天國吧！

日兵戊：游擊隊是有的，不過我們碰不着罷了！隊伍已經不像樣子了，一聽見槍響，馬上就亂，可是槍卻老在你的週圍響，……

日兵丁：這就等於告訴我們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你們這些傻瓜，來打打看吧！」

日兵甲：我們只要一打，他們就走了！

日兵丁：瞎！

日兵丙：今天早上不是說，要退却嗎？

日兵丁：要真的退却也好了！

日兵丙：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爲什麼又不退了昵？

日兵甲：聽說聯隊長覺得這樣的退却，大沒面子，消耗了大批子彈器械，給養，兵員，連一次正經的仗都沒有打，怕上頭責備，人家恥笑。

日兵丁：他怕上頭責備，人家恥笑，我們可白白的犧牲了。

（衆默然。）

日兵丙：（揭開白布）這是什麼？你們看，這是什麼？

日兵甲：一口棺材！

日兵丙：棺材！

日兵甲：裝死人的！

日兵丁：爲什麼倒在這兒呢！

日兵甲：這是一種奇怪的風俗，全世界怕只有這晉東南才這樣的。要是爸爸死了，他們不葬，就把尸首

裝在棺材裏，等着。……

日兵丁：等到媽媽死了一起葬在土裏去。有時候，就這麼等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的！

日兵丙：真是奇怪！

日兵甲：我開始也不曉得，後來閱歷多了，才曉得是這末回事！

日兵丁：呸，倒霉，倒像是給我們預備下似的！

日兵丙：我們？我們都不配？你看，多漂亮。還漆了漆呢！我們只配燒成灰，裝成灰，裝在罐兒裏！

日兵甲：要像藤原似的，連尸灰也沒有呢！

日兵丁：這是什麼鬼世界！

日兵甲：可就說呢，要不是家裏有老婆孩子，我早就一根麻繩，吊死在這門樞上了！

日兵丙：你還想看你那老婆孩子呀，我看你，就死了心吧！

日兵甲：怎麼？

日兵丙：我呢，是早就絕望了。要能死在本國的海裏，叫自己的弟兄們舉行海葬，也甘心情願的，現

在就死，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死了人比踏死了螞蟻還不值錢，軍部，還不曉得給不給家裏一

個通知呢！

日兵丁：（拍桌子）我受不住了，我要回去！

日兵甲：啊？

日兵丁：退却，要求退却！

日兵甲：你，你配嗎？

日兵丁：難道我們就只配等死嗎？

日兵丙：我呢，是只有這樣的。白天，等命令，跑冤枉路，晚上睜着眼睛等天亮，一夜不合眼，無一時

一刻不提心吊胆的等着，只要最後的運命一來，我就算完了！

日兵丁：我不幹！這種傻子，我不幹了！

（這時，小隊長，突從門外走進。衆日兵一驚，立刻都做好立正的姿勢。小隊長睜視衆日兵一過後，嚴厲的質問。）

小隊長：方才吵什麼？

小日兵：……

小隊長：吵什麼？誰吵的？一點軍紀都沒有嗎？

日兵丁：（首先發難）我們要退却。

衆隊長：（吃驚的）？——

日兵丁：退却！

衆日兵：（嘈雜的）退却，退却，退却！

小隊長：你們想叛變嗎？

衆日兵：（默然。）

日兵丁：如果你以為要求退却，就是叛變，那也可以，這種戰爭，我們不願再繼續了。我們要回國，只要回到本國的土地上，就是判死都甘心情願的。現在，這叫什麼戰爭？這叫什麼戰爭？我們拚命，死亡，爲了什麼？爲了——

小隊長：（他早就準備着，這時，便一槍打倒了他）

日兵丁：（苦痛的）我反對——這種戰爭——我反對——

小隊長：（又一連兩槍）住了你的嘴吧！

衆日兵：（恐怖但却忿怒的望着他）

日兵甲：（忽然喊了一聲）火？

衆日兵：（驚慌的）火？

（火立刻蔓延起來。）

日隊長：（慌亂的）火？火？——

小兵丁：（掙扎，狂笑，）起火了！起火了！這一天，到底來了！

日兵丙：這最後的運命，畢竟來了！

日小隊長：別慌，我去看看——

凱歌

日兵甲：你看什麼，在黑暗裏，游擊隊等着你呢？哈哈！

——幕落——

凱歌，演出說明

一、多場劇的形式

這雖然是個獨幕劇，但是絕不和平常一般的獨幕劇相同，它幕內又分七場，場與場之間也要用幕的啓閉或燈光的明暗來當作區分割界的。在戲劇的形式上講，有其說他是個獨幕劇，還不如說他是個多場劇較為合宜，這種多場劇的長處，是在於它能不厭其詳的把故事表達出來，直敘式的毫不隱藏動作，更少利用暗場，因而結構簡單，雖一般的民衆也可以看得懂。

普通的一般獨幕劇，因為受幕的限制，（自劇之起首以至劇中，祇能開幕一次，關幕一次，亦因此叫做獨幕，）在一幕之內祇能表現一個地方與一個時間裏所發生的事情，絕不可能跳出這個圈子把這個時間以前或以後及這個地方之外的另一個地方所發生的關連的事情，實在表現出來，但到了不得已不表現的時候，於是就利用劇中人的口頭敘述和其他各種方法的暗示或象徵，被所暗示象徵或口頭敘述出來的事情，叫做暗場。

凡是暗場總不大容易為觀衆瞭解的，尤其是中國的大衆，正像看小說一樣，短篇小說或散文不能在他們的暗層裏得到任何好的影響，反之，長篇的非敘情的（愈是演義與武俠小說）是大衆愛看而又看得懂的東西。而對於看戲，過去一向的傳統，他們就是喜歡看連台好戲的。

這個多場劇的形式正是有意要突出獨幕劇的時間空間的限制，盡可能的把暗場變做明場，詳細表現故事的始末根由用動作實演出來，不受幕的限制，但也不受景的限制——甚至於不用佈景亦願意演出的，這就和中國往昔的連台戲差不多。

總之，像這個戲的形式是很適合於大眾的，雖然戲的內容和技巧還有一點點深奧，但是不妨放在大眾的面前試試，更可能再去效法它的多場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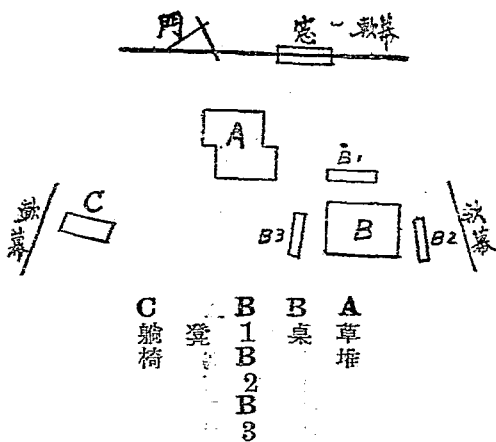
二、景的佈置

這個戲可以不用佈景而出演的，（真正適合演於鄉村大眾前的多場劇，的確是毋須要佈景，因為多場即是多景，在物質條件不齊備的鄉村舞台，何能達到換景的目的，）但如果具有良善快速的舞台工作技術，與在較為寬大的舞台上運用佈景、自亦未嘗不可，但第一要注意的，是不要閉幕換景，因多場劇場與場之間是不宜於用幕來表示的，頂好：利用燈光，在熄滅的一刹那，把佈景立刻更換，然後燈光復明，其中頂多不能費十秒鐘的時間，使觀眾情緒不致中斷。第二，為要達到如此換景的目的，在佈景的技用上不得不加以密切的注意，就是（1）設計的佈景必須簡單，台上道具以少為佳。（2）一切景物應便於裝卸（3）演員亦應充為佈景換置人，在燈光熄滅的一刹那，演員下場時隨帶台上一零碎道具下場——包括桌、椅、茶杯、床、等物。同時另一批即欲登場之演員（下一場登場人物）就上場之便攜帶道具置於台上應放之處。其他佈景門窗再由熟練已久之佈景人員同時變換完竣而後燈明，下一場再開始出演。（4）担任變景之工作人員與演員必須事前排練此項工作以至純熟後止。以上四點，亦即為一般演出之換景法則，多場劇的演出裏，更須於黑暗中搶換，自不是揀草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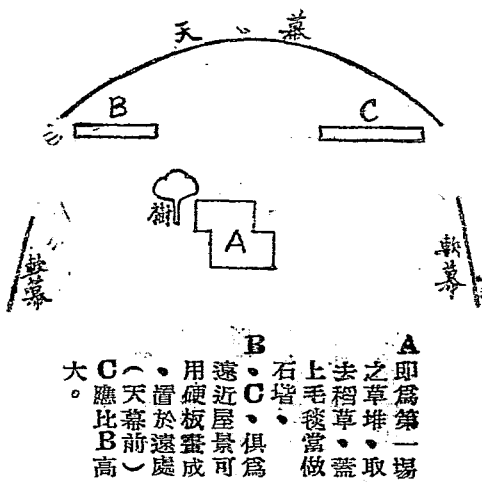
三、舞台面設計

圖：（此圖即按照便於換景而設計之平面）。

第一場（內景）



第二場（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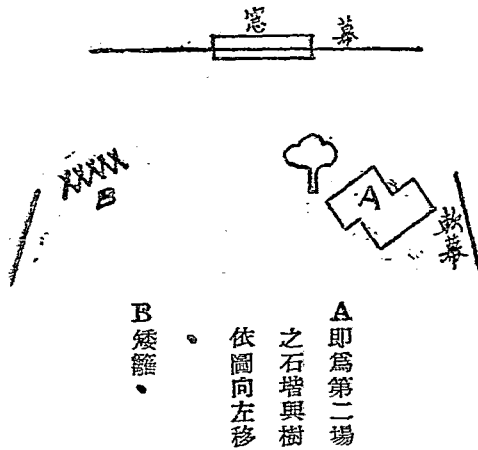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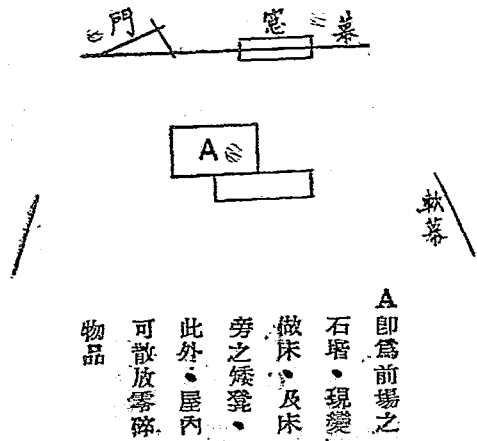
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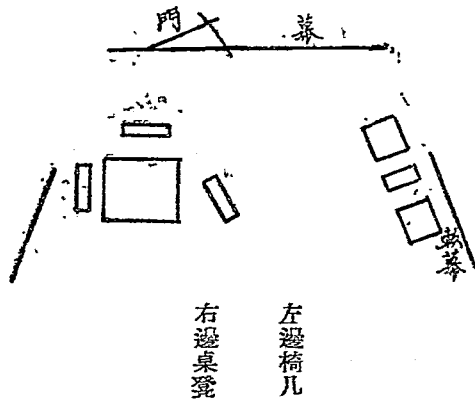
凱歌

第三場（屋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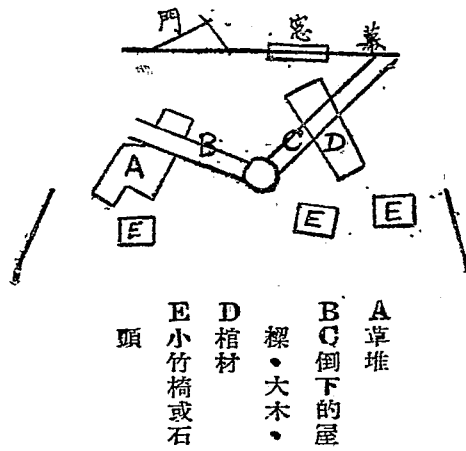


第四場（內景）





第五場(內景)
(第六場同此)



第七場(內景)

四、導演須知

- (一) 本劇的主旨，在揭露被游擊隊困乏了的敵軍厭戰情緒。
- (二) 劇中敵軍情緒的發展是先有恐懼苦悶的心境，再而苦悶加重，而厭惡環境，厭惡工作。進而厭惡戰爭，終結是由厭戰而發生激烈的心情而反戰。
- (三) 此劇的頂點應在最後一場，敵軍內哄與我軍進攻着火之時。
- (四) 第一場容易演得過於沉悶，而抓不住觀眾，導演人爲欲補救這個易犯的缺點，必須加強恐怖氣氛，強調敵軍受驚的突然動作，以受驚時的快速度和苦悶時的慢速度成對比；——有顯然很大的區別。並且一而再的造成這種對照，空氣也時鬆時緊，映出敵軍心理上的不安，這一幕有風與狗吠的效果，應確實配製。
- (五) 第二場是以描寫我軍的士氣爲主，宜注意其情緒的熱烈，全場用稍快的速度進行，以示緊張，有生氣。
- (六) 第三場的速度是很慢的，唯須注意效果的配製。
- (七) 第四場的起始要用快慢不規則的速度，以後直至末尾似乎要加點滑稽，以示輕鬆，——也是表示危險緊之前的一個手段。
- (八) 第六場很要緊，表現我軍出發之前的我軍士氣，宜有極快的調子夾雜於劇中人的言詞裏，頂好把常大興這個人處理成稍爲畸形，在旁人看來是近乎滑稽，而有着思的。由此充溢本場快樂興奮之

應有空氣，否則，隊長原是老成持重的人物，常大興再那麼老老實實的。似乎這場就沒有什麼力量，更象徵不了勝利的活力，又如何與一四場對比！？

(九) 在最後一場的演出，除了恐怖之外，要用快白。小隊長入場應啞場數秒鐘。衆兵要求退却之時盡是紛亂，嘈雜。叫嚷，速度顯得極快，直到小隊長打了最後一槍說：「住了你的嘴吧」衆兵恐怖憤然的望着他，台上復歸死寂，六秒鐘後再發現火而狂叫，日兵甲最後的那句話，是慢慢地說每個字都作重的吐出的。

(十) 劇中人中以日本兵最爲重要，常大興，農民甲亦很吃重，導演人當選合適的演員勝任。以致搭配全劇。

凱
歌

炸

藥

(獨幕劇)

王恩會

時間：抗戰發動以後，一個冬天的晚上。

地點：後方某一個鄉村，距城市並不甚遠。

人物：負傷歸來的旅長高昌明。

看護林愛芝。

發明家徐千里。

敵方間諜甲，綽號「黑龍王」。

敵方間諜乙，天勇。

偵探長楊鴻剛，綽號「老雷」。

佈景：鄉間別墅中一間休息室，佈置雖不甚華麗，處處却教你覺得雅緻，好看，對勁兒。客人來了，在這裏喝酒，談談話，飯後在這裏吸吸煙，倒很舒服。後方有窗，掛着厚的帘子，窗外是一片草場，覆滿了雪，現在如果有人打開帘子，還可以看出見鵝毛大的雪花，正在紛紛的落了下來。右方有一扇門通到外面，門上掛着帘子；左方有一扇小門，外通走廊。門旁有一個爐子，火並不十分旺。爐子與一張小桌之間，有一把病人坐的帶靠背的大椅子，上面放着一箇墊子。旅長高昌明坐在椅上，臉刮得光光的，臉色黝黑，雖然頭髮快要變成灰色了，他的神氣却還那廝年青，他的聊

抗戰獨幕劇選 第一輯

二五一

部寬闊，雙臂有力，兩手極大。他的腿上蓋着一條有條紋的氈子，爐旁立着一架讀書用的燈，他藉着背後射來的光綫在看報。天花板上還懸着另外一個電燈，並沒有亮。

高昌明看了一會報紙，猛地把牠擲在旁邊的桌上；因情感激動，嘴裏不由自主的罵了出來。

高：這些殺不盡的日本鬼子！還他媽的在那兒搗蛋哪……（一手扶着椅子，掙扎着要立起來，要走，可是他吃力的掙扎了半晌，流了一身汗，也是徒然；他嘆了一口氣，廢然的坐了下去。）唉！要不是壞了這條腿呀，……（他抓過拐棍，立了起來，握緊了拳頭，彷彿對他的部下訓話，前沒有發覺氈子已經落到地下。）弟兄們，我一刻都沒有忘了你們呀！你們等着，我就要來了！別說炸壞了一條腿，就是兩條腿都炸壞了，我爬着也要上前綫去殺日本鬼子呀！弟兄們，我就要來了……你們等着，你們等着……（這時看護林愛芝在外面輕輕叫了一聲「旅長」，聲音又清脆，又柔軟，還含着一點兒嬌，昌明聽了，意識立刻轉了過來，想起這是他休息的時間，不宜於這樣的激動，怕愛芝說他，便趕緊坐下，拿氈子把腿蓋好，裝着無事的样子。）進來。（愛芝開門進來，她年紀在二十以下，看護所應有的美德——細心，體貼，耐性，她都具備，此外她還有着玲瓏剔透的靈魂，一身迷人的孩子氣。她手裏端着一個盤子，裏面放着一個玻璃杯子，一瓶燒酒，她把小桌子向椅子拉近了些，拉靠後些，然後放下盤子。）

林：（看見他腿上的氈子弄亂了，趕忙替他整理，一面問他。）你又着急了吧。唉，好好的養着，再過幾天就好了，你可不要着急啊，你看，氈子又弄得這麼亂，準是又着急了吧。吃完飯正是休息的時候，你要心平氣和的休息休息才好。

高：（感情又激動起來。）愛芝，你教我怎麼能够安的下心？天天看報說是前綫打得這樣激烈，我的弟兄們在前綫拚命，我一個人呆在這裏算是幹什麼？他媽的，才開仗不到半個月腿上就掛了彩，也是那次我們一直打到北四川路，打得太高興了……

林：（截斷他的話頭，勸慰地。）咳，你也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你的弟兄們了，打你進醫院一直到現在，這兩個多月來，你的身子在後方，你的心却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前綫，不在你那些弟兄們的身

上……

高：再這樣下去，我可真受不了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前綫去！

林：好了，好了，不要再着急了。靜心的養着，過幾天就會好的。（把桌上的酒具整理了一下。）這酒够了吧？你還用別的東西嗎？

高：（微微搖頭）不用了，不用了吧，至少在半點鐘以內是不用了。

林：（把酒具一一指點給他。）這是燒酒，旅長；這是前天你直誇好看的那個杯子，旅長；都放在這兒了。

高：愛芝，你要再叫我「旅長」，我可要生氣了；我就要叫你看護小姐，林愛芝先生了。我跟你說過多少回了，「旅長」這個稱呼有多麼生疏。

林：（笑。故意地。）那麼要叫我怎樣稱呼你好呢？旅長。

高：噢？又是旅長！你這孩子真——

林：（仍然是揀撥地）那麼——高先生，好不好？

高：不好！你再不——我可要罰你了。

林：（還沒有滿足她逗弄他的心。）怎麼罰法？反正你起不來，要再像那天似地來沾我的便宜，可沒有那麼容易了。（笑。）好吧，「昌明」，叫你昌明可該行了吧。

高：（聽了心裏覺得怪舒服。）這……這還差不多，可是還不夠親熱的。

林：什麼親熱不親熱？（輕輕地搖頭撒嬌。）我不懂！（看了昌明一眼。）好了，好了，「明」，還可行了吧？（走到右方的櫃子，拿出一個顏色鮮豔的講義夾子來，和她那潔白的制服相映，顯得非常漂亮。）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一齣，「明」。

高：出去？下着這麼大的雪，還要出去！（忽然想了起來。）……：哦，可不是，我也真糊塗了，二，

四，六，今天禮拜四，又輪到你去教看護班去了。現在你一共有多少學生了？

林：一共有二十幾個。我們這兒人口不多，聽說東鄉那邊兒有四十多個哪，整整多了一倍。

高：她們有好些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學起看護來還行嗎？

林：你別小看這些鄉下娘兒們。他們很熱心呢。

高：對，她們是熱心的。我們在台兒莊打仗的時候，有人還給我們送衣裳，送吃的，

林：好，明，我要走了。你不用別的東西了吧！！

高：我不要了吧。

林：唉！這兒真是太僻靜了，人家很少，除了徐先生偶而來一趟，我們這兒簡直沒有什麼人。昌明，你該覺得有點悶吧。

高：（微微的嘆息了一聲。）唉，誰叫我是個殘廢人呢？腿又不能動，還不是得聽天由命嗎？愛芝。

林：什麼？聽天由命，聽誰的天？由誰的命？還不都是日本鬼子的炮彈把你打傷的？哼，你還管日本的砲彈叫天命嗎？

高：噯……你這張嘴真是巧，我說不過你。

林：還說哪？剛吃過晚飯，你就一個人鑽到這屋子裏看報。（少停。）報上又有什麼消息嗎？

高：我正在這兒看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把抗戰時候我們後方民衆的責任，說得透澈極了。（一面說着，一面把報紙遞給愛芝。）你看過了嗎？

林：（點頭。）看過了。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們雖然不能夠全部跑到前綫上去，可是我們在後方的工作跟前綫是一樣重要，只要大家拚命的做工，也爲國家出力不小呢。

高：是的。況且我們這次和敵人打仗，是消耗戰，是持久戰，說句粗話，就是看誰先窮光了，誰先累得告了饒，誰就是敗了。所以我們後方的老百姓只要多多的賣力氣，該幹什麼的，就拼命幹什麼，一齊來增加國家的力量，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林：你用不着跟我「我」演講了吧，旅長……
高：什麼？又是旅長！你這孩子——剛才我的意思是說——（用手指畫着屋子）四圍人家不多，這兒可就安靜多了。

林：（埋怨裏含着一點愛嬌。）你離開了隊伍，什麼地方不好去，偏偏挑了這麼一個地方住下。這地方多麼悶得荒，晚上出去，有時候怪害怕的。

高：你要埋怨，你就去埋怨我的嬸母好了。愛芝，這所房子還是她老人家的產業哪。她老人家去世的時候留給我的。我這回從醫院搬到這兒來住幾天，一來是爲了養病，二來也是回來瞧瞧這所房子，你知道我是在這所房子裏頭長大的。（少停。）唉我們別儘聊閒天兒了，你要走你就快走吧，記着早一點回家，外邊下着雪，路上不好走，啊——

林：好，我知道。我敬完了一堂繩帶學就回來。（她興興頭頭哼着歌曲出去了，高昌明目送她出去以後，剛拿起報來，微笑了一下，電話鈴響。）

高：（高呼。）愛芝！（林愛芝答應一聲，走了回來。）勞駕，你去接一接電話。幸虧你還沒有走。

林：（接電話。）喂！喂！對了，這兒是高旅長公館……唉，他在家……啊？不能，他自己不能來接……爲什麼不能來接？……你不知道前兩月在上海打仗的時候，他的腿叫炮火炸壞了嗎？……明白了嗎？……我不能給他撥過去……因爲他們沒有給我們接分機啊……爲什麼沒有接？你問電話局去吧！

林：你等一等，你有事嗎？……你有事告訴我嗎？……什麼？……什麼？……好吧，真討厭！——（她咽回一半話去，猝然擲下話筒，非常生氣地，轉過臉來對高昌明說。）他說下面有機密的事情，只能親口對你說，除了你以外，別人是不能放心的。昌明，你——放心我嗎？

高：笑話，有什麼不放心的呢？（逗弄地。）告訴你我就告訴我一樣。

林：你老說人家淘氣，我看你才淘氣哪，什麼你呀我呀的，說了那麼一大套。

高：真的，我問你，是什麼地方來的電話？

林：是公安局打來的。

高：公安局？真奇怪，公安局找我有什麼事？

林：誰說不是？他們偏偏不告訴我嗎？

高：他們說什麼？

林：他們只說要是徐千里先生來的時候，請你告訴他一聲，他們的人已經動身了。

高：那麼，你頂好打個電話給徐先生，告訴他。（略停。）像今天下着這麼大的雪，他不會出門了吧。

林：好。（拿起話筒。）喂！三十八號！給我接三十八號！對了？

高：我不明白，他們給他打不就完了嗎？

林：他們說他的電話佔着線呢。

高：徐先生這禮拜進城去了吧？

林：哦，進城去了。不過他昨天回來了，我知道他還要進城的。

高：哦。

林：（打電話。）我說，你給我接三十八號。（對高昌明。）對了！今天早晨在村子裏碰見老雷了。他

跟我說他的馬車今天晚上有人定下了。

高：老雷又到我們村子裏頭來了嗎？這下雪的天，我還以為他早就在酒館裏喝得爛醉了呢！

林：誰說不是？我碰見他的時候，也覺得奇怪，他混身裹得嚴嚴實實，一點也不透風。還像是不認識我的樣子。（打電話。）我說，你給我接——什麼？哦，我知道了！（她掛上話筒）電話出了毛病了

。他們說是下雪下的。昌明，我等一會兒再打吧。

高：不用，不用打了，愛芝。也許好幾天才能修好，你去吧。

林：我走了。（愛芝下。）

高：（目送她。）我的愛芝！（重新坐好，打開報紙，打開香煙盒子，取出一支香煙，剛要點的時候，忽然換了主意，放下香煙，伸手去取燒酒瓶子，他倒出一點酒，把瓶子舉起來，拿到亮的地方看了看，縮了縮眉頭，呼喚。）愛芝，愛芝，再回來一趟行不行？酒瓶子快要空了，愛芝！（遠遠有猛烈的敲門聲。）打門的，管他呢！我先把酒倒出來再說。（他剛要喝酒，有輕輕敲窗的聲音，他驚疑的向窗子望去。）嘿！這是怎麼一回事？（窗子打開了。）是誰？誰他媽的？——（他立刻認得出是誰。）老徐！（一個人攀上窗檯，跳到屋子裏來，立刻回身拉下窗帘，他在窗旁筆直地立着，像是精疲力竭一般。）天啊，我還以為是賊呢！你，你爲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從門口進來？你又不是不知道門是怎麼開法。（忽然明白了什麼事。）什麼事？老徐，你怎麼了？

徐：（老徐是一個科學家，對於服飾不甚講究，然而從他那眼睛裏可以見出他是怎樣會運用思想，他戴着眼鏡，瘦瘦的身軀，平常臉上總是那麼高興，現在他舉止張皇，亂蓬蓬的頭髮披在前額上，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不時向背後張望，顯然是驚魂未定的樣子。）他，他們把着門呢，我剛看見林愛芝出去，她一出去，算是把他們趕跑了。我抽冷子就從窗子裏跳了進來，我在樹林子裏頭整整的藏了一天，躲着他們，怕他們看見。（走向高昌明，看見了酒瓶子，就像獲得了什麼寶貝似的，高興的呼了出來。）啊！太好了！我正想看這個哪。可把我凍壞了！（方才高昌明未動的那杯酒，他

舉起來喝了一大口。)哦，現在好多了，對不起，叫你受驚，我——我——(他又喝酒。)你知道——這二十四個鐘頭過的真不容易，他們已經追了我好幾天了，昨天晚上，我發現電綫叫人割斷了的時候，——(狂叫起來。)我說，你以為那是我幹的嗎？你以為我騙了他們了嗎？嘿，騙他們，騙他們，噢？嘿，騙他們——

高：(安穩地。)老徐，你一定神，坐下來從頭到尾的給我講一遍好不好？

徐：(欠身坐下。)好，好，你說的對，昌明！我告訴你——(像是聽到了什麼聲音。)你聽！(他聽足走向窗前，從窗窄的縫隙間向外看了一眼，傾聽着。)

高：(急切而關心地，把聲音放低。)有人嗎？

徐：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放了心，長長地喘一口氣。)總算運氣，他們沒有捉着我，(一半自言自語。)只要能夠不讓他們聽見，悄悄的回去——還是照原路！他們可就中了我的計了。從洋槐樹那邊過去，——對了——是那條路。

高：(尖聲地。)老徐！(見徐千里依然自言自語地誇耀他的本領。)老徐！

徐：(跳了起來。)噢？

高：嘴裏別再瞎說了！你先得一定神，難為你還是一個科學家呢，你怎麼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為什麼毛手毛腳的從窗子裏跳了進來？為什麼公安局叫我轉達你那麼一個的奇怪電話？

徐：什麼？電話？什麼電話？(弄條桌。)

高：他們說是叫我告訴徐先生說，他們的人已經動身了。

徐：楊鴻剛——已經動身了，是他嗎？謝天謝地！

（他身子向後靠，看樣子是放了心。）

高：喂，老徐，這都是你辦的好事，——你無緣無故地跑到我家裏來打擾，把我剩下的一點兒酒喝得乾乾淨淨，說什麼謝天謝地，嘴裏胡念叨，我又有什麼用？你知道我的腿壞了，又不能走道兒，幫你的忙。

徐：（恢復鎮定。）我說，高旅長，——太對不起你了，不過我——最懶得多事，——更不會瘋瘋傻傻的。（坐沙發）。

高：別說了，老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徐：（走近一些，機密地。）你知道我這一年以來在研究些什麼？

高：炸藥，新的炸藥？

徐：（迅速地回四週看了一看。）對了！（高興起來）昌明，我告訴你，痛痛快快的告訴你吧；——是科學家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大發明。我們已經跟日本鬼子幹上了，前綫的弟兄們拚命的打仗，不怕死，叫敵人嚇死的很大，我們在後方的，雖說不動槍砲，可是我們要愛我們的國家，也有的是法子呀！就是該幹什麼的好好幹什麼，種田的好好種田，作工的呢，就好好作工，你要是個作生意的，就別買賣日本貨呀。只要我們自己的出產多起來，前方的給養就不愁了，一方面也可以鞏固後方，讓前綫的將士安心作戰，這都是報效國家的法子，譬如你——

高：我？唉：像我這樣一個殘廢人，又有什麼用處呢？媽的，要不是壞了這條腿，我早就上前線去了：

徐：昌明，別着急，只要你一心一意的要報效國家，是不愁找不到法子的。歷史上有許多大功勞，出乎意料以外，都是婦女小孩子或者殘廢人立下的。你只要處處留心，時時在意，機會多得很哪。說不定今天晚上你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高：你不要拿我這個殘廢人開心了，老徐！我倒要問問你哪——

徐：我嗎？我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只好用發明來報效國家。我們知道敵人的精神是不及我們的，敵人的戰術是不及我們的，可是他們還能夠這樣侵略我們，就全仗他們那殘暴的武器哩。中國這幾年研究科學的人也不少，只要每個人能夠就自己的長處，多發明幾樣東西，防禦敵人的炸彈，毒瓦斯，更可以增加我們的力量，幫助我們早早勝利的。可是我們一方面還要積極的破壞他們的作戰工事，我們才可以加倍收到效力。我所發明的這種炸藥，它的破壞力量真是大的很哪。那管那一個國家，只要得到了製造這種炸藥的法子，跟他的敵人打仗，就用飛力脫打蠟個蚊子一樣，便利，快當，不費一點兒事！製造的手續很簡便，費錢又不多。昨天我見着兵工廠廠長了，他們說要給我呈報到軍事委員會去，說我別管要求什麼報酬，他們都能答應。——（換了語氣。）——嘻嘻，也只是說說罷了。

高：我跟你道喜呀，老朋友！

徐：（冷酷地。）說得倒不錯，不是嗎？誰知道——這蠟燭瓜——他們連我要求他們的一件事都辦不到。

高：你要求他——

徐：保守秘密。

高：你是不是已經走漏消息了？

徐：反正不是我走漏的，憑良心說，跟誰我都没提過。你知道我底事情，向來不瞞着你，不過，這件事——說良心話，昌明，我連牆上的蒼蠅都提防着——連我自己的影子都疑心，誰知道——

高：哦？

徐：我進城去的時候，有人跑過來擠我，就擠了兩回，我衣裳的口袋也叫人扒了，我回來的時候，公共汽車裏有人動手打我；幸虧車裏頭有電鈴，我一按鈴，那傢伙就從車上跳下去——逃跑了，等我回到家裏，誰想到他們却在我以前到了，我家裏都叫他們搜查過了。

高：（頓慮地。）可是他們找到製造炸藥的那個法子沒有呢？

徐：根本就沒有。

高：（驚異地。）什麼？

徐：（笑）並沒有寫在紙上。我還不至於蠢到那種地步。我是記在心裏的，所以他們簡直沒法兒辦。你以為我是一個胆子小的人，不錯！我以前胆子是小——我現在還是——（咳嗽）——小。不過還不至於像你想象的那麼小。誠然，我不及你那樣會打仗；昌明——我是知道的，不過——我自己也有我報效國家的法子，我要貢獻給祖國的這個作炸藥的法子，要是叫別人弄了去，我就不姓徐了。

高：放心吧，現在有我們兩個人了，還怕他什麼？

徐：不錯，而且楊鴻剛也就要來了。

高：楊鴻剛？

徐：偵探長楊鴻剛——公安局打發他來的，他們局子裏頭最能幹的人了。我回來立刻給他們打的電話，

對了，他親自接的電話——我應該怎樣的見機行事，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暗號，還有別的

高：暗號？

徐：只要有了暗號，那無論他跟什麼樣人混在一起，我也認得他。他問我靠得最近的是那一家，問你可靠不可靠，以後剛剛說到一半——電話就斷了！當然是他們把綫割斷了。

高：怪不得公安局給我來那個電話呢？

徐：謝天謝地，他們總算還有腦筋。只要能够磨蹭到他來到這兒就成了，不過——我一個人呆在家裏的時候，我就聽到風聲了。

高：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去「搶」你的？

徐：他們打算得現成。他們以爲那個法子寫在紙上，藏在我底屋子裏，我一定得回去拿的——當然要回去拿的。

高：這麼說，他們已經知道你逃出來了——

徐：他們準以爲這張紙是帶在我身上的。我要回去，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總得想法不讓他們看見才好。哦，有了！——鉛筆，（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張紙來，並筆疾書。）

高……（注視着他。）我想這張紙值一百萬塊錢一個字。

徐……一個字就是一百萬人的性命——昌明，給你！（他鄭重的遞給高昌明。）待會兒就是他們逮住了我，這作炸藥的法子，也總可以送到軍事委員會去了吧！

高……我雖然是一個鼓子，老徐，不過我答應你的事，一定給你辦到。——除了軍事委員會以外，誰也別想弄到手。

徐……好極了，我可跟這兩個傢伙倒完了麻煩了，總算運氣。不過，可千萬別教他們知道這張紙在你那兒啊！

（還沒有等到徐千里回答出來，一顆子彈飛進來，擊碎燈泡，在爐火閃爍的光影裏，看見一個人掀開窗簾，跳到徐千里的身上，徐千里叫喊了一聲；兩人搏鬥的聲音，於是……）

徐……昌明，燈！開燈！媽的你！（徐千里尖銳的呼聲。）啊！

（一個人從窗子跳出去。）

高……（點着蠟燭。）老徐！你受傷了沒有？

徐……（蹣跚走到窗前。）跑了！

高……你打了他了——？

徐……（搖搖欲倒。）他！他！他打了我了。（他東倒西歪地走向前來，猛然倒在高昌明椅子的旁邊。）

高……（咬牙握拳。）要不是我壞了腿呀！

徐……（爬得靠近些。）給你——手槍。他們知道了，你看，——他們知道了！（用力叩門聲。）

高：老天爺，要是公安局來的人就好了。

徐：可千萬不要把那張紙丟了。——除非——除非——

高：（竭力要接近徐千里。）唉！老徐？唉？

徐：暗號是——花——花——花——他說話會說些花的名字的。

（他暈倒過去。高昌明握緊了手槍，把它藏了起來，外面的門撞開了，兩個人闖了進來。一個身材矮小，面容像獵狗一般，裝束像一個警官。另一個穿着便服，顯然是首領，他是一個善於諂媚討好的人，說話雖然竭力學中國的官話，却依然聽得出來日本的口音。）

黑：（穿便服的）對不住的很啊，我們自個兒就闖進來了。不過剛才聽見——（此刻才發現徐千里。）

黑：死了嗎？（他恭敬地脫下帽子，假裝難過。）唉，這是怎樣說呢？

天：（跪下鬆一鬆徐千里的領子，摸一摸他的胸膛。）心還跳吶。

（高昌明作了一個放了心的姿勢。）

黑：（一面找着他底從人抬起徐千里來，一面抬頭望。）唉，這是怎麼說呢？先生！

高：人命案子啊！

天：（低聲。）您把他交給我好了，偵探長。剛受的傷。（他和作戲似地表演着把一大方手巾摺成繃帶

，）他叫人打壞了，打得暈過去了。

黑：（立起來。）他媽的這些日本鬼子，胆子真不小，都跑到「這兒」來了！要是我們早來一步，也就不至於出事了。（少停。面露笑容。）鄙人是公安局來的，請教貴姓——

高：姓高，高昌明，在五十八師裏當旅長的。

黑：鄧姓楊，名字是鴻剛。

（他掀開大衣，把徽章給高昌明看。）

高：（本來是不信任他，然而靈機一轉，於是假裝地。）哦……我聽說過，楊偵探長。

黑：昨天徐先生給我們來了個電話，說是有要緊的公事，要呈到軍事委員會去。到他府上，他府上沒有

人，我們就到您這兒來了！

高：偵探長，那公事暫時且不忙。徐先生——

黑：那是當然。我們先看看他的傷要緊。不知道你能不能先讓我這個夥計，到接壁去搭一張鋪，旅長——

高：（狐疑的。）你怎麼知道那屋子裏沒有人哪，偵探長？

黑：（倒沒有想到會來這麼一個問題，倉促之間怔住了。）啊，啊——（然而立刻編出詞來了，裝作極

其坦然地。）唉！這還用說嗎？剛才打了半天門，都沒有人開門。（對天勇。）天勇，你過去關上

門吧，病人受不住風。

（天勇走向右門，他剛要關上，就被人推開了，一個醉漢的聲音。）

黑：待一會，老爺，待一會！

黑：趕車的啊。你打發他走，天勇！

高：（高興得到了機會。）我來打發他吧，偵探長。他跟我老交情了。你照應着徐先生。那間屋子裏

頭有一個櫃子，裏頭有的是紗布。你不是要用紗布嗎？（天勇點頭出去，）哦，老雷你來幹什麼？

一個胖子出現在門口，穿着車夫穿的衣服，肩膀上還有白的雪花，帶着毡帽，帽子低低地戴到額上，臉上有皺紋，神情愉快，目光炯炯，鼻子通紅，下巴多肉，被一個極大的圍巾包了起來。說話的聲音詼諧而嘶啞，聲音動作雖然和醉漢一模一樣，然而從他那變機警的眼睛，和他對高昌明的種種暗示，聰明的觀衆會認得出來他是假裝的。）

雷：我！我來作什麼？旅長？當然是來要我的車錢啊，一共是三塊八毛錢，過了鋪點，又得加錢了。

高：三塊八毛錢——（他掏口袋掏了一個空。）你要等一會才行，老雷，這兒出了人命案子了。

（他轉身看間諜黑龍王，後者正在脫去徐千里的衣服，他每逢見着高昌明和老雷說話，就急急摸索徐千里的口袋搜尋那張紙。）

雷：（走進屋內。）你——你不見怪吧，老爺，您三老太太在——在世的時候，小的常常伺——伺候的，我還常送點迎春花，茉莉花，——夜來香——在下雪的晚上，好壯壯胆子——我心平——平氣和的時候，一句話——話也沒有，有——有——事的時候，要是心裏頭有事，我的話可就多——多了。

高：敢情是這麼一回事啊，老雷？好，你自個兒喝，我不謬了。

（老雷假裝喝酒，雖然觀衆顯然看得出來瓶子已經空了。）

雷：您——您，先生，真是心——心慈面善的——跟先生前三老太太——一模一樣。

高：（對高。）天勇回來，我們就把他帶走。

雷：我，我索性喝乾了罷！老——老爺，趕——趕快再來——來一杯。

（他裝作向杯子內又注了些酒。）

黑：（厭惡老雷，惟恐他就誤了他的事。）你，你這個醉鬼，別叫他喝了，先生！我們還沒有上車，他就喝醉了，要不我們還可以來得早點兒。

雷：喝！喝醉了？誰，你們說誰喝醉了呵？我把你們都弄醉了，什麼警察不警察！

黑：（依然夢夢。）去你的！你這傻瓜，人都死了——

雷：（醉後無禮的樣子。）你要是不好好的照應他，我死給你看看，保管死得比他還要快，喝醉了——給我那三塊八毛錢。

黑：你看你……

高：還是給他錢罷，偵探長，我們不打算搗麻煩。

黑：（付錢）給你。快滾！

雷：你發什麼脾氣，這是旅長的公館，他好心好意的約我來喝兩杯酒的。（又喝酒。）他並沒有囑咐我喝醉了呵，他是一個君子人，他是一要了你的地板滑的儻海船一樣才好呢。（脚步不穩。唱漁光曲一段。）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魚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升，

浪花湧，

魚船兒飄飄各西東——

高：够了，够了，老雷，別唱了吧！

雷：啊，你見過美人魚嗎？（一支手作成握着花的樣子，轉兩個大圈子。）她手裏頭拿着一大把花兒，

哦，天哪！（脚步不穩。）

高：怎麼了，老雷！

雷：（身體東倒西歪。）沒有什麼，先生，不過就是有一點兒暈船，沒什麼，你放心！（東倒西歪地走，

向火爐。）沒有什麼。

（他顛躓了一下，猛然倒在高昌明的椅子旁邊，仍然緊握住酒瓶，這時候天勇又走進來，他俯在

徐千里身上，囁囁的對黑龍王說。）

天：連影子也找不着。

高：找不着什麼，偵探長？

黑：（匆忙的。）啊，自然是找綳帶啦。不過我們撕開一件褂子也就行了，你扶着他的脚，天勇！對了

。（他們拾起徐千里來，對高昌明說。）我們把這位先生安置好了以後，我再來陪你，陪這位先生

。天勇出去找人去，順便把這個醉鬼帶走。（對天勇）拾得穩點兒——對了——走的時候要小心！

（他們把徐千里抬了出去。）

高：（在椅子裏反側，狠狠地握着拳頭。）哦，要不是我壞了這條腿！（他又陷入椅子裏去，他把手放

在膝蓋上，取出一張紙來，他凝視着手掌中揉爛了的紙，他嘶啞的說：「這張紙是這個炸藥的法子！」

雷：（在地板上。我想最好你還是給我）

高：（轉身）噢！什麼？你說什麼？老雷！

（老雷從地板上一躍而起，十分堅定冷靜，像脫帽似地把假頭髮推到頸的後部。雖然他面上化了裝，畫着綉紋，依然見得出他是青年人，笑起來像一隻兇悍的獵狗一般，我們在後面還是稱呼他老雷。）

雷：老雷？老雷早在家裏躺到床上睡覺了。

高：什麼？你是誰？你跟他是雙胞胎弟兄？

雷：告訴你吧，我們同行的都叫我「醉鬼老四」——不過我的真名子是楊鴻剛，你有什么吩咐嗎？——

（我是偵探長楊鴻剛，旅長，快把那張紙給我吧。等到那兩個東西回來就晚了。在我手裏保險的夢。）

高：（細心地。）你有什么證據沒有？偵探長。

雷：證據？剛才我一進來，不是就說了些什麼茉莉花，迎春花，夜來香嗎？你要是連這點暗號都弄不清

楚，你一輩子也不用打算吃我們這一行飯。

高：那麼那兩個是——？

雷：日本頂出名的間諜！他們是日本軍部裏派出來的。我的人也就要到了——只等我一打招呼就動手。你能不能纏住那個大個兒？

高：那個帶一點南方口音的嗎？

雷：哼！要說他是南方人，還不如說我是南方人呢。你聽不出他是裝的嗎？他什麼地方的人都會裝！只要肯出大價錢。哦，你能不能纏住他十來分鐘？我好把天勇弄出去。你騙他——叫他以為那張紙在這屋子裏頭。

高：你就這樣辦吧。

雷：你聽，他們來了。那張紙——趕快！

（他把假頭髮拿下來，迅速的戴上舊帽。）

高：給你！給你！（遞給他那張紙。）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

雷：你還是不知道的好。好，快表演吧！

（他翻了翻身，臥在地上，發出酒醉般的嗚聲，可是眼睛不時在監視着他們的舉動，黑龍王入，天勇隨在後面。）

高：（懇切地。）怎麼樣，先生？

黑：（使大家放心。）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過我們非得找大夫來給他治一治，你看你，醒醒吧！

（踢老雷，老雷哼了一聲，抓緊了瓶子。）你叫什麼——老崔——老雷？

老崔：老雷，燒餅油炸鬼，

親——親我那大娘兒的嘴——

我乃！酒中仙是也。我離開了酒瓶子就活不了。

（他腳步不穩地立了起來。黑龍王打算從他手中酒瓶子拿過來。老雷發開。）

天：你叫他喝吧。

黑：你不見怪吧，先生，天勇是不會開車的。

高：愈快愈好，怎麼都行。

天：走吧！

雷：（鞠躬，向後退了兩步。）外國規矩，女太太們在前頭走！

黑：好吧，你就在前頭走罷，天勇！

（天勇向外走。）

雷：（大吃一驚，止住他。）別，別，等着我！勞駕！（他擋着天勇的胳膊踏着脚。）一，二，三，（

他勉強拉着天勇跳了出去，一面唱着。）

「百花園裏百花開，百花嚇放人人愛……………」

（門呼然關上。）

黑：（感覺到勝利。）高旅長，現在可以把那張紙給我了吧？

高：（鎮定地。）什麼紙？

黑：（以甘言誘惑之。）啊，旅長，你還害怕嗎？我知道你給藏起來了，徐先生已經打電話告訴我了。

高：電線不是已經叫人割斷了嗎？

黑：那是——那是割斷以前打的！

高：割斷以前？你真是公安局裏的人嗎？

黑：不是公安局裏的人，又是那兒的人？

高：別問我。問你自個兒好了，你這個奸細！

黑：（勃然大怒。）敢情是這麼一會事啊？（急搜出一隻手槍。）給我舉起手來！（看見高昌明剛要伸

手到衣袋裏掏手槍。）聽見了沒有？舉起來！

（高昌明聳一聳肩，舉起兩手。）

黑：恢復原狀，和當地。）好，好，旅長！你真不愧是中華民國的男子漢。是不是從公安局裏來的？你

犯不上爲了小小的一件東西，担驚受怕。你把它交給我，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高昌明忿怒地要

把手放下來。）把手舉起來，行不行？

高：你還怕一個跛子嗎？

黑：（聲音慢而拖長，可以聽得出他是一個陰險的人，聲調得意而又賣弄地。）我怕！我怕的是你口袋

裏邊的那個東西。（他從衣服裏頭搜出手槍來，放入衣袋。）好了！現在你可以安心地躺着了！（

綁上高昌明的手。）——先把你的手綁住再說，好旅長！啊，你不用惹弄斷它——這繩子是愈掙愈緊的

。——它跟鐵鍊子似地那麼結實，又沒有響聲，你現在可舒服了吧，好朋友，那張紙給我不給我呢？

高：我告訴你，徐先生並沒有拿什麼紙來。

黑：你不要有意說瞎話！我放槍打他的時候，還看見那張紙在他手裏頭拿着的。

高：（冷笑地。）可不是你打的他？我早就料到了。

黑：（諷刺地。）中國人要是都像你這樣聰明，那可真是不得了呀。旅長，趕快吧！我沒有工夫跟你說這些廢話，那張紙在什麼地方？

高：你可以搜我呀，我又攔不住你。

黑：啊，先生，你真把我看成一個三歲小孩兒了。徐先生又不是傻子，能把這麼要緊的東西，攔在一個殘廢人的身上？笑話，笑話！你在這間屋子裏頭，一定有一個祕密的地方把它藏起來，徐先生對他不用說早就知道那個地方。

高：那麼你自己最好搜一搜這個地方，什麼時候找着了，什麼時候算。

黑：對啊，這正是要我借重你的地方，旅長。我搜它一整天也許搜不着，不過那張紙藏在什麼地方，你是知道的。你是一個明白人，旅長，你還是看開一點兒吧，要是惹得我動了火！

高：動火？隨你的便吧！

黑：你是一個殘廢人，旅長。要是打算叫一個殘廢人說話是很容易的——只要法子用的對，你到「滿洲國」去過嗎？旅長，在那兒你可以學到好些好法子。啊，快點，你把腦筋放清楚一點！

高：偵探長！就算你是偵探長！

黑：他們都叫我黑龍王！沒有什麼關係。

高：好，黑龍王！

黑：這不是叫着玩的外號啊！旅長。

高：（斬釘截鐵地。）我只說這一回了，——你愛信不信！那張紙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我又不會作炸藥

！

黑：你瞎說！剛才你還說並沒有什麼紙。

高：我說他沒有拿什麼紙來，你說他拿來了，就算他拿來了，我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黑：（聲音故作委婉，而其實是威脅他。）不過你這就快知道了，我的旅長，你這就快知道了！（他雙臂交互，立着沉思。）

高：你是想你在「滿洲國」見到的那些刑罰吧，黑龍王？

黑：（惡狠狠地。）我並不是在想用什麼法子叫你說話，哼！我有的是法子叫你說話，我是在想用什麼法子可以叫你快點說出來。

高：你把那夾指頭的刑具忘在家裏了嗎？黑龍王，哼，多麼粗心！

黑：（野蠻起來。）哼，你！（抓住臘燭。）要是你不馬上給我那張紙，我——我立刻就活活的把你燒死！（高昌明縱聲大笑。）你倒會笑，（低聲。）哦，對了，碰見倒霉的事兒——這是最漂亮的法子！

你這個跛子，還裝着滿不在乎！別人看着却怪可憐的！不過這於你是不利的，旅長，告訴你實話！（咬牙。）請你嘗一嘗滋味！（他拿臘燭幾乎放到他頰上。）

高：（轉過頭去。）哦！說了半天，原來就是這樣，可笑！

黑：好的還在後頭呢。保管你這就要說話，（電話鈴響，他回轉身。）一定是天勇。（把臘燭放在高昌明的椅子靠手上。）那個醉鬼大概也收拾了吧。（走過去接電話。）趁我給他說話的時候，你可以

再想一想，旅長！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拿起話筒。）喂！是天勇吧？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噢？哦，說清楚一點，小親親！好多了！那個！不，好天勇！他們已經告訴我了。啊，你不要先走！喂！是天勇吧，我就是黑龍王，哦？還沒有，不過我已經把他細起來了。啊，細得够緊的，啊，別再囉嗦了？你那些文明法子，一樣子也用不着。用洋火燒一燒他的手指頭就行了。什麼？你他媽的剛才爲什麼不說？我這就去找你去。把這張紙帶來！那還用說？我跟你說好的事那一回沒有辦成過呢？哦，見面再說，快！（他掛上話筒。方才他說話的時候，高昌明向四周打量，偶而見到椅子靠手上的臘燭，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他悄悄地把雙手放到臘燭上讓火焰繞手腕間的繩子，燒了一會，他猛力一掙，繩子斷了。他勝利地把雙手又放到原來的地方，裝成依然細着的樣子，看着黑龍王走回來。）不能再就誤時候了，旅長！你那公安局裏的朋友就要來了，你說不說？你不說？（他舉起臘燭來，俯到高昌明身上。）快說！（高昌明伸出手去扼緊他的喉嚨。）啊？

（兩人拚命肉搏，黑龍王雙足亂爬，嘴裏嘎嘎的喊不出聲，面色發青，不得已伏在膝下。）

老雷的聲音（在窗外唱。）

「百花園內百花開，百花開放人人愛……」

你要我幫一點小忙嗎，旅長？（他輕輕地縱身跳進屋子，把黑龍王打倒，）

高：（筋疲力竭沉入椅子裏。）你來的正好，偵探長，這樣伙實在够我受的了。

雷：（把黑龍王拉到他腳下。）你太够他受的了，對了，朋友！好好的待着吧！（他彈着袖口，門開，一對警察把天勇帶了進來。）我奉公安局長的手諭來逮捕你，抓你！（黑龍王暈了過去。）哦，他

最好來一點酒。（他搬過一把椅子，把黑龍王的手伸開。預備給他拿杯子，於是滑稽地。）我忘了

——我帶着這個跑出去的。（他把酒瓶子從衣袋中拿出來。）

高：噫！這瓶子已經空了，你要想喝，那邊還有哪——（指着罇子。）

雷：空了？哦，沒有空，旅長！還沒有十分空。

（他蘸了蘸瓶子，一個紙捲掉了出來，他鞠了一躬遞給高昌明。）

高：（展開它，）看張紙，作炸藥的法子！

黑：什麼？什麼？什麼？我中了你的計了！我中了你的——

高：（諷刺黑龍王。）我他媽的倒了霉了！

雷：（溫和地。）哦，哦，我得把它放在一個牢靠的地方，對不對？

黑：（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張紙，非常暴躁，突然掙扎着要立起來，伸手作擺取的姿勢。）啊，你——你

也不用打算要——（可是力氣不濟，又倒下了。）

雷：（推開黑龍王一把，和高昌明二人縱聲大笑，請身對黑龍王說。）哼，你——像你這樣一個日本開

諜，還能逃得出我老雷的手裏去？（又假裝作酒醉的樣子和黑龍王開心，唱漁光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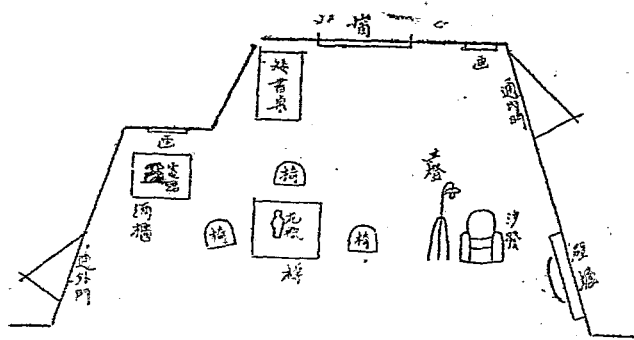
——幕——

炸

藥

二七八

炸藥，演出說明



這是一個由外國劇本改編的。在抗戰初期，劇團已有演出，但至今並沒有普遍上演過，而劇本的意義，始終並未有失其時代性，相反的，現在後方正生產熱，發明熱，那麼演出這個劇本，正好配合這個情調。一方面闡揚我抗戰中各方面工作人員的健壯，再一面給發明家生產者們在行動上啓發的啓示。

劇本裏有少許不現實，不切合抗戰現階段的對白，導演者可以酌量刪改，再者，高昌明這個人物的身份，如果以為旅長不妥的話，可以改爲師長。高旅長變成高師長了。

二、

如圖舞台面左，那一張沙發是單爲高昌明而設的，除了開幕不久時，高因忿而掙扎着站起來，以及後來徐千里與人撲打時，高本人與黑龍王撲打時，高可以離開那張沙發少許，其餘的時間都是坐在那兒的，坐在那一定的地方，毫不變換地位，僅就原有的位置上，發揮動作，小動作自較於大動作重要，尤須明確，眼睛、呼吸、手，以及需要時滿身的顫抖，是其表演的必要工具之一。

高昌明似乎是個原來魁梧的北方人，若是以矮小瘦弱的演員充任，勢不足以表達力量，事實上，他是本劇的主幹人物，殲滅強敵也是以他爲主的，老雷——楊鴻剛在表演上還是居於穿插的次要的地位。

三

導演此劇，也得像偵探劇一樣，在某一種場合，要佈置些恐怖的氣氛，又是在下雪的晚上，晚風，槍聲，人影，帶有寓意的歌聲；……誠然都是恐怖的材料，但不能亂用，也不能用之突然。以本劇的全體而論，其每一恐怖的造成，應有其必然的伏線，當開幕時，雪花和鄉村中曠野奔馳狂嘯的晚風，應已在活動看，一盞帶綠色的燈光，和壁爐裏熒熒的紅光，窗戶簾時時刻刻被風微微內掀動，這都是恐怖的初步伏線，尤其是窗簾的動，和風聲是最要緊的。林愛芝在舞台上於無形中應該去整理一下窗簾，並且於可能時打開窗子向外邊的恐怖性的雪夜望一下，這可作徐千里跳窗及後來許多窗上動作的伏線。

林愛芝出場時，或稍在其前，窗外遠處應有狗兒寂寞的叫聲。當她一出門，風狂吹了一陣，狗也單調的叫了一番。

徐千里入場，是跳窗而入的，他跳下後在窗子前惶恐了好久，他先關上了窗子，遮上了窗簾，接着還應該用手祕密的挑着窗簾向外窺探，而後才漸漸的慢慢的恢復了常態，向高昌明敘述詳情。

當徐千里寫好了那個炸藥的方子，給高昌明之後，窗戶上應有一個響聲，徐稍即回頭，窗戶上窗簾已被人立刻掀開，接着出現一個蒙黑眼罩的大臉，一枝左輪槍，再接着，是槍聲，玻璃碎響，同時燈熄，舞台頂好祇有一枝藍光，和照着高昌明的紅色的壁爐的微光，藍光直射在舞台後部，照見兩個朦朧

的黑影，在搏鬥着，過後一個大黑影跳出窗子，昌明點亮了臘燭，接着徐千里掙起，可別忘了關窗，這是可能的情緒動作。

徐千里祇是受傷，並沒有死，這一點不要演誤了它。

四、

最緊張而恐怖的場子，該是由黑龍王逼高昌明起而至兩者搏鬥，這裏有高的燒斷了繩子，把黑龍王打得伏在他的脚下，這兩者巧妙的動作，一方面要靠導演者聰明的結構，再即須加意排練。

老雷不是一個小丑，但也不是個毫無趣味的人物，他的酒醉的表演，不能顯得做作，他的本來面目，要充份的強調其壯嚴，隆重，緊張，最後開幕時他再度的唱曲同黑龍王調笑可以省略。

五、

林愛芝，不是個多餘的人物，他是氣氛和平安適環境的創造者，她的那一段演劇，相反的應該細膩，勿可以為不重要而忽略。

台左後門是通內室的，台右門是通外的，舞台設計者必須將窗子放置在台正面，不應該用落地窗。舞台道具不應太少，免得使觀衆有冷落之感。

因爲高昌明長坐台左，導演人應盡量設法補救人物動作的左右均衡。
天勇，是個女扮男裝的，在台上故顯其僞，以加深高昌明與觀眾對於黑龍王初出場時之懷疑。

2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